

# 寶 寶

著 士 女 特 萊 高

譯 舒 望 戴



MG

IS6541

2

著名學文界世

寶 寶

“戀紫”名一

著士女特萊高·法

譯 舒 望 戴

光 明 書 局 印 行

第一卷



3 1772 9312 7

## 前記



高萊特女史，她的全名是西陀尼·迦李麗愛兒·格勞第·高萊特(Sidonie Gal-rielle Claudine Colette)。她是現代法國著名的女小說家，戲劇家，新聞記者，雜誌編輯，及女優，法國人稱之爲『我們的偉大的高萊特』。她生於一八七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在堡根第的一個名叫聖蘇佛的小城裏。她是茹爾·約瑟及西陀尼·高萊特夫婦的女兒。

高萊特女史從小就愛讀書，她在聖蘇佛一個舊式小學校裏讀書的時候，曾遍讀了左拉，梅里美，雨果，繆賽，都德等人的著作，但是對於那種孩子氣十足的貝洛

365200

爾童話之類的書籍，她却不喜歡讀。

一八九〇年，因為家庭經濟關係，她跟着父母遷居到鄰城高里尼去。二年以後，高萊特女史與盎利·戈諦哀·維拉爾 (Henri Gauthier Villars) 結了婚。維拉爾比她年長十四歲，是一個音樂批評家，同時又是以維利 (Willy) 這個署名在巴黎負盛名的『禮拜六派』小說家。結婚之後，高萊特女史常常將她在學校時代的有趣味的故事講給維利聽，供給他以小說材料，因此維利常常覺得他的妻子也有着能夠寫小說的天才。

於是在一八九六年，當他們夫婦旅行了瑞士及法國回來之後，高萊特女史開始自己寫小說了。在一九〇〇年，她的處女作格勞第學記出版了。這部書是用維利這署名出版的，雖然她取材於幼年時的學校生活，但並不是一種狹義的自傳式的小說。這書出版以後，毀譽蜂起，但大家都一致地不相信是維利著的。

從此以後，高萊特女史躋上了法國的文壇。巴黎少女 (一九〇一) 持家的格勞第

(一九〇二)無辜之妻(一九〇三)這一套連續性的小說次第地印行了，而書中的自傳性也逐漸地隱滅了。一九〇四年，她出版了一本清雋絕倫的小品，獸之談話，在這部書中，她洩露了深摯的對於動物的慈愛。

一九〇六年，她與維利離婚之後，曾經有一時在啞劇院中演過戲。但是在這種不安定的生活中，她還繼續著作。從一九一〇年起，她每年有一部新著出版。

一九一〇年是高萊特女史的著作生活及私生活兩方面的重要年份。在著作生活上，她這年出版了核耐，戀愛的流浪女，這是一個離婚了的婦人，一個女優的自敘。這是她第一部重要的著作，有許多人都以此書不得龔果爾獎金為可惜的。在私生活方面，則她在這年中與盎利·特·茹望耐爾(Henri de Juvenel)，一個著名的政治家及外交家，結了婚。從此以後，在一九一三年，她出版了核耐的續編再度被獲。

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九年這時期，是歐洲最活動最多事的時期，但也是高萊特女史最活動最多事的時期。她除了替晨報寫許多短篇小說之外，同是還是一個別

報紙上的劇評家，一家書局的編輯，又在斐迦洛，明日，時尚這三家報館中担任分欄主筆。在大戰期中，她又曾當過看護，并且把她丈夫的財產捐助給一所在聖馬洛附近的醫院。

從一九一九年出版的迷左這部短短的小說開始，高萊特女史的傾向於一種極纖微的肉感的描寫，格外顯著而達到了純熟的頂點了。一九二〇年出版了紫戀〔原名寶寶 (Cheri) 註：男女間親狎之稱也。〕，描寫一個青春年紀的舞男 (Gigolo) 與一個初入老境的女人的戀愛糾紛。那女人自信有永遠把那青年魅惑着的能力，而那青年雖然在與另外一個美貌的少女結婚之後，竟還禁抑不住他對於那個年紀長得可以做母親的舊情婦的懷裏。於是在掙扎了種種心理及肉體的苦惱之後，他決然捨棄了他的新娘，而重行投入他的舊情婦的懷裏。然而，在一瞥見他的舊情婦未施脂粉以前的老態，一種從心底下生出來的厭惡遂不可遏止了。當那風韻猶存的婦人滿心懷着的最後之勝利的歡喜尚未低落之前，一個因年老色衰而被棄的悲哀已兜上心來了。

在這樣的題材下，高萊特女史以她的柔輒極的筆調寫了這主角二人及其他關係人物的微妙的感覺，情緒，與思想，在巴黎，不，差不多全個法國，全個歐洲，或者竟是全世界的讀書界中，激動了一陣熱烈的稱讚。於是這本短短的小說一下子就銷行了一百版以上。直到一九二六年，作者還爲了滿足讀者的慾望起見，出版了紫戀的續編：寶寶的結局。

在法國並世作家中，高萊特女史是一個有名的文體家。她在著作的時候非常注意着她的文體。她會說：『我從來沒有很容易地寫作過，我常常有許多地方要改之又改，刪了一些，或是增加一些，在校對的時候，我還要有一些改動的。』又說：『我不能在頭腦裏組織我的文章，我必須在動手寫的時候，一面寫一面組織。』從這兩句話中，我們可見這位被稱爲『有着文體的天才』的女作家對於她自己的作品是何等地重視，而我們即使從經過了譯者的拙筆也還可以感覺得到的她那特殊纖美的風格，又是怎樣的決非得之於偶然啊！

譯者記





寶

寶

——萊阿，把你底珠項圈給了我吧！聽見嗎，萊阿？把你的項圈給了我！——  
從那在陰暗中像鎧甲一般閃着光的鍛鐵雕銅的大床上，一聲回答也沒有傳出  
來。

——你爲什麼不把你底項圈給了我呢？牠帶在我身上也和帶在你身上一樣地  
好，——而且竟更好一點！——

隨着絞鏈底軋軋的響聲，床巾底花邊翻動着，兩隻腕部纖細的裸露的玉臂，托  
出一雙懶懶的美麗的手來。



——算了，吧，寶寶，這項圈你也玩夠了。」

——我覺得牠好玩……你怕我偷了牠去嗎？」

在那被太陽映照着的桃色的窗帷前面，他跳着舞，黑黢黢地，像是一個火焰地獄裏的翩翩的魔鬼。可是當他退到床邊去的時候，從綢睡衣到鹿皮拖鞋，他全身都重復變成雪白的了。

——我倒不怕，」那溫柔而輕微的聲音從床上回答。「可是你要把項圈的串絲弄壞了。珠子是重的哪。」

——珠子倒是重的，」寶寶鄭重地說。「把這東西給了你的那個人，他當然不是拿你開玩笑的。」

他站在那嵌在兩扇窗子之間的壁上的長鏡前，凝看着他自己底那個不高不矮，生着鴉鳥的翎羽般的頭髮的，極漂亮極年青的男子底影子。他敞開了睡衣，露出了一片結實而堅固，像盾一樣地隆起的胸膛，而在他底牙齒上，在他底黑眼睛的眼白

上，在項圈的珠子上，一種同樣桃色的閃光存在浮動着。

——把這項圈除下吧，」女子的聲音固執地說。「你聽見我底話沒有？」

那少年呆站在自己的影子前面，暗笑着：

——是，是，我聽見了。我很知道你怕我拿了牠去！」

——不。可是如果我真把牠給了你，你也會收下了的。」

他向大床跑過去，像球一般地投身在床上：

——那麼怎樣！我不是老式人。我想，一個會從女人手裏收下一枝珍珠領帶針，或是兩粒珍珠袖鈕的男子，如果女的給了他五十粒珠子他就會覺得可羞，那真是個傻子……」

——四十九。」

——四十九，我知道這個數目。你說我不配戴牠嗎？你說我醜嗎？」

他彎身向那躺着的女人挑撥地笑着，露出了他底小小的牙齒和他底濡潤的內

層。萊阿在床上坐了起來。

——不，我不會這麼說。因為就是說了你也不相信。你笑的時候能不能不這樣地皺起了你底鼻子？在你的鼻子邊起了三條皺紋的時候，你是很滿意的，是不是？」

他立刻不笑了，用着那種賣弄風騷的老女人底慣技，張緊了他前額的皮膚，垂下了他底下額。他們互相狠狠地注視着；她，曲肱在她的床巾和她的花邊之間；他，側坐在床沿上。他想着：『她倒說起我的皺紋來了！』而她：『他那樣漂亮的人，爲什麼笑起來會難看？』她思索了一會兒，便高聲把她底思想說了出來：

——要曉得你偏在快活的時候有這種難看的樣子……你底笑祇是出於刻薄和諷刺。這就使你難看了。你老是難看的。」

——胡說！——寶寶被激怒了，大聲喊着。

怒氣把他底眉毛結到鼻樑邊，放大了那生着雄糾糾的睫毛又閃着橫暴的光芒的

眼睛，微微地放弛了嘴底傲慢而純潔的曲線。萊阿看着他這種樣子：反抗而後屈服，不肯就範但又不能脫逃，越看越覺得可愛，不禁微笑起來；——她把一隻手放在那個急躁地在軛下搖動着的少年的頭上。她低語着，好像人們調弄一頭家畜：

——噲……噲……這算什麼！……這算什麼……」

他撲到那美麗的闊肩上去，推聳着他底前額和鼻子，鑽到他底熟稔的地方去；他已經閉着眼睛，去尋他底在遲遲的早晨中的閑夢了，可是萊阿却推開了他：

——別這樣，寶寶！你不是要到我們的國妖那兒去吃中飯嗎？現在已經是十一點四十分了。」

——是嗎？我到老闊娘那兒去吃中飯？你也去嗎？」

萊阿懶洋洋地溜進被窩裏去。

——我不去，我要休息一下。我要在兩點半鐘去喝咖啡，——或是在六點鐘去喝茶——或是在七點三刻去抽一支煙……你別着急，以後她碰到我的時候多着哪。

而且，她也沒有邀過我。」

寶寶賭氣地站着，扮着揶揄的臉兒：

「我知道，我知道爲什麼！我們請了些貴客！我們請了那漂亮的瑪麗·蘿兒和她底毒女兒！」

萊阿底游移着的青色的大眼睛凝住了：

「啊！是的！那個女孩子是可愛的啊。比起她的母親來固然是差一點，但總是可愛的……現在你還是把這項圈除下來吧。」

「倒霉，」寶寶一邊除項圈一邊嘆着氣說。「這放在禮盤裏倒很好。」

萊阿用一個肘子支身起來：

「什麼禮盤？」

「我底禮盤，」寶寶用一種使人失笑的鄭重態度說。「我結婚用的那個我底手飾禮盤……」

他跳了起來，用腳臨空劃了一個舞步；兩腳落地後，便用頭撞開了門簾，衝了出去，一邊喊着：

——我底洗澡水，露絲！快些！我要到老闆娘那兒吃中飯去了！——

——一定的，萊阿想着。「浴室裏氾濫着一片湖水，水面上浮着八條毛巾，洗臉盆裏滿是剃刀刮下來的垢污。如果我有兩個浴室就好了……」

可是，像從前一樣地，她覺得那是非減去一間儲藏室或是隔一角梳裝室不可，於是她便像從前一樣地下着這個結論：

——我真要忍耐到寶寶結婚。」

她重複仰臥下去，發現寶寶在昨夜把襪子丟在壁爐架上，把短汗褲丟在小衣櫃上，把領帶丟在萊阿底一個半身雕像的頭上；對着男子底這種急躁的雜亂，她不禁微笑着，把她底嫩碧色的，還保留着栗色的睫毛的沉靜的大眼睛，微微地合攏了一半。在四十九歲的時候，稱爲萊阿·德·龍華爾的萊炯尼·華爾松，已結束了她底



有錢的娼婦和好女子底幸福的生涯（對於這種好女子，人生是給她避免了誘人的苦難和崇高的悲痛的）。她隱瞞着自己底年齡；可是，當她向寶寶拋出一片綺膩的懇懃底眼色的時候，她就心願地承認自己已經達到了應該享一點幸福的年齡了。她歡喜整潔，歡喜漂亮的襯衣，歡喜醇酒和佳餚。在她的青春時代——受人阿諛的金髮女郎，在她的壯年時代——有積蓄的暗娼，她都沒有受到不好聽的名聲和曖昧的話過；她底朋友們都記得約在一千八百九十五年的一個德拉格日，萊阿回答那稱她爲「親愛的藝術家」的季爾·勃拉報副編輯底話：

——藝術家？哦！好朋友，我底情人們真都是很會饒舌的……」

她底同時代的女人們妬忌她底搖也搖不動的健康，那些已經被一九一二年的時式所膨起了背部和腹部的青年女人，嘲笑着萊阿的豐滿的胸部——不論老少，她們也都艷羨她底寶寶。

——「呃，我的天啊！」萊阿說，「沒有什麼了不得。讓她們奪了他去吧。我並

沒有縛住他，而且他總是獨自個出去的啊。」

她一半說着謊，驕傲着這個六年以來繼續不斷的關係，——有時，她老實說那簡直是養母養子的關係。

——禮盤……」萊阿又想着。「讓寶寶結婚……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近人情的……把一個女孩子給寶寶，……爲什麼不把一隻小鹿丟給一頭獵狗呢？別人不知道寶寶是什麼。」

她把那丟在床上的項圈像念佛珠似地在手指間滾動着。她在夜裏把這項圈除下了，到現在也沒有戴上去，因爲他怕那愛好美麗的珠子的寶寶，在早晨撫弄着這珠項圈的時候，會注意到她底已肥厚了的項頸，已失去了牠的白潔，而顯出了那皮膚下面的寬弛的筋肉。她也不起身，將項圈佩在她底頸上，在枕桌上取了一面手鏡。

——我底樣子真像一個種園子的女人，」她率真地說。「一個種菜的女人。一個帶着項圈到番薯田裏去的腦爾芒第底種菜女人。這在我好像是在鼻孔裏插了一根

駝鳥毛——我這樣說還是客氣的呢。」

她聳着肩，對於她已經厭棄了的自身的一切，她都是很苛刻的：一種微紅的，康健的，活潑的膚色，一種適宜於烘托出那圍着暗青色的青瞳底鮮明的色澤的膚色。那驕傲的鼻子在萊阿底臉上還保留着一種風度；『瑪麗·安多奈特底鼻子！』寶寶底母親肯定地說，而且她還永不會忘記補說一句：『……而且在兩年之後，這位好萊阿會有路易十四底下頰了。』那張排着密密的牙齒的，從來不哈哈大笑却時常微笑的嘴，和那不常瞬目，瞬目時也是很慢的大眼睛，是很和諧的——受過一百次讚頌，歌詠，攝影的微笑，能使人忘倦的，深沉而懇切的微笑。

至於身體，萊阿說，『誰都知道，一個精良的身體是能夠經久的。』她能夠把那個正如意大利泉水邊的水精那樣生着長長的腿，平平的背脊，鮮紅雪白的大身體顯示給人看；有渦兒的臀部，和高聳着的乳房，是能夠保持到，萊阿說，『寶寶結婚以後好久。』

她走下床來，裹了一件睡衣，親自把窗帷打開了。正午的太陽透到了那桃色的，快樂的，過於盛裝，而又陳設着過時的奢侈品的臥房裏。那裏有兩重花邊的窗帷，薔薇花紋的壁幕，塗金的木器，遮着桃色和白色的燈罩的電燈，繡着時式的綢緞的古式的傢具。這間軟綿綿的臥房和那張床——那個既不好看又不適意的，鍛鐵雕銅的弄不壞的大傑作——萊阿是不肯拋棄了的。

——不，不，——寶寶底母親堅決地說，「這房間並不那麼壞。連我也都愛這間臥房呢。牠是一個時代，牠有牠自己底漂亮之處。牠有巴伊伐底風味。」

在梳起了蓬亂的頭髮的時候，想起了那國妖，萊阿便微笑起來。聽到了兩扇門底軋軋聲和一種碰在輕巧的傢具上的履聲，她忽忽地把粉塗抹到臉上去。寶寶已怒氣沖沖地回來了，穿着襯衫和褲子，沒有扣領，耳上雪白地擦着滑石粉。

——我底領帶針在那裏？真是強盜窩！竟搶起東西來了！」

——馬爾賽把牠插在領帶上買東西去了，——萊阿嚴肅地說。

已平了氣的寶寶碰到了這種開玩笑的話，正如一隻螞蟻碰到了一塊炭火。他停止了他底盛氣的踱步，祇找出了這樣的回答：

——好吧……！那麼我的鞋子呢？

——那一雙？

——鹿皮的！

坐在梳裝台前的萊阿，舉起了她底太溫柔了的眼睛：

——鹿皮找鹿皮鞋，」她用一種柔和的聲音宛轉地說。〔譯者按：鹿皮蓋爲傻子。〕

——在女人爲了我底聰敏而愛我的時候，我倒會吃這樣奚落，」寶寶答辯着。

「現在別的都不管，我要我底領帶針和鞋子。」

——幹什麼？穿了背心是用不到領帶針的，而鞋子呢，你現在已經穿上一雙了。」

寶寶頓着脚。

——我真受夠了，這裏簡直沒有人照顧我！我真受夠了！」

萊阿放下了她底梳子。

——好！走你的吧。」

他粗魯地聳着肩；

——說這種話！」

——走你的吧。我討厭那些說人招待不週到，又把東西亂丟的客人。回到你聖潔的母親那兒去吧，我底孩子，就在那兒。」

他受不住萊阿底目光，垂倒了眼睛，像小學生似地抗辯着：

——那麼，我沒有說話的餘地了嗎？至少你也得把你底汽車替我坐回納伊去，是嗎？」

——不。」

——因為？」

——因為我要在兩點鐘出門去，而費里培又在吃飯。」

——在兩點鐘你要上那兒去？」

——做禮拜去。你難道不會拿三個法郎去僱一輛街車嗎？……傻子，「她慢吞吞地說，「在兩點鐘，我或許要到令堂那兒去喝咖啡。你不樂意嗎？」

他像一頭小雄牛似地搖着他的頭。

——你們欺侮我，你們什麼都不答應我，你們把我的東西藏起來，你們……」

——你難道永遠不會自個兒穿衣服嗎？」

她從寶寶手裏把領和領帶拿了過去，替他扣上結好。

——哼！這條紫領帶……！老實說，這給那漂亮的瑪麗·羅兒和她的家人結起來倒真很配呢……你還要在這上面插一根珍珠領帶針嗎？小騙子……爲什麼不帶耳環呢？」

他安安靜靜地，輕綿綿地，搖搖擺擺地由她擺佈着，使他閉攏了眼睛的那種懶

情和那種愉快，現在便又回來了……

——親愛的囡囡……」他喃喃地說。

她給他拭淨耳朵，給他挑齊那分開他的黑髮的微青的細線路，用一個濕着香水的手指撥轉他底鬢角，在那如此貼近她呼吸着的誘人的嘴上，很快地吻了一下，因為她實在是耐不住了。寶寶張開了眼睛，嘴唇，伸出手去……她却把他推開了：

——不成！一點差一刻了！走吧，我不要再看見你了！」

——永不嗎？」

——永不！」她異常溫柔地笑着對他說。

他走了的時候，她驕傲地微笑着，吐出了一口遏住的慾望底斷斷續續的氣，傾聽着在院子裏的寶寶底腳步聲。她看見他開了鐵柵，然後又把柵關上，踏着他底插翅似的步子走遠去；那時立刻有三個手牽手的女店員，出神地望着他，喊道：

——啵！我底媽呀！……這真叫人不相信了，一定是粉捏出來的！……真想



去摸一把呢。」

可是那萎靡了的實寶，却連頭也不回一回。

——露絲，給我打洗澡水！修指甲的可以叫她走了；太遲了。把新的那件衣服，白裏子的青色的帽子和小皮鞋拿來……不，等一會兒……」

萊阿交疊着腿，摸着自己的裸露的腳脛骨，又搖着她的頭：

——不，青色小羊皮的鑲邊鞋。今天我底腿有點兒腫。受了熱了。」

那個頭上裹着包頭布的年老的女僕，領悟似地向萊阿看了一眼：

——受……受了熱了，」她聳着肩馴服地把這話重說了一遍，好像是說：『我們知道的……什麼都要老的……』

寶寶走了以後，萊阿便重復變得靈活，精細，輕鬆了。不到一個鐘頭，她已洗完了澡，擦過了檀香酒精，梳好了頭，穿上了鞋子了。在燒熱燙髮鉗的時候，她趁空翻了一翻總管底賬簿，叫打雜的愛米爾來把鏡子上的一片青色的塵翳指給他看。她炯炯地向四周看着，什麼也逃不過她底眼睛；然後，對着伏佛里酒和那盛在一個濕雨蛙一般綠的呂拜勒磁盆中的六月莓微笑着，在一種愉快的孤獨中進餐。在這長方形形的飯廳裏，路易十四時代的大鏡子和同時代的英國式的傢具，通風的食櫥，高脚的小桌，鏤花的可以說全是烏木做的纖細而堅固的椅子，這些東西，一定是從前一個美食者所選定的。鏡子和堆的銀器映出了豐盛的陽光和伯古街的綠樹。萊阿一邊吃飯一邊察看着那些附着在食叉的鏤花中的紅色的粉，又閉了一隻眼睛考究着黑色的木器的光澤。那總管站在她後面，怕她又要找事兒了。

——馬爾賽，「萊阿說，「你塗在地板上的蠟已黏腳了一個星期了。」

——太太以為這樣嗎？」

——自然啦。再加一些揮發油把蠟在燉罐裏熔一熔，這很容易辦。你把伏佛里  
但拿來得太早一點了。一等把桌子收拾好了，你就把百葉窗關起來，這樣熱真受不  
注。」

——是，太太。寶……伯魯少爺來吃晚飯嗎？」

——總來的吧……今天晚上不要冰乳酪，祇要做點莓汁水就是了。咖啡拿到梳  
裝室裏去。」

她亭亭地站了起來，短裙緊包着臀部。裙下的腿是可以看得見的；她從容地從  
總管底邊制住的目光中，看出那句討好她的話：「太太真漂亮。」

「漂亮，」萊阿上樓到梳裝室去的時候想着。「不。現在已不見得漂亮了。現  
在，我是在臉邊圍白色的飾布，穿淡紅的內衣和便服了。漂亮……咄……我現在  
用牠不到了……」

在喝完了咖啡，看過了報之後，她不容自己在梳裝室裏睡一會兒午覺。她呈着

一種要開拔到前敵去打仗的臉色，吩咐她的汽車夫說：

——上伯魯太太家裏去。」

被風所吹老的六月之新綠的乾燥的布洛涅林中的路徑，稅關的鐵柵，納伊，安克爾曼大街……『這條路我走過幾趟了？』萊阿獨語着。她計算着，後來也計算倦了；下了車的時候，她在伯魯太太家門口的階上停了步，側耳傾聽着從屋子裏發出來的聲音。

——他們在客廳裏，」她說。

在未到伯魯太太的住所以前，她又撲了一次粉，并把那薄霧一般的青色面紗罩到下頰邊了。她回答那個請她穿過屋子去的僕人：

——不，我還是繞過花園進去好。」

一個真正的花園，簡直可以說是一個公園，牠使那個巴黎郊外的全白色的大別

墅孤立着。當納伊還算做巴黎的郊外的時候，伯魯太太底別墅被人稱爲「田園莊」。這可以從牲口房改築成的汽車間，僕役室，犬舍，洗濯場，以及彈子房，入口，和食堂的大小中看得出來的。

——伯魯太太真會化錢享福，「那些到伯魯太太家裏來吃飯喝酒又和她玩紙牌的女食客常這樣說。她們還補說一句：「伯魯太太那裏會沒有錢？」

在躑躅花的火一樣的花叢中，薔薇的穹棚下，白樺樹的蔭裏走着的時候，萊阿聽着那夾着伯魯太太的尖鼻音和寶寶的乾笑的混雜的人聲。

「這孩子笑得真不妙，」她想着。她站住了一會兒，仔細聽着那很快地被一種大聲所掩住了的，低弱而可愛的女子的聲音。

「這準是那個女孩子了，」萊阿想着。

她加緊了脚步，到了那客廳的玻璃門前。伯魯太太奔了出來，嘴裏喊着：

——我們的漂亮朋友來了！」

這位小桶一般的伯魯太太——實際上是伯魯小姐——從前是做過舞姬的，從十歲到十六歲。萊阿時常想從伯魯太太身上找出一點往昔的肥胖的金髮小愛神，和那有笑渦兒的水精的殘跡，可是她却祇找到了一雙固執的大眼睛，細長而堅硬的鼻子，和舞蹈中所謂「第五姿」的那種落腳底愛嬌的姿態而已。

寶寶從搖椅上跳了起來，帶着一種很自然的優美態度吻着萊阿底手，可是他底風度被這句話所變壞了：

——「嚶！你又蒙了面紗，我真討厭牠。」

——「你可不可以不胡鬧了？」伯魯太太夾進來說。「怎樣可以問一位女子爲什麼蒙面紗！這孩子我們真對他沒有辦法，」她溫柔地對萊阿說。

在草簾的金色的影子裏，兩個女子站起來了。那個穿錦葵色衣服的女子，向那個把她從頭看到腳的萊阿冷淡地伸出手去。

——「天啊，你真太漂亮了，瑪麗·羅兒，你真是十全十美！」

瑪麗·蘿兒微笑着。她是一個紅髮的少婦，生着棕色的眼睛，她雖則不言不語，無舉無動，却已經夠使人驚歎的了。她好像出於賣弄似地指點着那另一個女子：

——你還認得出這個我的女兒愛德美嗎？」她說。

萊阿向那少女伸出手去，那少女勉強地握了一握。

——我的孩子，如果你不長大得那麼快，如果瑪麗·蘿兒不越長越年青，那麼我早該認出你來了。你現在已脫離了寄宿學校的生活嗎？」

——是這樣吧，是這樣吧，」伯魯太太大聲說着。「這個魅力，這個優美，這個十八春的奇蹟，是不能永遠地讓她埋沒了的！」

——十八，」瑪麗·蘿兒柔和地說着。

——十八，十八！……對呀，十八！萊阿，你記得嗎？這孩子行最初的領聖體禮的那年，正就是寶寶逃出學校的那年，你是很清楚的。是嗎？是啊，頑皮孩子，



你逃了出去，而我們倆却都替你擔心事了！」

——我清清楚楚地記得，「萊阿說，於是她和瑪麗·羅兒互相稍微地點了一點頭，——好像是好劍手的「擊中了」一樣的表情。

——應該給她嫁人了，應該給她嫁人了！」伯魯太太接下去說。凡是一個頭等真理，她至少是要說兩遍的。「我們都去吃喜酒！」

她便搖動着她的小臂膀；那少女帶着一種淳樸的羞怯望着她。

「這對於瑪麗·羅兒倒真是一個女兒，」萊阿很用心地想着。她母親的出色的各種長處。她都稍稍地有一點兒。像撲了粉似的蓬鬆的灰色的頭髮，避人的不安的眼睛，忍住了不說話不笑的嘴……這在旁人看來是可厭的，可是在瑪麗·羅兒却是少不了的。」

伯魯太太在萊阿和那少女之間，放入了一片母性的微笑。

——要曉得這兩口子已經在花園裏結爲伴侶了！」

她指着那個站在玻璃窗邊抽着烟的寶寶。他把煙嘴含在牙齒間，頭向後仰着，免得煙迷了眼睛。那三個女子都望着那個仰着頭，半閉着眼睛，并着腳一動也不動的少年；他真像一個翱翔着，在空中睡着的插翅的神仙……萊阿清楚地看出了那個少女底眼睛中的恍惚而屈服的表情。她碰了一碰那少女的臂膀，使她吃一驚以取樂。愛德美全身顫動了，縮進了臂膀，怯生生地低聲說：

——「什麼？」

——「沒有什麼，」萊阿回答。「我的手套掉下了。」

——「我們走了吧，愛德美！」瑪麗·羅兒不經意地吩咐。

那個靜默而馴服的少女向伯魯太太走過去，伯魯太太搖着手說：

——「要走了嗎？早啦，別走！再玩一會兒去吧，再玩一會兒去吧！」

——「時候已經不早了，」瑪麗·羅兒說。「而且禮拜天的下午你是還有許多客

人的。這孩子是怕見許多人的……」

「是啊，是啊，」伯魯太太柔和地喊着，「她是「晌這樣孤獨，這樣不見人地過着生活的！」

瑪麗·羅兒微笑着，萊阿望着她，意思是說：「這纔真是你的女兒！」

……可是我們不久就會再來的。」

「禮拜四吧，禮拜四吧！萊阿，禮拜四你也來吃中飯，是嗎？」

「我來的，」萊阿回答。

寶寶已在客廳的門邊碰到了愛德美，他站在她身邊，却不屑談話。他聽到了萊阿的答應，便回過頭來：

「好。那時我們可以坐汽車去兜風，」他這樣提議。

「是呀，是呀，那正是你們年輕人的事，」伯魯太太樂不可支地說。「愛德美和寶寶坐在汽車前面，我們呢，我們坐在後面。讓路給青年人吧！讓路給青年人吧！寶寶，我的寶貝，你可以去叫他們把瑪麗·羅兒的汽車開過來嗎？」

雖則她的小小的圓脚在階上顛躓著，她却終於把她的那兩位女客送到了小徑的拐角上，然後把她們交托給寶寶。當她回到客廳裏來的時候，萊阿已經除下了帽子，點旺了一根紙煙。

——她們兩個都是多麼漂亮啊！——伯魯太太喘息着說。「可不是嗎，萊阿？」

——真可愛，——萊阿噴了一口煙說。「可是那個瑪麗·蘿兒……」

這時寶寶回進來了。

——瑪麗·蘿兒怎樣了？」他問。

——多麼漂亮！」

——啊！……啊！……」伯魯太太同意着，「那倒是真的，那倒是真的，……」

她曾經非常漂亮過！」

寶寶和萊阿相視而笑着。

——『曾經！』——萊阿加重地說。「可是一點也沒有老啊！她一條皺紋也沒有！」

她還能穿錦葵色的衣服，穿着那種我厭惡而又厭惡我的顏色的衣服！」

不動情的大眼睛和纖細的鼻子離開了酒杯：

——一點也沒有老！一點也沒有老！」伯魯太太銳聲地說。「瑪麗·羅兒是在一千八百九十五年生愛德美的，不對，是在一千八百九十四年。那時她和一個唱歌教師一同走了，把那個送她那粒出名的桃色鑽石的加利比丟了……不對！不對！……待我想！……那是再早一年的事！……」

她高聲而不入調地像喇叭一樣地吹着。萊阿用手掩住了耳朵，寶寶嚴重地宣說：

——這樣的一個午後，如果沒有我媽媽的聲音，那真是太美滿了。」

她毫不生氣地望着她的兒子——她對於他的放肆已經習慣了——，氣派十足地坐到一張過高的安樂椅上去，她的兩隻短短의脚臨空搖蕩着。她手裏捧着一杯白蘭地酒。萊阿搖着搖椅，不時地瞟着寶寶。寶寶滾在一張籐椅上，解開了背心的紐

扣，嘴裏銜着一根半熄的紙烟，一縷頭髮掛在他的眉毛邊。——她心中暗想，他是一個多麼漂亮的小流氓，

他們大家都並排地坐着，沒有談笑的氣力，平靜地就在一種幸福中。一種久長的相互的熟稔使他們都默不作聲，她使寶寶疎懶，又使萊阿平靜。因為天氣熱了起來，伯魯太太把她的狹緊的短裙一直擦到膝邊，露出了她的小小的腿股，寶寶也暴怒地拉下了他的領帶。萊阿用舌頭「嘖嘖」地斥責他的這種舉止。

——哦！由他去吧，這孩子，「伯魯太太好像在夢中似地辯解着。「天這樣熱……萊阿，你要換一身便服嗎？」

——不用，多謝。我很適意。」

這種午後的蕭散的樣子使她難受。在白天，她是從沒有被她的少年情郎看見衣衫不整齊，攤開了上衣，或是穿着拖鞋過。「乾脆就裸體好了，」她想，「坦着胸像什麼樣子。」她又拿起了她的圖畫報紙，可是並沒有看。「有這樣的母親就有這

樣的兒子。』她想，『假如把他們放在席間，或是把他們放在鄉間，——骨碌：立刻母親解開了上衣，兒子解開了背心。下工的酒保的本來面目。』她復仇似地舉起眼睛來看着那個該罵的酒保：他睡着了，睫毛垂在他潔白的頰上，嘴閉着。下面亮光光的彎彎的上脣，在兩角上凝着兩點銀色的光，萊阿承認他的樣子與其說是像酒保，還不如說是像天使。她並不起身，用手指從寶寶的唇邊把那枝燃着的紙煙夾了過來，投到灰盂裏去。睡着的人底手，那隻不是女性的，但是美麗到出人意外的手，那隻萊阿曾經不是爲了卑屈，却是爲了快樂，爲了香而吻過一百次的手，是鬆開了，生着尖指甲的紡錘似的手指，像殘花一樣地垂萎了下來。

她從報紙上面向伯魯太太那一邊望過去。『她也睡着了嗎？』萊阿很高興他們母子兩人的午睡，在暑熱，陰影和太陽之中，給與清醒的她一小時精神上的孤獨。

可是伯魯太太沒有睡着。她像菩薩一樣地坐在她的安樂椅裏，眼睛向前面直望着，像一個酒精的嬰兒一樣專心地在嘗着她的白蘭地酒。

『她爲什麼不睡呢？』萊阿想。『今天是禮拜日。她已吃飽中飯了。她在等她的老女友們在五點鐘的時候來找她。因此，現在她應該睡了，如果她不睡，那末一定是因爲她在想做什麼壞事。』

她們已相識了二十五年了。她們的友誼是那些得了一個男子許多錢，而受他拋棄，又被別一個男子化了許多錢的輕佻的婦人們的對敵的親密——要把白頭髮和皺紋共同隱匿起來的，競爭着的根深蒂固的友誼。一個是吝嗇，一個是豪闊的，同時都很會弄錢的積極的女人的友情……這些關係已經是密切的了。然而最後還有一個更強的關係來使她們更密切地連在一起：寶寶。

萊阿想起了幼年時代的寶寶：一個生着長長的鬚髮的小寶貝。在幼小的時候，他還不叫寶寶，祇叫做弗萊特。

交替地受人遺忘又受人鍾愛的寶寶，是在無生氣的女僕們和憤作強笑的高大的



男僕們之間長大的。雖則寶寶生下地來的時候家裏很有錢，可是他的母親卻並沒有給他雇英國保姆或是德國保姆。因為他的母親是討厭那些人而稱她們爲『吸血鬼』的。

『夏洛德·伯魯，現代希有的女子！』那位乾癟，垂死，但是精神矍鑠的老倍爾德勒密男爵常常說，『夏洛德·伯魯，我對你表示敬意，因為你是敢將你的兒子養成娼婦的兒子的，娼婦社會中的僅有的女子！現代希有的女子，你不看書，你從不旅行，你只忙着自己的事情，你又叫你的僕役們管你的兒子！這多麼好！這多麼阿蒲式！這簡直多麼居斯達扶·德洛思式！倒說這些事你一點也不知道！』〔譯者按：

About 及 Gustave Droz 均係法國十九世紀小說家，皆以研究娼婦生活著名。〕

因此，寶寶便知道了無羞恥心的童年的一切的快樂。還在牙牙學語的時候，他已學會了僕役們的下流話。他分食着廚房裏的祕密的夜食，在他的母親的浴盆裏洗着鳶尾草汁浴，又用毛巾的一角忽忽忙忙地揩拭。他忍受着糖果的不消化，和被

人忘了叫去吃晚飯時的飢餓的痙攣。在百花節的時候，夏洛德·伯魯總拿他去陳列，在那時他坐濕着露水的薔薇花間，半裸着，冒着寒，感到十分厭煩；可是到了十二歲的時候，他却大大地改變了，他在一個賭場裏玩耍，那裏有一個美國女人給了他一手把金路易玩，又稱他爲『小傑作』。在那個時候，伯魯太太爲她的兒子請了一個教士做教師，可是在六個月之後，她便辭了那教士了，『因爲，』她說，『那身在家裏東也碰見西也碰見的黑衣，使我覺得好像養了一個窮親戚——天知道，在家裏養着一個窮親戚是再糟也沒有的了！』

十四歲的那年，寶寶進了中學。他什麼也不相信。他後來竟脫了一切的約束跑了。伯魯太太不但沒有管束他的精力，而且當她的兒子哭泣并咒罵的時候，她還捂住了耳朵喊：『我不要再看這種樣子！我不要再看這種樣子！』留下這樣真誠的呼喊，她就伴着一個浮滑的少年離開了巴黎。可是在兩年之後，她却獨自個回來了。這是她的最後的戀愛的癡狂。

回來的時候，她發現寶寶已很快地長大了，他的凹進的眼睛的四周，呈着兩個青色的圈子，穿着騎馬裝，說起話來又比從前更肆無忌憚。她拍着自己的胸，把寶寶從寄宿舍中拉了回來。他那時簡直一點也不用功了，却要馬，汽車，珠寶，而且硬要拿大筆的月費去；在他的母親捶着胸發出那雌鸚鵡的喊聲來的時候，他使用這一番話去抵制她：

——伯魯太太，不要火氣十足。我的可敬的母親，別害怕我會把你弄到窮無立錐之地。要把你弄得破產的決不是我……我不歡喜法律解決。你的錢就是我的錢。不要來管我吧。朋友們是要用請吃飯和請喝香檳酒來結交的。至於那些太太們呢，伯魯太太，她們以為我是你的兒子，因而我不能祇送她們一點兒看不上眼的禮物——或甚至連這點兒也沒有。」

他用趾尖轉着圈子，她流着溫柔的眼淚，宣說她自己是一個最幸福的母親。但當寶寶開始買汽車的時候，她又發抖了；可是他對她說：『伯魯太太，請你看養氣

油吧，』他便賣了他的馬。兩個汽車夫的賬簿他都是仔細地看過的；他算得很快，很準確，而他慢慢地劃出來的粗笨的字，是和他他在紙上作龍蛇舞的膨脹而流利的數字互相牴觸的。

他過了十七歲，便變成了一個小老頭子，變成了一個精明的靠利息吃飯的人。老是很漂亮，可是很瘦，呼吸又短促。伯魯太太時常在地窖的階坡上碰到他；他從那裏點過酒瓶的數目回來。

——你會相信嗎！——伯魯太太對萊阿說，「他是太聰明了！」

——真是太聰明了，——萊阿回答，「他會有病吧。寶寶，可以伸出你的舌頭來給我看看嗎？」

他扮了一個無禮貌的鬼臉和別的怪相，伸出他的舌頭來，這種鬼臉和怪相却不曾惱了萊阿，因為她是他的極熟的膩友，是一種他不客氣地「你，你」地稱呼着的小母親。

——「昨天夜裏，」萊阿問，「有人看見你在酒店裏，坐在老麗麗的膝上，和她喝酒，有這回事嗎？」

——「她的膝！」寶寶揶揄地說，「她早已沒有膝了！她的膝早已不見了。」

——「那麼她叫你喝胡椒杜松子酒，有這回事嗎？」萊阿嚴肅地接問下去，「你知道這樣嘴裏會發臭嗎？」

有一天，寶寶生了氣，對於萊阿的審問這樣回答：

——「我真不懂你爲什麼要這樣盤問我，你也和你的拳師老闆一同在那裏，你當然會看見我在幹什麼！」

——「一點也不錯，」萊阿泰然自若地回答。「他在女人旁邊不是一個普通的人，你知道嗎？他有他的引動別人的地方。當然不是那張不值半文錢的臉嘴和那隻被打傷的眼睛。」

那一禮拜，寶寶夜裏在蒙馬爾特爾大街和市場，和那些稱他爲「我的孩子」和

『我的無賴』的女人們大大地胡鬧，但是他並不感到快活。他患着半邊頭風症，又咳嗽着。於是伯魯太太對她的按摩師，對她的胸衣製造人馬丹里卜，對老麗麗，對乾癆的倍爾德勒密，訴說她的新的苦惱：『啊！對於我們這些做母親的人，生活是多麼地苦痛啊！』她很容易地從「最幸福的母親」的佳境跳到了「犧牲的母親」的逆境。

那一個把伯魯太太，萊阿和寶寶聚在納伊的溫室中的六月的薄暮，改變了青年寶寶和中年婦人萊阿的運命。機會把寶寶的所謂「朋友們」——一個小酒商，小鮑施德，和一個還未成年的食客，麻煩討厭的德蒙伯爵——分散了一晚，把寶寶引回到萊阿也常去的他母親的家裏。

一種由不變的淒暗的夜晚所造成的二十年的過去，交際的缺少，使那些祇執着異性的愛的女人們孤立在人生的垂暮的疑惑和怯弱：這些使這兩個互相猜疑的女人

又面對面地聚在一處，不耐煩地忍受着這一晚，等待着別一晚。她們兩人都凝望着那默不作聲的寶寶，而那無力又無能去照顧她自己的兒子的伯魯太太，每當萊阿的潔白的頭和血色的頰，向寶寶的慘白的頰和透明的耳親近去的時候，便不免有點憎恨萊阿了。她恨不得從萊阿的胖胖的頸子裏榨出血來，去把那枝纖瘦的綠百合花（指寶寶——譯者），染成桃色。然而她却沒有想到把這枝脆弱的花移植到鄉間去。

——寶寶，你爲什麼喝白蘭地酒？」萊阿責備他。

——爲了陪陪伯魯太太，否則她便一個人獨酌了，」寶寶回答。

——你明天幹什麼？」

——不知道，你呢？」

——我要動身到腦爾芒地去。」

——跟誰去？」

——你管不着。」

——跟我們的好史貝列夫同去嗎？」

——你想，我們兩個月以前就分開了，你說遲了。史貝列夫，他現在已在俄國了。」

——我的寶寶，你的頭腦到那裏去了？」伯魯太太嘆着氣說，「你忘記了上月萊阿請我們去吃的那頓有味兒的分別晚餐了。萊阿，你還沒有把那我十分愛吃的龍蝦烹調法告訴我呵！」

寶寶站了起來，眼睛發着光輝：

——是啊，是啊，醬燒龍蝦，哦！我真愛吃！」

——你瞧，「伯魯太太用責備的口氣說，「他胃口那麼小也要吃龍蝦……」

——別鬧了！」寶寶吩咐着。「萊阿，你要和老闖到鄉下去嗎？」

——不，我的孩子；老闖和我……不過是朋友關係。我一個人去。」

——有錢的女人，「寶寶吐出這句話來。」



——如果你願意，我可以帶你去。在那邊祇吃，喝，睡……」

——到底到那一個冷僻的鄉村裏去呢？」

他站了起來，直立在她的面前。

——你到過翁弗勒嗎？你到過格拉司磯嗎？……坐下來吧，你是一個初出茅廬的人。你知道在格拉司磯上，你的母親和我駕車經過時常常說起的那個老舊的大門……」

她轉身向伯魯太太那面看了一眼：伯魯太太已經不在那裏了，這種偷偷的溜走，是和夏洛特·伯魯的習慣相反的；萊阿和寶寶十分驚怪，相視而笑着。寶寶貼對着萊阿坐了下來。

——我累了，」他說。

——你太不愛惜你自己的身體了，」萊阿說。

他虛張聲勢地挺直了身體：

——哦，你要曉得，我的身體還不錯呢。」

——還不錯……或許對別的女人是如此吧……却不是對我。」

——太不中用嗎？」

——這正是我想說的那句話。你爲什麼不規規矩矩地到鄉下去呢？好的莓子，新鮮的冰淇淋和糕餅，豕童鷄……這是好的保養，却不得有女人！」

他撲到萊阿的肩上去，閉了眼睛：

——沒有女人？……好……萊阿，說吧，你做我的姊姊嗎？是嗎？好，一同去吧。女人……我不要女人了……女人……我也看夠了。」

他用一種含糊的聲音說着這些話。萊阿聽着他的溫柔的口音，又在耳邊接受着他的溫潤的呼吸。他已攥住了萊阿的長項圈，把那大顆的珠子在手指間滾動着，她把她的胳膊伸到寶寶的頭下面，把寶寶挽了過來，搖着他。她對於這孩子已是那麼地熟稔了，所以一點顧忌也沒有。

——那多麼好，」他歎息着說。「你真正做我的姊妹，那我真舒服了……」

她微笑着，好像聽了很難得的褒獎話一樣。寶寶好像已經睡過去了，她湊近去仔細看他的那貼在頰上的好像濡潤着的光耀的睫毛，和那留着無幸福之疲倦的痕跡的瘦頰。那在早晨剛刮過鬍子的上唇，已經呈着青色了，桃色的燈在他的嘴上留了一個紅影……

——沒有女人！」寶寶好像在夢中似地高聲說。「那末……吻我吧！」

萊阿吃了一驚，可是依然不動。

——吻我吧，我對你說！」

他皺着眉頭命令着，而他的突然張開來的眼睛的光輝，好像一道突然射出來的光一樣的，使萊阿受不住。她聳了一聳肩，在那很貼近她的他的額上吻了一下。他用胳膊勾住了萊阿的頸，把她向自己身邊挽過去。

她搖着頭：「可是這是祇在他們的嘴唇尚未接觸到的時候；嘴唇一接觸到，她

便一動也不動了，好像在傾聽什麼東西似地拼住了呼吸。在他放鬆了她的時候，她脫身站了起來，深深地呼吸着，整理着她的其實並沒有弄亂的頭髮。接着她的臉兒有點灰白，眼睛也暗淡了，回過身子去，用一種調笑的口氣說：

——這是你的聰明！——

他躺在一張搖椅上，一聲也不響，祇用了一種充滿着挑釁和疑問的目光凝看着她。她看着他的那種神情，過了一會兒，不禁問道：

——這算什麼？——

——沒有什麼，——寶寶說，「我所要知道的我已經知道了。」

她受了委屈，紅着臉，巧妙地辯答着：

——你知道什麼？你以為我歡喜你的嘴嗎？我的可憐的孩子，再醜的嘴我也吻過啊。你從這裏得到了什麼結論嗎？你以為我要投到你的腳邊向你喊着：『收了我去吧』嗎？你大概祇知道少女吧。你想，爲了一個吻，我倒會把頭都弄昏了！

……」

說着的時候，她鎮定了，她還想表示出她的冷靜來。

——聽着吧，孩子，」他彎身向他說，「你以爲一張漂亮的嘴在我的記憶中是一件什麼了不起的，希罕的東西嗎？」

她在她上面很有把握地微笑着，可是她不知道在她的臉上還殘留着一些微弱的跳動和一點動心的苦悶；而她的那種微笑，也好像是一個剛流過急淚的人所發出來的。

——我滿不在乎，」她繼續說。「即使我們再接吻，即使我們……」

她沒有說下去，扮了一個輕蔑的鬼臉。

——不，不，我斷然不能看見我們做這種事了。」

——你不要看見我們做那我們剛纔做過的事嗎？」寶寶不慌不忙地說。「然而，你這種姿態却擺了好一會兒了。你已經想到再來一次吧？我呢，我一點也沒有向你

暗示啊。」

他們兩人像仇人一樣地互相較量着。她怕露出那她來不及滋養或消滅的慾望來，她恨着這一下子就變成冷冰冰的，或許竟是刻薄的孩子。

——你說得有理，」她微微地讓步說，「我們不要再想着那些事吧。我們說過了，我供給你可以游息的草場和飯食……說得清楚點，就是我的飯食。」

——再瞧吧，」寶寶說。「我可以帶了我的合奴阿篷車去嗎？」

——自然啦，你不必把牠留給夏洛特。」

——我買汽油，可是要你養汽車夫。」

萊阿大笑起來了。

——我養汽車夫！啊！啊！真是伯魯太太的兒子！你什麼也不會忘記……我不是一個好奇的人，但是我倒很想聽聽你和一個女人的所謂情話是什麼。」

她倒坐下去，搖着扇子。一隻燈蛾和許多長脚的蚊子，在燈的四周飛繞着，而

花園的角落，因為夜已降臨，變成了一種田野的氣味了。一陣豆球花的香味那麼清新，那麼生動地闖了進來，使他們兩人都不禁回頭過去，好像是去看牠走過來似的。

——這是桃色的豆球花，」萊阿小聲地說。

——是的，」寶寶說，「可是牠今晚却那樣地散着橙花的香味啊！」「譯者按：橙花是戀愛的象徵。」

她凝看着他，心裏漫然地驚賞他會想出這句話來。他像一個幸福的犧牲者似地呼吸着香味；她走了開去，生怕他會突然喊她。可是他依然喊着她，她便又走過來。

她是爲吻他而來的，心裏帶着一種怨恨和自私的興奮，以及責罰的思想。「等着，好……一點也不錯，你有一張美麗的嘴，因爲我渴望了長久了，我要痛快地吻一下，然後丟開你。我什麼也不管，現在，要輪到我來了……」

她那麼熱烈地吻着他，直到他們分開的時候都醉了，聾了，喘氣了，好像剛角鬥過似地戰慄了……她站了起來，立在他面前；他呢，他一動也不動，老是躺在安樂椅裏。她小聲地向他挑釁：『嗯？……：……：……：……：……』，然後等着他來調戲她。可是他向她伸出胳膊去，張開了他的搖搖不定的手，仰着他的好像受了傷的頭，露出了那在睫毛間閃着珠光的兩點眼淚，同時還低聲地說着話，訴着苦，唱着下流的情歌；從那裏，她可以辨出她的名字，那些『心肝……』，那些『來吧……』，那些『永遠不離開你……』。她彎身傾聽着他的歌，心裏充滿了憂慮，好像是她失手使他受了很大的痛苦似的。





當萊阿想起了她的在腦爾芒地的第一個夏天的時候，她總下了這一個公正的判斷：『刁惡的孩子們，比寶寶更有趣的我也碰到過。更可愛的和更聰明的也有。可是像他那樣的，我倒還是第一次。』

——那真有趣——在一千九百零六年的夏末，她對乾癟的倍爾德勒密說，「有的時候我竟好像覺得我是和一個黑人或是一個中國人睡在一起。」

——你有沒有經驗過一個中國人或是一個黑人？」

——從來也沒有。」

——那麼？」

——我不知道。我不能向你解釋。但是我有這種的印象。」

這是一種慢慢地來到她那兒的印象，和印象同時來到的，還有一種她老是不能掩藏的驚訝。他們的初戀的最先的回憶，祇是充滿了精美的食物和精選的菓子印像，她的有城裏風味的鄉下廚娘的關心。她心頭依然還能看見一個衰憊的，在烈日下益顯得慘白的寶寶，在腦爾芒地的密樹叢裏無力地走着，到泉邊的暖熱的石欄上去睡。萊阿去喚醒他，餵他莓子，乳酪，鮮乳和子雞。在吃晚飯的時候，他朦朧地用他的迷茫的大眼睛追看着在薔薇籃四周飛着的蛾兒，望着手錶看什麼時候可以就寢，那時那個受欺而無怨的萊阿呢，她想着那在納伊時的接吻所沒有守的約，而好好地忍耐着：

『如果辦得到的話，我要把他嚴緊地管束起來，一直到八月底，往後到了巴黎，我纔放他回去胡鬧……』

她慈悲地睡得很早，這樣纔可以使那在她身邊尋避處的，用前額和鼻子自私地掘着他的睡眠的好地方的寶寶，可以睡覺。有時候，燈熄了，她望着那一片如水的月光瀉在地上。她聽着那夾着楊柳的蕭蕭聲，和日夜不絕的啾啾的蛩鳴聲，攪動着寶寶的胸膛的獵狗一般的大喘息。

『我怎樣會睡不着？』她茫然地自問着。『這當然不是爲了這個孩子的攔在我肩上的頭的緣故，再重的頭我也載過……天氣多麼地好啊……明天早晨，我已爲他預備了一份滋補的粥。他的肋骨已不大摸得出了，胖了些了。怎麼啦，我還睡不着？啊，對啦，我記起來了，我要去請了拳師老闖來教練這個孩子。老闖和我協力起來，我們真可以叫伯魯太太大吃一驚呢……』

她睡着了。仰臥着的長長的身體上面，蓋着清潔的被，那個刁滑的孩子的黑色的頭，是擱在她的左胸上。她睡着了，祇在黎明時候被寶寶的一種要求所偶然攔醒，但這也是很少的事。

在息養的第二個月，那位拳師果然帶了他的大皮箱，他的一磅半重的鐵啞鈴，他的黑色的緊身褲，他的四盎斯重的皮拳袋，和他的打拳用的靴子來了。老閩有着像少女一樣的聲音，生着長長的睫毛，和一身像他的大皮箱一樣褐色的好皮膚——就是他脫了襯衫，你也不會覺得他是裸體的。於是那一會兒尋覓，一會兒懼怯，或是妒忌着老閩的威風的寶寶，便開始那遲緩而反復的動作的，費力而有益的體操了。

——……：嚇……：二……：嚇……：我聽不到你呼吸……：三……：嚇……：別想屈了你的膝來欺瞞我……：嚇……：」

菩提樹的天幕篩着八月的陽光。一條鋪在砂石上的厚厚的紅氈子，用絳色的光粉飾着教師和生徒兩人的裸體。萊阿很留意地注視着授課。在十五分鐘的擊拳中，寶寶醉着自己的新的氣力，興奮着，祇想趁人不備打過去，氣得臉兒發紅。老閩像鐵壁一樣地受着他的拳，却從他的體育家的光榮的高處，把那比他的出名的拳頭更

難當的教訓，落到寶寶的身上。

——留神！如果我不早點勒住了拳頭，你的那隻東張西望的左眼，早就嘗着我  
的左手的皮拳套的滋味了。」

——我滑了一下，寶寶暴怒地說。

——這不是身體站穩不站穩的問題，老闆接下去說，「這是良心的問題。你  
是永遠也不會做拳術家的。」

——我母親也反對，沒有辦法！」

——即使你母親不反對，你也做不了拳術家，因為你太刁滑了。刁滑是和拳術  
勢不兩立的。可不是嗎，萊阿太太？」

萊阿微笑着，嘗着那感覺到溫暖，寧靜不動，和看兩個裸體的青年比力的快  
樂。她暗自把他們兩人比較着：「他美嗎，這老闆？他是美的，一所造得很好的屋  
子。那孩子長得可漂亮。像他那樣的膝頭，在路上是很難找到的，我很知道。他的

腰是——不，將是——好極了的……那位伯魯太太和誰造下了這孽種？還有那項頸呢！那簡直是一個雕像。難看的就是他笑起來的時候，那真像是一頭正要去咬兔子的獵狗……」她感到幸福和做母親的心境，浸在一種平靜的真潔裏。「我要把他改變成另一個人，」她下午對着在菩提樹下的裸體的寶寶想着，或是早晨對着在裘被上的裸體的寶寶想着，或是傍晚對着在溫泉邊的裸體的寶寶想着。「是的，他是那樣地漂亮，可是如果沒有良心問題，我很想把他換成另一種人。」於是她便去對老闊講。

——可是，「老闊反對說，「他的模樣兒很不錯。雖則他的皮膚是潔白的，但是他已經有了那些黑人的筋肉了。那些隱而不露的小小的筋肉。你是永不會看見他身上長着甜瓜那麼大的筋疙瘡的。」

——要是那樣就好了，老闊！可是在我個人，我本來沒有一定要他學打拳！」  
——當然嘍，「老闊垂下了他的長長的睫毛回答。「那是應該帶着感情去估量

的。」

他常常受困於萊阿的顯明的肉感的暗示和萊阿的微笑，那種當她說到戀愛的時候向他飄過去的眼色中的難當的微笑。

——當然嘍，「老闆繼續說下去，「如果你不能給你全部的滿足……」

萊阿笑了：

——全部的，不……可是我整個的快樂祇是在於那我對於他的無關我個人的興味中。正如我喜歡的一樣，老闆。」

——哦！我……」

他擔心着，怕沒有下面的這句問話：

——還是那個樣子嗎，老闆？你還是固執着嗎？」

——我還是固執着，萊阿太太，我剛纔收到了一封午班郵差送來的黎亞耐的信。她說她現在祇贖一個人了，她說我沒有固執的理由，她說她的兩個男朋友都已



經走了。」

——那麼？……」

——那麼……我想那不是真話……我祇因為她固執纒固執。她說，她憎嫌一個有職業的男子，尤其是一個不得不大清早就起身，一天到晚練身體，教拳術和高等體操的男子。我們一碰到她就向我鬧：『你真以為我不能供養我所愛的男子嗎！』這是出於一種美的感情，我不反對，可是我的理想却不如此。各人有各人的怪癖。萊阿太太，正如你所說的那樣：這是一個良心上的事件。」

他們在樹下低聲談着：他是貞潔而裸體，她是穿着白衫子，頰上泛着鮮紅色。他們嘗味着他們的由一種對於淳樸，健康，下等社會的紳士氣的同一的傾向所生出來的相互的友愛。即使老闆收用那寬裕的美麗的黎亞耐的金錢，萊阿也不會驚怪。金錢和愛情的交換。她試想用一種古代的關於公平的理論，來駁倒了老闆的『怪癖』。他們的閑暇的談話，常常覺醒了兩位同樣的神——愛情，金錢。離開了金錢

和愛情，他們便轉到寶寶，轉到他的不良的教養，轉到了那萊阿所謂「不中用」他的美麗，轉到了那萊阿所謂「一無可取」的他的性格。那種可以滿足他們的信賴的需求，可以表示他們對於新的辭句或新的思想的憎惡的談話；那種被那他們以為這時正在睡着或正在炎熱的路上開汽車的寶寶的不意的出現所擾亂了談話。寶寶突然出現了，半裸着身子，手裏拿着一本賬簿，耳後又夾着一枝鉛筆。

——賬房先生來了！——老闊興致很好地說。「他簡直是一位會計師。」

——真奇怪！——寶寶遠遠地喊着，「三百法郎的汽油？這簡直是有人喝汽油了！這半個月以來我們祇出去過四趟！竟多用七十七法郎的油！」

——汽車是每天上市場去的，——萊阿回答。「你的汽車夫昨天中飯好像吃了三份的羊肉呢。這樣一點點的超出也值得大驚小怪嗎？……假如你連這點也捨不得化，那麼你真像你的母親了。」

他無話可答，躊躇了一會兒，搖擺着身子，彷彿有那使伯魯太太驕傲地高呼着

的『十八歲時候的我！生翼的脚！生翼的脚！』的小梅古爾神底翩翩的風度。他在尋找一個刻毒的回答，臉上的肉都發着抖，嘴是張開着的，前額緊張地抬起着，眉毛掠起了，簡直像是一個惡魔。

——噲，不要再東想西想了！——萊阿乾脆地說。「是的，你恨我。來和我接個吻吧。美麗的魔鬼。被咒詛的天使。小傻子……」

被她的聲調所征服，被她的話語所觸犯，他便走過來了。在這一雙兒的前面，老闆又讓那真理在他的純潔的嘴上開出花來了：

——說你漂亮，那倒真是漂亮。我呢，寶寶先生，當我看到你的時候，我總好像覺得自己是一個女子了。我對我自己說：『我要十年之後再來。』那纔配得上你。」

——你聽見了嗎，萊阿？他說在十年之後，寶寶推開了他的情婦的向他變過來的頭，婉轉地說。「你呢，你以為如何？」

但是她却不屑去聽他，祇帶着一種奶媽的不識羞「歡喜，亂拍着這青年的身體，拍着他的臉，拍着他的腿，拍着他的臀部。這個青年的身體，便是再生的神藥。

——你要這樣地刁惡纔會舒服嗎？」老閻問寶寶了。

在未答話之前，寶寶先用一種野蠻的，不可捉摸的目光，把那個大力士慢慢地整個地罩住了；他說：

——我要這樣纔有安慰。這是你不能了解的。」

老實說，在同住了三個月之後，萊阿也還一點沒有了解寶寶。她之所以還對那現在祇在星期日來一次的老閻，對那不請自來，來了兩個鐘頭又去的乾癟的培爾德，勒密說『放寶寶回去胡鬧』者，也無非是因爲說慣了這句話，和用了這句話來做留得他太長久的藉口而已。她屢次定下一個送他回去的期限，可是又屢次把期限延誤了。她等待着。

——天氣是那麼地好……而他上星期的巴黎之游又把他弄疲倦了……再者，還

是讓我來保養他好一點……」

她生平沒有缺少過的，這次却空等了：一個少年情人的信心，肺腑之言，照誓，忠誠，疎忽的熱情，——一半孝順的感恩的少年，在一個知心的中年的情婦底激熱的胸頭不停地傾注着眼淚，祕密和怨恨來的那溫馨的夜間。

『這些我都碰到過，』她固執地想着。『我知道他們值得什麼，想着什麼，要着什麼。而這孩子呢，這孩子……這真是太難堪了。』

在食桌上快樂，在床上急躁，現在已壯健了的驕傲着自己的十九歲的青春的寶，是除了自己的身體以外，什麼也不肯給別人的；他依然還是像娼婦一樣地神祕。多情嗎？如果多情是可以用情不自禁的呼喊，合抱的手臂的動作來證明的話，那末他可以說是多情的了。可是當他一說話的時候，那『刁惡』便又隨着怕顯出自己的本性的提防同時露出來了。在黎明，每當萊阿把她的那個滿足了，安靜了，半閉着眼睛凝視着，微微地張開着一個好像在每個早晨被一個緊抱所弄得比前夜更美

的生命回進去的嘴的情郎，擁抱在懷裏的時候；每當她在那被她的占有的熱望和自白的佚樂所弄得情不自禁的時候，她會多少次把她的前額偎貼着寶寶的前額，而這樣地對他說：

——說呀……講呀……對我說呀……」

可是從那彎彎的嘴裏，一句密誓也不洩出來，除了執拗地或是沉醉地喚着「囡」這兩個字之外，他是什麼別的話也沒有的。囡是在孩子的時候稱呼她的名字，現在，在他的極度的歡樂中，他把這個名字像求救的呼聲似地向她喊出去。

——是的，我不騙你，他真像是一個中國人或是一個黑人，」她向昂諦麥·德·培爾德勒密這樣自白着；她還補上說一句：「我不能對你解釋，」她是疏忽而不擅於說明「寶寶和她不是講着同一種的語言」的那種模糊而強烈的印象的。

他們回到巴黎的時候，九月快要過盡了。寶寶第一晚就直接回到納伊去叫伯魯太太「吃一驚」。他舉起椅子來，他一拳打碎核桃，他一躍跳到彈子檯上，他在花園

裏頭着牧牛英雄的樣子，追着那些嚇怕了的狗。

——哼！」萊阿獨自個回到她的在蒲欲路的家裏的時候，這樣嘆着氣說。「多麼好，一張空床！」

可是在第二天晚上十點鐘，正當她在喝着她的咖啡，捱度着那長長的靜夜，消受着那寂寂的空廳的時候，寶寶突然出現了，站在門檻上。寶寶已被他的靜默無聲的插翅的腳載來了，這使她不禁銳聲呼喊起來。也不和悅，也不多言，他向她跑過去。

——你瘋了嗎？」

他聳了聳肩，也不說話；他祇回她跑過去，他也不問她：「你愛我嗎？你已經忘記了我嗎？」他祇向她跑過去。

過了一會兒，他們是躺在萊阿的那張鍛鐵雕銅的大床裏了。寶寶假裝睡着了，疲倦了，老沈默着，咬緊了牙齒，閉上了眼睛。可是她依然聽着他；她貼對着他睡

着，快樂地聽着那輕輕的顫動，和那從一個否認自己的苦痛，自己的恩感，自己的愛情的身體中所發出來的，遼遠的又好像遏制住的煩囂聲。





——爲什麼昨天吃晚飯的時候母親不親自告訴我呢？

——她覺得還是我來說妥當一點。」

——是嗎？」

——她就這樣說。」

——你呢？」

——我怎樣？」

——你也覺得這樣更妥當些嗎？」

寶寶游移地望着萊阿。

——是的。」

他好像思索着，接着又說：

——是的，這樣好一點。」

爲了要不使他爲難，萊阿把目光移向窗子邊去。一陣悶熱的雨遮黑了這八月之晨，一直地降落到那院子裏的三株已經枯黃了的櫛樹上。

——好像是秋天啦，」萊阿說着嘆了一口氣。

——你怎樣了？」寶寶問。

她驚愕地望着他：

——沒有什麼，我不喜歡這種雨。」

——啊！好，我還以爲……」

——你以爲什麼？」

——我還以為你有什麼痛苦。」

她不禁失笑了。

——是不是因為你要結婚我便有痛苦了嗎？不，聽着吧……你是……你是可笑  
的……」

她和往時不同地大笑着，她的快樂使寶寶困窘了。他扮着一個他的習慣的鬼臉，下頷過分地緊張着，下唇撇起着，聳了一聳肩，點旺了一支紙煙。

——你不應該在吃早飯之前抽煙，」萊阿說。

他說了幾句放肆的答話，但是萊阿沒有聽見，她是突然在傾聽那一直反響到五年前去的，她的每日的機械的勸告底聲音和回響了。「這好像是在兩面大鏡子之間望着自己的一重重的影子，」她想着。接着她稍稍使了一點勁兒，回復了現實和常態。

——我要卸責了，不准你空肚子抽煙的話，要別一個女人來說了！」她對寶寶

說。

——我倒會聽那個女人的責備嗎？」寶寶高聲說。「我和她結婚，可不是嗎？要她吻我的神聖的腳跡，要她自慶她的命運。就是這麼辦。」

他笑出了他的下頷，用牙齒緊咬着他的煙嘴，張開了他的嘴唇；他穿着潔白的綢睡衣站在那兒，至多也不過像一個在深宮的幽暗裏臉兒呈着蒼白之色的亞細亞的王子而已。

萊阿疎懶地穿着她所謂「不得已的」桃色的便服，活動着那使她疲倦的思想，她樂意把這種思想一個個地投到寶寶的假裝的安靜上去：

——那麼你倒底爲什麼要和那個小姑娘結婚呢？」

他兩肘支在桌子上，無意地模仿着伯魯太太所扮的臉相。

——你是懂得的，我親愛的……」

——稱我「太太」或是萊阿吧。我不是你的女僕，又不是和你年紀不相上下的朋

友。」

她在她的安樂椅上挺直了她的身體，也不提高她的聲音，冷淡地說着。他想答辯，向那在脂粉之下有點憂傷的美麗的臉，和那雙用一種那麼青碧那麼爽直的光籠罩着他的眼睛挑戰，但是他接着又軟了下去，用一種他所不慣有的態度讓步了：

——「囡囡，你要我對你解釋……可不是嗎，一個人總有一天結婚的。而且還可以有一筆大進款。」

——「誰的進款？」

——「我的，」他笑也不笑地說。「那個女孩子有一份財產。」

——「從她父親那兒得來的嗎？」

他搖着搖椅，把兩腳高舉起來：

——「啊！我不知道。你的問題太多了。我想大概是從她父親那兒得來的吧。你以為那漂亮的瑪麗·蘿兒不會從她的私蓄裏提出一百五十萬法郎來嗎？一百五十萬

法郎，還有珍貴的首飾。」

——你有多少呢？」

——我，我更多了，」他驕傲地說。

——那麼，你不用錢了。」

他搖着他的承受着青色的陽光的光澤的頭。

——需要，需要……：你都知道，我們兩人對於錢的觀念是大不相同的。這就是我們兩人意見不同的地方。」

——我今天倒要你談談這五年來你從來不讓我提起的話題了。」  
她彎身下去，把一隻手放在寶寶膝上：

——對我說吧，孩子，五年以來你在你的進款中省下了多少錢了？」

他像一個丑角兒似地跳着，笑着，滾到萊阿的腳邊，可是萊阿用腳推開了他。

——老老實實地說吧，一年五萬法郎呢，還是六萬？說吧，六萬嗎？七萬

嗎？」

他坐在地氈上，把他的頭仰攔在萊阿的膝上。

——我不配有那麼許多錢嗎？」

他挺直了身體，轉過了他的頭，張大了他的似乎是黑色，而萊阿却知道是棕褐的暗色的眼睛。好像在那麼許多美點中指出并選擇那些最罕有的美點似地，她用食指觸着他的睫毛，眼皮，嘴角。有時候，這種她稍稍有點輕視的情郎的外貌，使她引起了一種敬意。「漂亮到這種地步，那倒是一種尊貴了，」她這樣想着。

——對我說，孩子……那個女孩子到底對你怎樣？」

——她愛我。她佩服我。她什麼也不說。」

——那麼你呢，你對她怎樣呢？」

——我談不到，」他率直地回答。

——你們準是一起過度過美麗的多情的辰光吧，」萊阿做夢一般地說。



他挺直了上半身，交臂疊腳地坐着：

「我覺得你對她太關心了，」他嚴肅地說。「在這場悲劇中，你不想到你自己嗎？」

她驚愕地注視着寶寶（這驚愕使她年輕了幾歲），眉毛高聳着，口微張着。

「是呀，你，萊阿。你這受難者。你在這事情中是最可憐的一個，因為我要丟開了你。」

他的臉色有點蒼白了，在攻擊萊阿的時候，他好像把自己也傷了。萊阿微笑着。

「但是，我親愛的，我絕對沒有改變我的生活的意思。一個星期內，我會時時在我的抽屜裏發見你的短統襪，領帶，手帕……對啦，我何必說一星期……你知道，我的抽屜是已經收拾得很好了。啊！而且我還要叫人來把浴室弄乾淨。我要把牠全部裝磁……」

她靜默下來，作着沉思的樣子，用手指在空中畫着空虛的計劃。寶寶還沒有放下他的仇恨的目光。

——你不樂意嗎？你要怎樣？你要我回到腦爾芒地去藏起我的哀痛纔甘心嗎？你要我消瘦下去纔甘心嗎？你要我從此不染我的頭髮纔甘心嗎？你要我使伯魯太太跑到我床頭邊來探病纔甘心嗎？」

她振拍着兩臂，模仿着伯魯太太的尖銳的聲音：

——「簡直是往時的她的影子！簡直是往時的她的影子！這個不幸的女人已老了一百歲了！老了一百歲了！」你要這樣纔甘心嗎？」

他帶着一種突然的微笑，和一種或許是因感動而起的鼻腔的顫動，聽着她的話：

——是的，——他喊着。

萊阿把自己的光潤的，袒露的，沉重的手臂，擱在寶寶的肩上：

——我的可憐的孩子！這樣說起來，我早就該死過四五次了！失去一個小情郎……換一個刁惡的孩子……」

她低聲輕輕地補上一句：

——我已習慣了。」

——我知道，」他粗暴地說。「我滿不在乎！是的，誰要做你的第一個情郎！我曾經希望做的，或者說適合的，是做你的最後的情人！」

他一轉肩翻落了那雙美麗的胳膊。

——總之，現在我對你說的這些話，都是爲了你而說的。」

——我完全了解。你呢，你想着我；我呢，我想着你的未婚妻，這都是很對的，很自然的。這不都是做得很漂亮的事情嗎？」

她站了起來，等着他回答幾句粗野的話，可是他卻沉默着；在寶寶的臉上看到一種頹喪的神色，在她還是第一次，這使她苦惱了。

——噲，過來，穿起你的衣服來吧。我祇須穿上衫子就是了，裏面都穿好了。

這樣的天氣我們還能做什麼別的事呢？還是到須華伯首飾鋪替你選珠子去吧。我很應該送你一份結婚禮物呢。」

他跳了起來，精神十足了：

——好極了！哦，真不錯，襯衫上佩一粒珠子！一粒有點帶桃色的，我知道怎樣的——一粒合適！」

——不成，不成，白色的，男人氣一點的！別說啦，我也知道怎樣的一粒合適。又要破財了，沒有你，我真要省許多錢呢！」

寶寶又擺出他的沉默的神氣來了。

——那是要看我的那個替代人的。」

萊阿在梳裝室的門口回轉身來，露出了她的最快活的微笑，她的整齊的牙齒，她的巧飾着的眼睛的鮮青色：

——你的替代人嗎？兩個法郎和一包煙草！禮拜天再加一杯黑莓酒，那就夠對付了！我的錢都積起來給你的子孫吧！」

在以後的幾個星期，他們兩人都變作很快樂的了。寶寶的訂婚儀式使他們每天分離幾小時，有時竟使他們分離一兩夜。

『應當使人家相信，』寶寶肯定地這樣說。被伯魯太太阻止着不讓到納伊去的萊阿，是充滿了好奇心不停地訊問着那裝滿了一肚子祕密的，若有其事的寶寶。他一到門口就把那些祕密傾吐出來；每看見萊阿的時候，他總要弄一點把戲。

——我的朋友們啊！——有一天他一邊把自己的帽子戴到萊阿的半身雕像上去，一邊喊。「我的朋友們啊，從昨天起，你知道在伯魯太太的宮廷裏出了什麼事情

啊！」

——先把你的帽子拿開。其次，不要在這裏呼喊你的寄生蟲朋友們。呃，倒底什麼事呢？」

她罵着他，先笑起來了。

——動火了，囹圄！這兩位太太們動火了！瑪麗·羅兒和伯魯太太爲了我的婚約，兩人吵起來了！」

——真的嗎？」

——怎麼不！那真是好看。當心你的冷菜盤子吧，我要學伯魯太太的手勢了。

『夫妻別產制嗎，夫妻別產制嗎？爲什麼不用法律解決呢？……這是一種個人的侮辱！個人的侮辱！我的兒子的財產地位！……你要曉得，太太……』

——她稱她爲太太嗎？」

——一點也不錯。『你要曉得，太太，我的兒子自從成年以來，一個大錢的債

都沒有欠過，而從一千九百十年以來他所買的股票，也值到……」值這些，值那些，連我的鼻子也算在裏邊，連我的臀部也算在裏邊……總之，連加養琳·德·梅提西太后也沒有她那麼利害。」

萊阿的青色的眼睛耀着大笑的眼淚的光。

——啊！寶寶！自從我認識你以來，你從沒有這樣有趣過。那麼那個漂亮的瑪麗·蘿兒怎樣呢？」

——她嗎？哦，囡囡，她真可怕！那個女人帶着一種非殺死人不可的樣子。穿着綠玉色的衣服，生着褐色的頭髮，出色的皮膚——總之是十八歲的姑娘的樣子，還帶着微笑。我的可敬的母親的高聲的話，不能使她動一根眉毛。她等着我母親說完了，這樣回答：『親愛的太太，我想還是不要多說令郎從一千九百十年以來所積蓄的錢好一點吧……』

——呸，正打在眼睛上！……正打在你的眼睛上。那時候你在什麼地方呢？」



——我嗎？我坐在大安樂椅裏。」

——你在那兒嗎？」

她歛住了笑容，放下食器。

——你在那兒嗎？那麼你怎麼辦呢？」

——當然說幾句八面玲瓏的話囉。伯魯太太已經抓住了一件貴重的陳設品，預備向瑪麗·羅兒的頭上打過去，以庇護我的名譽了，可是我却攔住了她：「好母親，耐性一點吧。學學我，學學我的可愛的岳母大人，她真是像蜜一樣……糖一樣的。」這樣一來，我就佔了便宜了。婚約是這樣地講定了：如果那個女孩子在結婚之後『可能』承受到什麼錢，那麼便是我們兩人公有的。」

——我不懂。」

——那個可憐的小親王賽思特遺囑下來給瑪麗·羅兒的出色的甘蔗田……」  
——是呀……」

——那遺囑是假的。賽思特家族不肯甘休！打官司是可能的事！你懂了嗎？」  
他高興着。

——我懂了，可是你怎樣知道這些事？」

——啊！事情是這樣的。那個老麗麗使着全力迷住了那個祇有十七歲的，心地純潔的賽思特的兒子……」

——老麗麗嗎？多麼討厭的東西！」

——……而那賽思特的小兒子便在老麗麗的懷裏對她說出這段話……」

——寶寶，我心裏不舒服！」

——……於是那老麗麗便在上星期我媽的應接日把這個祕密消息告訴了我。那個老麗麗，她是愛着我啊！她十分憧憬着我，因為我從來沒有肯和她睡過！」

——但願如此，」萊阿嘆息着說。「這也是一樣的……」

她思索着，寶寶看出她沒有興致。

——說呀，我可不是很機警的嗎？」

他彎身在桌子上面，白色的桌布和映着陽光的器皿，像腳光一樣地照着牠。

——是的……」

「他還沒有覺得，那個毒婦瑪麗·羅兒簡直把他當做一個食客，一個男妾……」  
她這樣想着。

——有乳酪餅嗎，囡囡？」

——有……」

「……如果她替他在衣上插一朵花，他就再也不動氣了……」她繼續想着。

——囡囡，你可以把那個地址告訴我嗎？那個你買奶油糕的地址。我可以叫我要在十月裏雇進來的新廚司去買。」

——你在想什麼？那是這裏做的啊。你的廚司恐怕祇會做做淡菜醬料和肉餡煎餅吧！」

『真的，』她繼續想下去，『五年以來我差不多總把這孩子弄在身邊的……可是他每年總還有三十萬法郎的收入。你瞧，一個每年有三十萬法郎進款的男子，還會做男妾嗎，還會做食客嗎？但是這話也靠不住，那是和收入的數目沒有關係的，那是在乎人心的……有些人，就是我給他們五十萬法郎，他們也不會就因此而做男妾……可是寶寶怎樣呢？雖則我從來也沒有給他錢過……他還不是男妾嗎？』

——還不是……」她喊了出來……「她當你是男妾啊！」

——誰啊？」

——瑪麗·蘿兒！」

他像孩子一樣地展開了笑顏。

——可不是嗎？囡囡，這可不正是她所要說的話嗎？

——我看來是的！」

寶寶高高地舉起了那斟滿了顏色像白蘭地酒的夏多夏隆酒的杯子：

——瑪麗·羅兒萬歲！多麼好聽的恭維話！但願我到了你那樣的年紀的時候別人也還這樣稱呼我，此外，我是沒有其他的奢望了！」

——好像這是能使你幸福似的……」

她漫不經心地聽着他，一直到吃完了飯。對於自己的聰明的情婦的半沉靜已習慣了的寶寶，樂意地聽着那母親式的日常的教誨：『吃烤透的麵包……新鮮的麵包心子不要吃得那麼多……你永遠不會選擇一個好菓子……』而她呢，她心裏暗自樂着，努力這樣想着來鎮定自己：『可是我總之應該知道我所需要的是什麼！我要他怎樣辦呢？要他憤然地站起來說：「太太，你侮辱了我！太太，我不是你所想像的那一種人！」其實，這是我應當負責的。我從小就寵他，他要什麼我就給他什麼，誰想到有一天他會想玩一玩做家長的把戲呢？我呢，我從來也沒有想到過！想起過的是如老閩所說的似的：「血性到底是血性！」老閩有老閩的血性，如果他接受了李亞耐的提議而有人稱他爲男妾，他是必然要拔拳相向的。可是寶寶，他呢，

『寶寶有寶寶的血性。他有……』

——孩子，你剛纔說些什麼？』她打斷了自己的思想忽然問着寶寶，「我沒有聽着你。」

——我說，你聽到嗎？我說，什麼都永遠不會像我和瑪麗·蘿兒的吵嘴那樣地使我覺得可笑的。」

『你瞧，』萊阿想着「他這傢伙，這祇使他覺得可笑！」

她懶洋洋地站了起來。寶寶撲住了她的腰，可是她却把他推開了。

——你的婚禮在什麼日子舉行，決定了嗎？」

——下星期一。」

他好像是那樣地無邪，那樣地若無其事，這倒使她有點失措了：

——廢話！」

——爲什麼是廢話，困困？」

——你簡直沒有一點想着結婚的神氣！」

——我沒有想着，」他安閑地說。「什麼都規定好了。兩點鐘行結婚禮，這樣可以省了一頓中午的酒席。五點鐘在夏洛特·伯魯太太家裏吃茶點。接着是睡車，意大利，湖……」

——還是那樣嗎，蜜月到意大利去，游湖去？」

——還是那樣。別墅，旅館，汽車，菜館……蒙德加羅，呢！」

——還有她呢！你忘記了她了嗎？……」

——當然囉，還有她。沒有她也不要緊，但倒底還有她。」

——於是便沒有我了。」

寶寶想不到她會說這句話，不免有點難堪。他的病態的腫子的收縮，和他的嘴唇的突然的褪色，使他臉色變難看了。他小心地鎮定着，不使她聽見自己的呼吸，恢復了他的原狀：

——囹圄，永遠有你的。」

——先生抬舉我了。」

——永遠有你的，囹圄……」他拙劣地笑着。「我還得勞你的駕呢。」

她一句話也不回答。她彎身下去拾起一個貝製的髮簪，小聲低唱着把牠插在頭髮裏。她滿意地在一面長鏡前把歌繼續唱下去，驕傲着自己能夠這樣容易地克制，能夠隱藏下她的別離之苦：驕傲着自己能夠勒住了這些不應該說的話：『說吧……求吧……哀求吧……揪住我吧……你剛纔使我幸福過……』

在萊阿進來以前，伯魯太太一定說了許多話，而且說了很長久。她的顴骨上的紅色，增加了她的那雙祇表顯着窺伺和輕率難測的注意的大眼睛的光輝。這個星期她穿了一件狹裾的午後穿的衫子，我們是誰都不能不注意到她有一雙小腳和一個凸得太高的緊身褶的。她停止了講話，喝了一口溫在掌心中的酒杯裏的酒，懶洋洋



地把她的頭向萊阿彎過去：

——這樣熱的天氣！這樣熱的天氣！你以為這天氣好嗎？誰會說這是十月的天氣呢？」

——啊！誰會說呢？……當然不囉！——兩個逢迎的聲音回答着。

一道紅色的鼠尾草的河，在那近乎灰色的紫色馬蘭的兩岸間，輾綿綿地順着小徑流過去。金盞花像在夏天的蝴蝶似地在空中翻騰飛舞着，可是那被太陽曬熱了的菊花的香味，却闖進了敞開着的客廳。一株歐臨在那牽惹住殘蜂的班加爾的薔薇之上的楓樹，在風中戰慄着。

——這算什麼，——那突然有了詩人的味兒的伯魯太太喊着：「比到『他們』將來在意大利的時候天氣，這算什麼！」

——當然囉，當然囉，我也這樣想着……」逢迎的聲音這樣回答。

萊阿皺着眉頭向這兩個聲音轉過頭去：

——他們不說話多好啊，」她想着。

貝爾希男爵夫人和阿爾同沙夫人正坐在桌子邊玩着紙牌。阿爾同沙夫人是一個年紀很老的舞女，腿上纏着布，害着風濕症，漆黑的假髮有點戴歪了。坐在她對面比她高一個半頭的是貝爾希男爵夫人；他生着鄉下牧師一般的方肩，和一張老得非  
常像男人的臉。看上去她祇是一大堆的毛而已：耳裏也出毛，鼻裏也出毛，嘴唇上也出毛，手指間也出毛。

——子爵夫人，別忘記我在九十這個數目上押了一副順子啊，」阿爾同沙夫人顫聲說。

——記住吧，記住吧，我的好朋友。我所希望的是大家快樂而已。」

她是一晌不住口地祝福別人，而把那野蠻的殘忍隱藏着的。萊阿好像初次看見她似地，嫌惡地注意着她，然後把目光移到伯魯太太身上去，想着：

「至少夏洛特還像一個人的樣子……」

「怎麼啦，我的萊阿？你不舒服嗎？」伯魯太太溫存地問。

萊阿彎着她的美麗的上半身，回答說：

「怎麼不舒服，我的夏洛特……？在你的家裏我是那麼地適意啊。」她一邊說一邊想：『當心……她還懷着惡意呢……』於是她便擺出了一種吃飽了之後的舒適的神情，嘆息着說：

「我吃得太多了……我希望瘦下去。明天，我要開始一種攝養法了。」

伯魯太太舞着手，作着媚態說：

「這樣說來，煩惱還不夠使你瘦下去嗎？」

「哈！哈！哈！」阿爾同沙夫人和貝爾希男爵夫人突然大笑起來。「哈！

哈！哈！」

萊阿站了起來；她穿着暗沉沉的秋綠色的衫子，身裁顯得高高的，頭上戴着川獺邊的假帽，臉兒襯托得格外美麗。她在這些衰老了的女人們之間顯得很年青。她

溫柔地流盼着她們，說道：

——啊啊！我的孩子們……如果你們以為這會使我瘦半磅的話，那麼就請你們給我一打的這種煩惱吧！」

——你真是一個怪東西，萊阿，」男爵夫人噴了一個煙向她說。

——萊阿太太，你不用這頂帽子的時候，請你記住我吧。」那老阿爾同沙求懇着。「夏洛特太太，你還記得你的那頂青色的帽子嗎？我戴了兩年了。男爵夫人，等你向萊阿太太飛完了眼色的時候，你可以把紙牌分給我嗎？」

——拿去，我的小東西，祝你有運氣！」

萊阿在客廳的門口站了一會兒，接着便走到花園裏去。她採了一朵零落的班加爾薔薇花，傾聽着楓樹間的風聲，街路上的電車聲，巴黎郊外火車的汽笛聲。她所坐下去的長椅是溫暖的。她合上了她的眼睛，讓太陽曬着她的肩頭。當她重新把眼睛張開來的時候，她急忙地回頭向屋子那面望過去，好像她一定會看見寶寶站在客

## 三

廳的門口，把肩倚在門上似的。

『我怎麼啦？』她獨語着。

客廳裏的尖銳的大笑聲，和招待客人的騷音，使她輕微地戰慄着站了起來。

『我變成了一個神經質的人了嗎？』

——啊！他們來了，他們來了，——伯魯太太銳聲喊着。

男爵夫人的有力的低音和着：

——小夫妻！小夫妻！——

萊阿戰顫着，跑到客廳的門前，站住了，仔細一看，却是老麗麗和她的少年情郎：賽思特親王，他們兩人是剛纔來到的。

或許有七十歲了，像太監那麼胖——別人常常這樣說到老麗麗，說『她是超過範圍了，』可是也沒有說明什麼範圍。一種孩子氣的永遠的快樂，在她的紅紅的塗脂粉的圓臉上輝耀着；在那張臉上，一雙大眼睛和一張凹進的小嘴，在不知羞恥地

作着媚態。老麗麗是拼命地愛趨時的。一條淡青和白色的條紋的短裙，罩着她的下半身，上半身穿着一件青色的小緊衣，露出了那胸膛，皮膚簡直像火雞皮一樣斑駁；一條銀狐圍巾遮不住那裸露的項頸，那凸到下頰邊的肚子一樣大的項頸……

『這真怕人，』萊阿想着。她不能把她的目光從幾處特別使人看了起不快之感的地方移開，例如那孩子氣地向後壓在暗紅色的短短的假髮上的，白呢的水手帽，或是那有時可以看得見，有時却陷在那深深的皺皮中去的珠項圈……

「萊阿，萊阿，我的小東西！」老麗麗喊着向萊阿跑過去。

她走起路來很困難，因為她的脚是圓圓地腫脹着，還穿着一雙很緊的寶石鈕釦的高統靴子。這種情形她自己先看出了，她說：

「我走起路來像一隻小鴨子！這是我的固有的樣式！我的小情人，你還記得德·龍華爾太太嗎？不要記得她太清楚，否則我要挖出你的眼睛來了……」

一個生着意大利人的臉兒，巨大而空虛的眼睛，瘦削的下頰的瘦長的孩子，走

上前來吻了一下萊阿的手，便一句話也不說地又回到暗角落裏去了。麗麗在他經過的時候抓住了他，把他的頭緊貼在她的黑黝黝的胸膛上，教大家都能看見。

——你知道這是什麼，萊阿太太，你知道這是什麼？諸位太太，這是我的知心的愛人啊！」

——不要放鬆啊，麗麗，」貝爾希太太的男性的聲音勸告着。

「爲什麼呢？爲什麼呢？」夏洛特·伯魯說。

——這樣纔適當啊，」男爵夫人說。

——男爵夫人，你真不應該！你瞧他們兩個人多可愛！啊！」她嘆息着「他們使我想起了我的孩子們。」

——我也想着他們，」麗麗快樂地笑着說。「這也是我們的蜜月，我們兩人的蜜月。是呀，我們是來打聽那另一對小夫妻的消息的，我們是來聽一切仔細的情形的。」

伯魯太太嚴肅起來了：

「麗麗，你是不是要我把床第間的話都說給你聽嗎？」

「是呀，是呀，是呀，」麗麗拍着手高聲說着。

她想輕輕地跳一跳，可是跳不起來，祇把她的肩和臀部稍稍地提起了一點而已。『這是我的脫不了的罪過，永遠改不掉的罪過！耳朵的罪孽，好奇心！怎樣也改不好。問問這個小混蛋吧，他是知道一點兒的！』

那個被邀來做證人的沉默的青年，連嘴唇也不動一動。他的黑色的瞳子在白色的眼珠上轉動着，好像是兩個受了驚的昆蟲。萊阿呆望着他。

「夏洛特太太已經把結婚的儀式講給我們聽過了。」阿爾同沙太太用一種羊一般的聲音說。「在橙花之下，新娘正像一個美夢。」

「像一位聖母！像一位聖母！」夏洛特·伯魯帶着一種宗教的熱衷用盡全力說。我們從來也沒有看見那樣的光景過！我的兒子是走在雲端上！走在雲端上！……



——在橙花之下……我的小情人，你聽見了嗎？」麗麗喃喃地說着。「呃，夏洛特，還有我們的那位親家母瑪麗·蘿兒呢，她怎樣啊？」

伯魯太太的無慈悲的眼睛發着光：

——哦！她……真滑稽，真滑稽……她穿了一套貼肉的黑色的衣裳，活像是一條出水的鰻魚；乳房啊，肚子啊，什麼都看見！什麼都看見！」

——豈有此理！——貝爾希男爵夫人像叫軍隊的口令似地喊着。

——還有那種嘲笑別人的神氣，那種衣袋中藏着一劑毒藥，和提包中藏着一瓶悶藥的神氣呢！總之，正如我所說過的一樣，真滑稽！她給人一種祇能費五分鐘和我們說話的印象——剛吃完東西拭過嘴，她就說了一聲：「再見，愛德美，再見，弗萊特，」拔脚就走了！」〔譯者按：弗萊特係真實的名字。〕

老麗麗喘着氣，坐在一張安樂椅的椅柄上，她的祖母般的，兩角起皺的小小的

嘴，微微地張了開來：

——那麼訓話呢？」她說。

——什麼訓話？」

——訓話……（哦，我的小情人，捏住我的手啊！）給那年青的新娘的訓話呀。誰來說那些訓話啊？」

——或許是在你年青的時候有這種訓話，但現在這已經是廢除了的陳套了。」那精神十足的老婦人把拳頭插在腰邊，說道：

——廢除了嗎？廢除了或是沒有廢除了，我的可憐的夏洛特，你怎樣能知道這些事情呢？你家屬中婚姻的事情是那麼地少啊！」

——哈！哈！哈！」那兩個奴才輕率地哄笑起來。

但是伯魯太太僅僅瞟了她們一眼，她們就目瞪口呆了。

——別鬧，別鬧，我的小天使們！你們各人都已經有了你們的地上的樂園了，

你們還要什麼呢？」

於是貝爾希太太便在那兩個婦人們的帶怒的頭間，伸出了一隻鎮撫憲兵的強大的手來。可是夏洛特已像一匹戰馬似地嗅出了吵架的氣味來。

——麗麗，如果你向我來尋釁，那是很容易的。看了你的年紀上面，我纔對你客氣，如果不是爲了這個原故，那麼……」

麗麗大笑着，從頭到脚都抖動了：

——如果不是爲了這原故，你早就該單爲了使我受打擊而結了婚，是嗎？呃，結婚不是一件困難的事！如果我的小情人成年了，我是立刻就可以和他結婚的！」

——不！」那忘記了吵嘴的夏洛特說。

——你聽着！……賽思特郡主，我的人兒！*Piccola principessa*——*Piccola principessa*，這就是我的小親王對我的稱呼！」〔譯者按：*Piccola Principessa* 意大利文，義爲「小

她撩起了裙子，把身子一轉，露出了一個掩住了她的踝骨的金腳釧。

「祇是……」她神祕地說下去，「他的父親……」

她喘不過氣來了，做了一個手勢叫那沉默的少年來說；那少年便說了，聲音又低又快，簡直像是背書：

「我的父親巴雷恩公爵要把我關到一個尼庵裏去，如果我和麗麗結婚……」

「關到尼庵裏去！」夏洛特·伯魯大聲說着。「把一個男子關到尼庵裏去！」

「把一個男子關到尼庵裏去！」貝爾希太太感慨深切地附和着。「天哪，這真是聞所未聞！」

「他們真是野蠻人，」阿爾同沙合着她的畸形的手嘆着。

萊阿突然地站了起來，不小心打翻了一個盛滿了酒的酒杯。

「這是白色的酒杯，」伯魯太太滿意地說。你會帶一些幸福給我的那對小夫妻呢。你向那裏跑？你的家裏着火了嗎？」

萊阿勉強露出一片狡猾的微笑：

「着火嗎？或許是的……噓！別說了，這是一件祕密……」

「是嗎？又有了嗎？沒有的事！」

夏洛特·伯魯切望地喋喋地說。

「我剛纔在想，你的神氣有點兩樣……」

「對啦，對啦，全盤說出來吧！」那三位老太太同聲地喊着。

「麗麗的襯棉花似的掌，阿爾同沙的畸形的手，和夏洛特·伯魯的堅硬的指，已抓住了萊阿的手，萊阿的袖子，萊阿的金絲提囊。她從那些手爪間擺脫了出來，還居然能揶揄地笑着說：

「不，還太早呢，說出來會把事情弄糟了！這是我的祕密！……」

於是她便跑到大門口去。可是她一走到門口，門忽然開了，走進了一個乾癟的

老頭子——一個談諧的木乃伊——把萊阿抱住了：

——萊阿，我的美人兒，和你的小培爾德密親一個嘴吧，否則我就不讓你過去！——

她又急又害怕地喊了一聲，掙脫了那抓住她的帶手套的枯骨，溜了出去。

在那在短促的黃昏中呈着青色的納伊的林蔭路中，和布洛涅林的小徑中，她都沒有給自己一點思索的時間。她輕輕地顫抖着，關上了汽車的玻璃窗。看見了她自己的整潔的屋子，她的桃色的臥房，和她的過度盛飾着傢俱和花的梳裝室之後，她纔安定下來：

——快些，露絲，給我臥房裏昇火。

——正像在冬天一樣，屋子裏都祇有七十度溫度。太太真不應該祇帶一條銀狐圍巾出去的。晚上是很容易受寒的。」

——立刻把湯婆子放到我的床裏去……至於晚飯呢，給我弄一大杯沖蛋黃的濃

咖啡，幾片烤麵包和葡萄……快點，孩子，我凍死了。我在納伊的那個雜貨鋪裏受了寒了……」

她躺在床上，咬緊了牙齒，不讓牠們打戰。床中的熱度弛解了她的僵硬了的筋肉，但是她總還沒有舒爽；汽車夫費里培的賬簿一直使她麻煩到喝咖啡的時候。她喝着起泡沫的熱咖啡，她把白葡萄一粒一粒地揀着，搖擺着那一長串在燈光之下呈着綠琥珀色的葡萄……

接着，她熄了她的床頭的燈，照她的老樣子躺下去，自在地仰臥着。

『我怎樣了？』

她又不安起來，戰慄起來。一扇空洞的門的影像纏住了他：左右有兩叢紅鼠尾草的廳門。

『這是病態，』她想着『一個人是不會爲了一扇門而陷於這種狀態的。』

她的眼前又現出了那三個老女人，麗麗的項頸 阿爾同沙太太二十年來到處隨

身帶着的土色的外套。

『在十年之後，在這三個老女人之中我像那一個呢？』

但是這種豫想並不使她害怕。然而，她的不安增大了。她想着這一個情景，想着那一個情景，勾起這一個回憶，勾起那一個回憶，努力想這樣來避開那扇左右有紅鼠尾草的空洞的門。她在她的床中煩悶着，輕輕地顫抖着。突然，有一種劇烈得使她起初以爲是體質上的不適，攪動着她，絞扭着她的嘴，從她胸頭榨出一片嘎聲的呼吸，一聲嗚咽，和一個名字：

——寶寶！——

她所不能立刻自制的眼淚，也跟着流出來了。等她能克制自己的時候，她便立刻坐了起來，拭着自己的臉兒，捻亮了燈。

『啊！好』她想着。『我懂了。』

她從床頭的小桌中拿了一個體溫表，把牠塞在她的腋下。



『三十七度。那麼這不是體質上的病了。我懂了。我在煩惱着。應該想一個辦法。』

她渴了一點水，下床來洗她的紅腫的眼睛，敷了粉，撥了一撥火爐，然後再上床去。她感到自己對於一個不認識的仇敵——苦痛——十分謹慎而擔心。三十年的舒適，可愛，常常多情而有時貪婪的生涯，剛剛離開了她，贖下了她，在近五十歲的時候，年青而又無防禦之道。她嘲笑着她自己，已不再感到她的苦痛了，却微笑着：

『我相信我剛纔是發瘋了。現在，我是很好了。』

可是，她的不期而然地開張來，又圍抱過來，去接受并庇護一個熟睡的頭的左臂的動作，又把她的一切苦痛召了回來；她一跳坐了起來。

——呢，這真有味兒了！」她嚴肅地高聲說。

她看了看鐘，時候還祇是十一點鐘。在她上面的樓上，那年老的露絲的輕輕的

脚步慢慢地走過，走到閣樓的扶梯邊，便聽不見了。萊阿忍住不叫那個低聲下氣的老處女來幫忙。

——啊！不要讓那些僕人們又有什麼閒話可講吧，可不是嗎？——

她又下床來，披上了一件很煖的縐棉衣，烘熱了她的脚。接着她把窗微微地開了一些，豎起了耳朵諦聽着。她聽什麼呢？她自己也不知道。一片更溫柔的濕氣已帶了雲來，附近的猶有樹葉的布洛涅林，一聲聲地歎息着。萊阿又把窗關上了，拿起了一份報紙，看着那份報的出版日期：

『十月二十六。自從寶寶結婚以來，到現在剛剛一個月了。』

她從來也不說：『自從愛德美結婚以來……』

她想像着寶寶，可是她還沒有把他的那個年青的妻子算做一個活人。栗色的眼睛，很美麗而不很鬆曲的灰色的頭髮，這便是萊阿所能想起的一切，其餘的便像一個在夢中見過的臉兒的輪廓似的，在她的記憶之中模糊了。

『在這個時候，他們無疑地是在意大利打得火一樣地熱。這，這與我有什麼關係？……』

她並不誇口。她所想像的那一對小夫妻的情景，她所描摹的那些放蕩的姿態，甚至那昏迷了一分鐘的寶寶的面容，那在他的無力的眼皮間的白光：這些實在都不能攪動她的好奇心或是嫉妒。反之，那動物性的癡癡，却又攻襲着她，使她彎身下去，看着那在珠灰色的壁板上的一個刻痕——寶寶的粗暴的標記……

『那隻在這裏留下牠的印跡的美麗的手，是永遠地離開你了……』

——我說得多麼好！你瞧那憂傷快要把我變成一個富有詩意的人了！

她踱着，坐下來，又上床去，等待天亮。在八點鐘的時候，露絲看見她坐在她的書案邊寫信。這種景象很使那老女僕不安。

——太太身體不適意嗎？

——就是這樣，露絲。你要曉得，年齡……醫生勸我換換空氣。你和我同去

嗎？在這裏，冬天的天氣一定不會好，我們要到南方去曬曬太陽。」

「那麼到那裏去呢？」

「你太喜歡管閑事了。祇把我的衣箱拿出來吧。把我的皮毯子拍乾淨了！……」

「太太帶了汽車去嗎？」

「大概是吧。我想來總一定要帶了去的。露絲，我是要舒舒服服的。你想吧，我一個人出發，這是一個愉快的旅行。」

在五日之前，萊阿在巴黎奔走着，寫信，打電報，收着從南方發來的電報和信。接着她便離開了巴黎，留了一封短短的信給伯魯太太。那封信雖然很短，她却寫了好多次纔寫成的。

「我親愛的夏洛特：

請你別恨我吧：我沒有向你告別就動身，又還沒有把我的那點點小祕密說出來。我祇是一個大癡子而已！……：哎！人生是短促的，那麼至少讓牠過得有趣一點吧。

我誠懇地向你請安。等那孩子回來的時候，請你代我向他表示致意。

你的改不好的萊阿。」

『附筆：你用不到費心去探問我的總管或是管門人，我家裏一個人也不知道。』

——我的寶貝，你知道我覺得你神氣不大好嗎？」

——那是因爲坐了一夜的火車的緣故，」寶寶簡短地回答。

伯魯太太不敢把自己的思想都說出來，她覺得他的兒子的樣子，已大大地改變了。

『他是……是呀，他是那麼地狠了，』她判斷着；於是她高聲說出來：

——那是因爲意大利的緣故！」

——你高興這樣說就這樣說吧，」寶寶讓步說。

母子兩個人剛一起吃過了他們的早餐，進早餐的那候，寶寶竟用了一些瀆神的讚詞把他的「門房的牛奶咖啡」稱賞了一番過。那是一種奶油咖啡，顏色呈着棕黃色，味兒很甜，是加了烤過的牛油麵包末，再在文火上燉的；那時那麵包末便慢慢地變成棕黃色，而在咖啡的上面罩着一層多水份的表皮了。

他雖然穿着白羊毛的睡衣，可是總還覺得冷，他用手臂抱着膝。那個一心想討兒子的歡喜的夏洛特·伯魯，穿了一件金盞花色的便衣，戴着一頂緊裹着鬚角，又使她的臉兒呈着凶相的晨帽。

因為她的兒子望着她，她便作嬌地說：

——你瞧，我照着老婆婆的式樣打扮啊！不久我還要再在頭髮上撲粉呢。你歡喜這種帽子嗎？這是十八世紀的樣式，是嗎？像是杜·巴麗或是彭芭杜所戴的那種樣子，嗯？我的樣子像什麼？」

——你的樣子像一個老囚徒，寶寶回答她。「你不應該不預先關照別人就戴

着這一類的東西的。」

她呻吟着，接着便哄笑出來：

「哈！哈！你的嘴真刻毒！」

但是他却並不笑，祇望着園子裏昨夜落在草地上的薄薄的雪。祇有他的頸上的筋肉的幾乎看不出的抽動，洩漏出他的神經質。那受了脅嚇的伯魯太太也照他一樣地沉默着。一陣隱隱的鈴聲響着。

——愛德美在那兒按鈴要早餐了，「伯魯太太說。

寶寶並不回答。

——寒暑表怎樣了？這裏多麼冷！」他過了一會兒這樣說。

——那是因爲意大利的緣故啊！」伯魯太太詩意似地又說了一次。「你眼裏心裏都滿帶着太陽回到這裏來！你落到了北極圈裏！北極圈裏！大麗花還開不到一個禮拜！可是你不要急躁吧，我的寶貝。你的窠已在造起來了，如果建築師不害傷寒



病，現在早就可以造好了。我已預先關照過他，我祇少對他說過二十次了：『沙伐龍先生……』」

那個已向窗邊走過去的寶寶，突然轉過身來：

——那封信是什麼時候發的？」

伯魯太太張開了她的孩子似的大眼睛：

——什麼信？」

——你剛纔給我看的那封萊阿的信。」

——那封信上沒有寫日期，我的寶貝，但是我是在我的十月的最後一次接應日的前一天收到牠的。」

——好。你不知道那個人是誰嗎？」

——我的寶貝，什麼『那個人』？」

——那個人，——就是和她同去的那個人阿。——

伯魯太太的坦白的臉兒變成刁滑的了：

——不知道。你想吧！一個人也不曉得！老麗麗是在西西里島，那些太太們之中又沒有一個人得到風聲！這是一個神祕，一個深深的神祕！然而，你是知道我的，我却東拚西湊地收集了一些消息……」

萊阿的黑色的瞳子在他的眼白上轉動着。

——一些什麼消息？」

——那是關於一個青年人的……，」伯魯太太輕聲說。「一個青年人……不大  
有價值的，你懂嗎？……可是長得很漂亮！」

她胡說着，選着最下等的臆測。寶寶聳着肩：

——啊！……長得很漂亮！可憐的萊阿，我可以想見那個人，多份是一個老闊那種派頭的小流氓，腕上生着黑毛，手是濕的……呢，我又要上床去睡了，你使我倦起來了。」

他曳着拖鞋回臥室去，可是還在長長的走廊中和屋子中的大柱子邊延躇着，好像這是他第一個發現似的。他撞在大肚子的衣櫃上，吃了一驚：

——他媽的，想不到這裏有一個櫃……啊！是了，我迷迷糊糊地記起來了……那個傢伙呢，那個傢伙究竟是誰呢？」

他問着一個掛在一個寶寶也忘記了的彩色的磁盆旁的，陰慘慘地嵌在一個黑色的木框子裏的放大的照相。

伯魯太太住到這屋子裏以來已有二十五年了。她把她的可笑的和蒐刮的本性底不斷的錯誤，都維持着原狀。「你的屋子簡直像一個會變成澳洲野狗的螞蟻的窠，」那個歡喜繪畫，并且特別歡喜新派的畫家的老麗麗這樣責備她。聽了這種話的時候，伯魯太太總這樣答辯：

——好好的爲什麼要去動牠呢？」

如果要把一道水綠色的走廊——醫院裏的綠走廊，萊阿說——刷新過，那麼夏

洛特·伯魯仍舊要把牠漆成水綠色的，如要換過一個長沙發的柘榴色的天鵝絨，那麼她還是要東奔西走地尋那同樣顏色的天鵝絨的……

寶寶在一間更衣室的開着的門口站住了。一張紅色的大理石的洗臉檯上裝着兩個還刻着名字的白色的臉盆，兩個電燈開關器垂着兩串百合花形的鏈條。寶寶把肩一直聳到他的耳邊，好像有一陣冷風吹過來似的。

——天老爺，這個古董鋪多麼難看！」

他又跨着大步子走着。在他邁着大步走着的走廊盡處的窗戶，是鑲着紅色和黃色的玻璃的。

——還有這些東西！」他喃喃地說。

他向左轉，也不先叩一下，使勁地開了一扇門——他從前的臥室的門。一聲小小的呼喊聲從床上發了出來。愛德美在床上吃完了早餐。

寶寶關上了門，並不走到床邊去，遠遠地凝看着那個年青的女子。

——「早安，」她微笑着向他說。「你好像看見我在這裏十分詫異似的！」

外面的雪的反光用一種沈著的青色的光映着她。她的灰棕色的鬚髮是蓬鬆着，却披不到她的漂亮的向下垂的肩頭。有了她的那種像她的睡衣一樣，又紅又白的頰兒，她的被疲倦所變成蒼白的桃色的嘴，她便像是一張放在很遠的地方的還沒有畫成的新圖畫了。

——「弗萊特，對我說早安啊！」她固執地說。

他在他的妻子的旁邊坐了下來，把她抱在懷裏。她慢慢地曳着寶寶倒臥下去。他支身在肘子上，以便仔細看看這個疲倦所不能使之憔悴的那麼新鮮的生物。她的一條皺紋也沒有的充盈的下眼皮，以及她的油光光的頰，都使他十分有興味。

——「你幾歲了？」他突然問。

愛德美張開了她的那一雙溫柔地閉下去的眼睛。寶寶看見了她的瞳子的栗色，她的被微笑所露出來的方方的小牙齒：

「哦！到正月初五，我就是十九歲了，你想一想吧！……」

他突然地抽出了他的臂膊，於是那個女人便像一條丟開的綬帶似地滑到床底裏去。

——十九歲，這真是奇蹟！你知道我已過了二十五歲了嗎？」

——我當然知道囉，弗萊特……」

他從床頭小案上取了一面小手鏡，照着自己：

——二十五歲！」

二十五歲，還是一張好像不變的，白雲石一般的臉兒。二十五歲，可是在眼睛的外面的兩角上，在眼睛的下面，却有兩條像是古代雕像家所雕在眼睛邊的線紋，那是祇有在陽光之下看得出的線紋，兩條由一隻那麼有力那麼輕巧的手所刻出來的刀痕……他放下了那面手鏡：

——你比我更年輕，」他對愛德美說，「這真使我覺得奇怪。」

——我却不然！

她是用一種辛辣而有含意的聲音說出這句答話來的。寶寶却儘管說他自己的話：

——你知道我爲什麼有美麗的眼睛嗎？」他十分認真地問她。

——不知道，」愛德美說。「或許是因爲我愛牠們吧。」

——別做詩了，」寶寶聳了聳肩說。「那是因爲我的眼睛的形狀像鰈魚。」

——像什麼？」

——像鰈魚。」

他坐在她身邊指點給她看。

——你瞧，這裏，靠近鼻子的這一角，是鰈魚的頭。上面的這條曲線，是鰈魚的脊，而下面這條比較直一點的線，是鰈魚的肚子。而這一直向我的鬚角伸過去的眼睛，是鰈魚的尾。」

「啊？」

「正是。如果我生着一雙箬魚形的眼睛，那上面的線和下面的線同樣彎曲的眼睛，我便會有傻頭傻腦的神氣了。就是這樣。你是中學校的畢業生，你懂得這些嗎？」

「不，我認爲……」

她閉了嘴，一聲也不響，因爲他的話是堂堂皇皇的，還使這一種故作驚人的口氣，好像是說慣了大話似的。

『有的時候他竟像一個野蠻人，』她想着，『是一種林莽中的野人嗎？可是他既不知道植物又不知道動物，而且有時候他好像竟連人類也不知道……』

寶寶貼對着她坐着，用臂膊托住了她的肩，用閑空的手指玩弄着愛德美的項圈上的又美麗，又圓，又齊的小珠子。她呼吸着寶寶所灑得太多的香水的香味，像一朵放在太熱的房間裏的薔薇似地，沉醉地攤了下去。



——弗萊特……來睡吧……我們都疲倦了……」

他好像沒有聽見她的話。他用一種固執而憂慮的眼色呆看着項圈上的珠子。

——弗萊特……」

他打一個寒噤，站了起來，發狂似地脫了他的睡衣，赤身跳到床裏去，在一個還露出着嫩鎖骨的年輕的肩頭找尋着安放他的頭的地方。愛德美曲着她的腰，張開她的臂膊，隨他擺佈着，寶寶閉了眼睛，一動也不動了。她小心地清醒着，被他壓得有點氣喘。她以為他已經睡着了。可是過了一會兒他又一跳轉過背去，學着一個熟睡的人的鼾聲，卷着被滾到床的那一邊去了。

「這是他的習慣，」愛德美想。

她準得整個冬天在這間有四扇窗戶的，形的房間裏醒着。昂利馬丹街的新屋子還遲遲沒有落成，一則是因為天時太壞，二則是因為寶寶花樣太多——他要添造一

間中國式的客廳，一個地下的游泳池和一個健身房。建築師反對的時候，他便這樣回答：『我不管。大爺有錢，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價錢多少我不在乎。』但是，他總時常很沒趣地聽到這句別人批評他的話：『伯魯少爺是一毛也不拔的。』實際上，他是常常帶着使營造師都不禁佩服的一種出人不意的敏捷，一種數字的準確的記憶，和營造師們談論着建築材料的批發價格的。

他雖則表顯得可以順着他的年青的妻子辦，雖則有時因為自己也沒有把握而向工人發着簡單的吩咐，然而他總不大去和他的妻子相商。她發現他是本能地知道如何配合色彩的，但却藐視形式的美和風格的一切的特點。

——你的頭腦被那些東西弄糊塗了，呃……愛德美。要造一間吸煙室嗎？不錯，這就是一間吸煙室啊：牆是青色的，那種什麼也不怕的青色。地氈是紫色的，那種知道青色是什麼也不怕的紫色。其次，在這裏面，儘管大膽安排着黑色或金色的傢具和裝飾品。——

——是的，你說得不錯，弗萊特。可是這些漂亮的顏色未免有點陰悽悽吧。這樣，屋子裏便不會有優美的風度了；如果有一點鮮明的調子，譬如說放一個白色的雕像或是花瓶吧……」

——不成，」他有點粗暴地打斷了她的話。「白色的花瓶，就是脫光了衣服的我。別忘記放一個靠墊，一個枕頭，或是一個類似赭黃色的坐褥，讓我可以吸煙室裏脫光了衣服的時候滾一滾。」

她暗自起着惡感又受着引誘，心中充滿了那些把他們未來的住宅轉變為一種莫名其妙的宮殿，轉變為一種供奉寶寶的寺院的奇怪的景像。但是她並不和他爭執，祇低聲下氣地要求給她個人安排『小小的一角』，讓她可以掛她的珍貴的小小的裝飾品——那是一塊白地的綴錦，是瑪麗·蘿兒的禮物。

這個藏着一個雖則年青却已老練的意志的低聲下氣，使她在她的婆婆家裏住了四個月，使她在這四個月之中破了那每日想捉住她的平靜，她的易感成的快活和她

的圓滑態度的，不斷的埋伏和陷阱；那位因為和這樣溫柔的一個犧牲者接近而興奮着的伯魯太太，頭腦有點糊塗了，她無目的地放着矢，亂咬着。

——冷靜點吧，伯魯太太，寶寶不時地說。「如果你現在不收住，明年冬天就沒有人和你來胡扯了。」

愛德美用她的有恐懼和感謝同時顫動着的眼睛望着她的丈夫，努力不儘想着伯魯太太，努力不儘看伯魯太太。有一天晚上，在吃晚飯的時候，夏洛特好像糊塗了似地，隔着放在桌子中央的那盆菊花，把愛德美的名字錯喚作萊阿，這樣地竟喚錯了三次。寶寶放下了他的惡魔似的眉毛：

——伯魯太太，我想你的記心已經壞了。那一定要隔絕治療，是啊？」

夏洛特·伯魯沉默了一個星期，但是愛德美却從來也不敢問她的丈夫：「你是爲了我而發脾氣嗎？你庇護的真是我嗎？不是另外一個女人，在我以前的那個女人嗎？」

她的童年時代，她的青春時代，已教她學會了忍耐，希望，沈默，對付別人的巧妙的方法，和囚徒的本領。那漂亮的瑪麗·蘿兒是從來也沒有罵過她的女兒：她乾脆就責罰她。她從來沒有對她發過一句厲害的話，但她也從來沒有對她說過一句溫柔的話。她先是嘗着孤獨，接着嘗着寄宿舍的生活，接着又嘗着幾個假期的寂寞，嘗着她自己美麗的房裏的幽閉的味兒；最後，當她的那太美麗的母親的眼睛，在她的身上瞥見了另一種美——十分動人的，像是受着壓制的怯生生的美——的曙光的時候，她母親便威脅着她結婚，不論和誰結婚……和那個無感覺的黃金和象牙的母親比起來，夏洛特·伯魯的圓潤的刁惡就簡直像是薔薇花了……

——「你怕我的母親嗎？」有一天晚上寶寶問她。

愛德美微笑着，淡然地撇了一撇嘴。

——「怕嗎？不。一扇軋軋作聲的門會使人驚跳起來，却不會使人害怕。我所怕的是草中的蛇……」

——瑪麗·蘿兒簡直是一條蛇，是嗎？」

——簡直是的。」

他等待着她說出些心腹之話來，可是她並沒有說，他用臂膊圍着他的妻子的瘦瘦的肩：

——我們有點兒像孤兒，是嗎？」

——是呀，我們是孤兒！我們是那麼可愛的孤兒！」

她緊貼着他。大廳裏祇有他們兩個人。伯魯太太是在樓上，用寶寶的話說起來，她是在那裏配合第二天使用的毒藥。在玻璃窗外面格外寒冷的黑夜，像一片池水似地映出了傢具和燈。愛德美委身在這個陌生人的懷裏，有了一種溫暖和有依靠的感覺。可是當她抬起頭來的時候，她突然驚呼起來，因為他把頭向掛燈仰着，呈着莊嚴而絕望的臉色，眼睛微微地閉着，那被眼皮夾住的兩滴眼淚，在他的睫毛間凝留着，發着光……

——寶寶，寶寶，你怎樣了？」

她不由自主地喊出這個她不願意喊的太親切的綽號來。他昏迷地應着這呼聲，把他的目光移到她身上去。

——寶寶！天啊，我害怕……你倒底怎樣了？……」

他把她稍稍推開了一點，扶住她的臂膊，使她面對着他。

——啊！啊！這孩子……這孩子……你害怕什麼啊？」

他用他的那雙有了眼淚益顯得美麗的，平靜，難測而張大着的天鵝絨一般的眼晴，凝視着她。愛德美正想懇求他不要說話的時候，他已經說了：

——我們多麼痴呆……這種我們是孤兒的念頭……這真傻。這是那麼地實在……

他恢復了他的滑稽的若有其事的神氣，她也安堵了下來，知道他現在不會再說下去了。在開始小心翼翼地熄滅那些掛燈上的蠟燭的時候，他帶着一種非常天真，或是

非常狡猾的自滿的態度，向愛德美轉身過去說：

——噲，我爲什麼不能像別人一樣地也心軟呢？」





——你在那兒幹什麼？」

寶寶問的雖然很輕，可是他的聲音已使她向前撲了一撲，好像推了她一下一樣。直立在一張敞開的書案旁邊，她把她的手按在一些漫亂的紙片上。

——我在整理……」她用一種柔婉的聲音說。

她舉起一隻手來，那隻手在空中停住了，好像麻痺了似的。接着她好像清醒了，不再說謊了：

——聽着，弗萊特……你曾經對我說過，你不願意親自照料那些要搬到我們的

新屋子裏去的東西：這間屋裏的一切東西，這些傢具……我誠心想替你來整理，收拾……，接着，我起了一個好奇心，引誘，壞念頭……壞念頭……我請求你原諒我。我接觸到一些不是屬於我的東西。」

她大膽地戰顫着，等待着。他垂倒了頭站着，握緊了拳頭，擺着一個威脅的姿勢，但是他的神氣却好像沒有看見他的妻子。他的目光是那麼地朦朧，當時使她不禁勾起了她在從前和一個盲人談話時的記憶……

——啊！是了，」他終於說了。「你在找尋着……你在找尋着情書。」

她並不否認

——你在找尋着我的情書！」

他拙劣而勉強地笑着。愛德美碰了一個釘子，臉也紅了：

——你當然覺得我傻囉。你並不是那種不把這些東西藏好或是燒掉的人。可

是，總之這是我沒有關係的。我得我份所應得的罷了。你不會記怨嗎，弗萊

「特？」

她稍稍使了一點勁兒懇求着，撅着嘴，臉兒的上半部遮在蓬鬆的髮影裏，做着討人憐愛的樣子。可是寶寶卻沒有改變姿態；她第一次看見他的沒有色之深淺的美麗的臉兒，染上了一層冬季的白薔薇的蒼白色，又注意到他的頰兒的橢圓形已消瘦了。

——情書……」寶寶又說了。「那真使人煩惱！」

他向前走了一步，抓了一手把的紙片，一張張地撒散着。明信片，飯店的賬單，進出商人的信，一夜相逢以後便不復相見的舞女們的電報，食客朋友的快信，三行，五行；幾張劃着伯魯太太的刀一般的書法的窄狹的信紙。

寶寶向他的妻子轉身過去：

——我沒有情書。」

——哦！」她抗議着，「你爲什麼要……」

——我沒有，「他打斷她的話說。「你不能懂得。我一直到現在也沒有注意過。我是不會有情書的，因為……」

他停住了。

——啊！等一會兒，等一會兒。我記起來了，有一回，我不願意到蒲爾蒲勒去，於是……等一會兒，等一會兒……」

他抽開抽屜來，熱狂地把紙片拋在地毯上。

——真糟糕，我把牠弄到那裏去了？我明明記得是左手上面的那隻抽屜中的……不……」

他粗暴地關上了那些空抽屜，凝重地望着愛德美：

——你一點什麼都沒有找到嗎？有一封信，開始寫着：『不，我不煩悶。我們很應該每月分離一個星期，』後面寫着些什麼關於一棵攀到窗上的忍冬樹的事，這樣的一封信你沒有拿吧？……』

他祇因為怕他的回憶使他露出本來面目而沒有說下去，他劃了一個不耐煩的手勢。那僵硬而細瘦的愛德美，在他面前並不軟弱下去。

——沒有，沒有，我什麼都沒有『拿』；」她斬釘截鐵地說。「我從什麼時候起可以『拿』的呢？一封在你是那麼寶貴的信，你難道會亂丟的嗎？這樣的一封信，我是用不到問是不是萊阿寄來的了！」

他顫動着，祇是很輕微地。並沒有愛德美意料中那麼厲害。一片浮動着的淡淡的微笑，飄到了他的不動聲色的美麗的臉上；頭向旁邊側着，凝住了眼睛，彎彎的嘴微開着，他或許是在聽一個名字的回聲……愛德美的整個年青而未受過好訓練的戀愛的力，突然爆裂而為呼喊，眼淚，絞扭着或張開來抓人的手的手勢了：

——走吧！我恨你！你從來也沒有愛我過！你從此以後不要來管我了，就像沒有我這個人一樣！你傷了我的心，你不把我放在眼裏，你是一個粗魯的人，你是……你是……你祇想着那個老女人！你有病態的趣味，變態的趣味……你不愛我！我

常常問着自己：你爲什爲和我結了婚？……你是……你是……」

她像一隻被縛住了項頸的野獸似地搖動着她的頭，而當她昂起頭來抽噎着吸氣的時候，她的項圈上的乳白色的勻整的小珠子閃耀着。寶寶呆看着那個可愛的頸子的無秩序的起伏喘動，絞扭着的兩隻手，而特別是那些眼淚，那些眼淚……他從前沒有看見過那樣多的眼淚……誰曾在他的面前爲了他而哭過呢？一個人也沒有……伯魯太太嗎？『但是，』他想，『伯魯太太的眼淚，那是不能算數的……』萊阿嗎？……不。他在他的最隱祕的記憶中找尋着一隻不單是閃着歡樂，狡猾和有點挪揄的柔情的，青色的真誠的眼睛……這個在他面前掙扎着的少婦，流了多少的眼淚啊！爲什麼要流這樣許多的眼淚？他不懂得。然而他總還伸出他的手臂去；而當愛德美或許怕他動盪而退後去的時候，他把他的染着香味的柔輕的美麗的手，放在她的頭上，撫着那雜亂的頭，同時還努力模倣做着那他所聽過的聲音和字眼——他是知道那些聲音和字眼力量的：

——噲……噲……這算什麼……這算什麼……噲……」

愛德美突然倒在一張沙發上，全身滾了上去，便開始狂亂地嗚咽起來，聲音好像是哄笑的激浪和快樂的怒潮。她的曲屈着的優美的身體，爲哀傷，妒忌的愛，怒氣和不自知的卑屈所激，不住地聳動着；然而，像一個在格鬪中的角抵者似地，像一個在波浪中的游泳者似地，她覺得自己浸在一種天然而苦惱的新的境地之中。

她哭了很長久，經過了許多平靜的時間（在那時間中她還全身顫動，抽噎），纔慢慢地恢復了原狀。寶寶坐在她旁邊，繼續撫摩着她的頭髮。他已過了他自己的感情的最高點，覺得厭煩起來了。他望了一眼那斜躺在沙發上的愛德美，他不歡喜這衣衫翻起着，肩巾披散着的伸着的身體，加重了這間房中的凌亂。

雖則他是那麼輕地洩出他的悶氣，她却已聽見了；她翻身起來。

——是的，」她說，「我使你不舒服……啊！不如……」



他打斷了她，怕她又說出一大套話來：

——不是的，但是我不知道你要的是什麼。」

——怎樣，我所要的……怎樣，我所……」

她抬起了她的依然還濕着眼淚的臉兒來。

——聽我說。」

他握住了她的手。她想擺脫掉。

——不，不，我認真這個聲音！你又要來對我說那種我不願意懂得的話了！你開始發出這種聲音，擺出這種臉嘴來的時候，我就知道你又要向我來證明你有海緋鯉形的眼睛，和仰天的；字形的嘴了！不，不，我不要！」

她孩子氣地攻訐着，寶寶感到他們兩人都很年青而放寬了心。他搖着那雙被他握住的溫暖的手。

——可是你聽我說吧！天呀，我真想知道你責備我什麼！難道我晚上背着你出

門去吧？沒有！難道我白天常常離開你嗎？可是我和別人祕密通信嗎？」

——我不知道……我並沒有這樣想……」

他把她像一個洋娃娃似地左右地轉動着。

——難道，我有一間另外的臥房嗎？難道我沒有好好地向你求愛嗎？」

她躊躇着，微微有點疑惑地微笑着。

——弗萊特，你就把這個稱爲愛嗎？……」

——還有別的字眼，但是你辨別不出牠們的細微曲折。」

——你所謂愛……（這難道不是可能的嗎？）或許祇是……一種的……道辭

吧？」

她又急忙補說着：

——弗萊特，我是總括地說，你懂嗎？……我說，這是『可能的』在某種情況

之下……」

他放了愛德美的手，冷然地說：

——這，這是蠢話。」

——爲什麼？」她用一種微弱的聲音問。

他走開了幾步，頭仰着天，吹着口哨。接着，他又走到他的妻子的身邊去，好像她是一個陌生人似地從頭到腳看着她。一隻兇暴的野獸，爲要使人恐嚇起見，是不必一定要奔跳的，——愛德美看見他的鼻孔是張大着，他的鼻尖是發着白色。

——哼！……」他望着他的妻子喘着氣說。

他聳了，一聳肩，又走了開去。走到了房間的盡頭，他又回了過來。

——哼！……」他又說，「這成什麼話！」

——怎樣？」

——這成什麼話。真是不要臉！」

她暴怒地站了起來：

「弗萊特，」她喊着，「別再用這種口氣對我說話！你把我當做什麼人？」  
——當做說蠢話的人；我不是已經對你說過了嗎？」

他用他的堅硬的食指觸着她的肩，她好像被狠狠地刺了一刀。

——你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你難道沒有聽見過：『毋戲火』這種諺語嗎？」

——我聽見過，」她機械地說。

——是呀，別拿火來玩耍。那就是說不要在一個男子的……這樣說吧……一個男子的寵遇裏傷了他。你在我對你的戀愛裏傷了我……你在我的寵遇裏傷了我……」

——你……你說話的口氣真像一個娼婦！」她啞啞地說。

她紅着臉，失去了她的自制力。她恨他老是擺着蒼白的臉色，老是保持着一種比別人優越的神氣。——那優越的完全的祕密，是藏在他的頭的姿態中，他的腿的穩重中，他的肩和臂的洒落中的。

堅硬的食指又觸着愛德美的肩。

——對不起，對不起。我倒要叫您吃驚一下：正相反，我倒說您說話的態度像一個娼婦。在鑑別那些事情方面，我是一個老手。一個「娼婦」，那就是一個安排取過於與的女人。你懂嗎？」

她特別聽出他對她的稱呼客氣起來，不稱你而稱您了。

——十九歲，潔白的皮膚，發着香草氣味的頭髮；而在床上，閉緊的眼睛和毫無動作的手臂：這都是很漂亮的，可是這是很希罕的嗎？你以為這是希罕的嗎？」

她每聽見一個字眼打一個寒噤，每一個聲都喚醒她去作那女性對男性的決鬪。

——這可能是希罕的，「她用一種堅決的聲音說，「可是你怎樣會知道這些的呢？」

他並不回答，於是她急忙先說下去：

——我呢，「她說，「我在意大利看見過些比你更美的男子。美男子滿街都有。

我的十九歲的價值和別一個女孩子的十九歲相等，一個漂亮的男子的價值和別一個漂亮的男子相等，算了吧，算了吧，什麼都有法子可想的……在現在這種時代，結婚並不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與其這樣地鬧下去……」

他用一種差不多是慈悲的搖頭攔住了她的話：

——啊！可憐的孩子……事情沒有這樣簡單……」

——爲什麼？祇要肯出錢，離婚是很快的。」

她用一種苦痛的脫逃了的女學生的斷然的神氣說着。她的從前額向後披散的頭髮，她的頰兒的柔和而包緊的輪廓，使她的焦急而聰敏的眼睛，她的不幸女子的眼睛，她的在一個無決斷的臉上的成熟而確定的眼睛，顯得格外幽暗了。

——那是無濟於事的，」寶寶說。

——爲什麼呢？」

——因爲……」

他垂倒了他的前額，把眉毛分成了兩隻尖尖的翼翅，閉攏了眼睛，接着又把眼睛張開了，好像他剛嚙了一口苦水似的：

——因爲你愛我……」

她祇注意着那重復回來的親暱的「你，你」的稱呼：特別是他的深沈而有一點窒息的聲音，他們快樂的時候的他的聲音。她心中暗自同意着：『這倒是真的，我愛他；現在我們真沒有辦法。』

晚飯的鐘聲在花園中響着；那是一口在伯魯太太以前就有了的太小的鐘，一口悲哀而嘹亮的下省孤兒院的鐘。愛德美打了一個寒噤：

——哦！我不喜歡這口鐘……」

——是嗎？——寶寶心不在焉地說。

——將來我們搬到新屋子裏去的時候，吃飯不要打鐘，却叫人來通報。我們的家裏是不能用這種寄宿舍的辦法的；你瞧着吧，在我們家裏……」

她在那醫院式的綠色的廊中一邊走一邊說，並不回過頭去，既不看見那在她後面的寶寶對於她的最後那幾句話的野蠻的注意，也不看見他的啞然的微笑。





他受着祇有在無定踪的濕風中，在小園的土香中嘗得到的那種陰鬱的春天的刺戟，輕快地走着。鋪子的陳列窗中的鏡子，在他走過的時候，不時地提醒他是戴着一頂一直壓到右眼的合式的呢帽，穿着一件寬大的輕大氅，套着一雙顏色鮮明的大手套，打着一個赭石色的領結。女子們的沉默的嗟歎追隨着他，老實一點的女人呆看着他，公然地出了神。但是寶寶在街路上從前也不看女人。他對裝飾師發了幾個矛盾的，但是却用主人的口氣說的命令，便離開了他的在昂利馬丹街的新居。

在街路的口子上，他深深地呼吸着那駕着西風的又濕又重的羽翼飛來的，布洛

溼林的草木的香味，加緊了步子向陀芬門而去。幾分鐘之間，他走到了蒲欲街口，突然停了下來。六個月以來，他腳踏着這條稔熟的路，這還是第一次。他解開了他的大氅的鈕子。〔譯者接：萊阿的住所是在蒲欲街。〕

——我走得太快了，」他想着。

他又走上前去，接着又停了下來；這一次，他的眼光凝在一點清晰的點子上：在五十米突遠近的地方，那個禿頂的管門人曷奈思特，萊阿的管門人，手裏拿着一塊擦銅布，正在萊阿的住宅前擦柵門上的銅皮。寶寶開始一邊走一邊哼起曲子來，可是他覺出他的聲音是不會哼曲子的，便不作聲了。

——好嗎，曷奈思特？老是那麼勤懇嗎？」

那管門人微笑着。

——伯魯少爺！我看見少爺心裏真快活。少爺一點兒也沒有變樣子。」

你也沒有變樣子啊，曷奈思特。太太好嗎？」

他背轉了臉兒說着話，眼睛祇望着那二層樓上的緊閉着的百葉窗。

——我想大概總很好吧。少爺；我們祇收到了幾張明信片。」

——從那裏寄來的？是從比亞里支寄來的吧？」

——我想不是吧，少爺。」

——太太在什麼地方呢？」

——這件事我很難回答少爺：太太的信件——簡直一點也沒有——我們是轉寄

給太太的代辦的。」

寶寶取出他的錢囊來，裝腔作勢的望着曷奈思特。

——哦，伯魯少爺，我們之間還提得到錢嗎？你也不會這麼辦的。一個什麼也

不知道的人，就是給他一千法郎也說不出什麼話來的。少爺可要太太的代辦的地

址？」

——不用，謝謝你。那麼她什麼時候回來呢？」

曷奈思特分開了他的臂膊：

——這又是一個我回答不出的問題！或許是明天，或許是在一月之後……你瞧，我不過是說說罷了。太太的事是沒有準兒的。如果你現在對我說：『你瞧她在街口拐彎過來了，』我也不會覺得奇怪的。』

寶寶回過頭去，望着街口拐角的地方。

——伯魯少爺祇問我這點點事嗎？少爺是散步經過此地的嗎？天氣真好……』

——沒別的事，謝謝你，曷奈思特。再見吧，曷奈思特。』

——少爺如果有事，小人無不效勞。』

寶寶一直走到維克多·雨果廣場，一邊走一邊提着他的手杖。他顛躓了兩次，險一險要跌倒，正像那些覺得自己後面有人偵探着似的。走到了地道電車入口的鐵欄杆邊的時候，他倚身在欄杆上，望着下面黑色和桃色的影子，覺得自己是十分疲乏了。當他重複挺起身子來的時候，他看見人們已在點廣場上的瓦斯燈，而夜也把

一切的東西都籠罩上一層青色了。

——不，不會這樣的……我一定生病了！」

他已陷入到一個深深的夢想之中，現在很困難地振作精神。必要的話終於回到他心頭來了。

——噲 噲，好上帝……小伯魯，我的好朋友，你越出軌道了嗎？你不知道這是回家去的時候了嗎？」

最後這句話勾起了那一小時已儘夠驅除了的幻想：一間方形的臥房，寶寶從兒時起就住着的大臥房，一個面窗直立着的憂慮的少婦，和那被一盞馬文諦尼酒所軟化了的夏洛特·伯魯……

——啊！不，」他高聲說。「不……這已經完了。」

他的手杖一動，一輛汽車停下來了。

——到……呃……到青龍飯店去。」

在提琴聲中，他穿過了那間浴着那他覺得太刺戟的強烈的電燈光的酒排間。一個侍者頭目認出了他；寶寶和他握了一握手。在他前面，一個瘦長的少年站了起來，寶寶溫和地太息着：

——啊！德蒙！我多麼地想看見你！你怎樣了！——

他們選定的那張桌子上，放着一叢桃色的丁香花。一隻小小的手，一根大的帽子上的飾羽，在鄰桌上向寶寶搖動着。

——這是小妞兒，——德蒙伯爵告訴他……

寶寶已不記得小妞兒了，但是他却向那根大冠羽微笑着，也不站起來。用一把廣告紙扇碰了碰那隻伸出來的小手。接着，他帶着他的征服者的最莊嚴的神氣，睨着一對他不認識的夫妻，因為那妻子自從寶寶在她不遠的地方坐了下來之後，竟連吃飯也忘記了。

——那個傢伙，他生着一副忘八的臉嘴，可不是嗎？」

爲了說這句話起見，他彎身湊到他的朋友的耳邊去，在他的目光中的快樂，像溢出來的眼淚似地閃着光。

「自從你結婚以來，你喝什麼？」德豪問。「你喝甘菊茶嗎？」

——喝保麥利酒，」寶寶說。

——在保麥利酒以前呢？」

——以前以後，都喝保麥利酒！」

於是他張大了鼻孔，在他的記憶中吸着那萊阿單爲他而備的，一八八九年的陳香檳酒的，有薔薇花的香味的泡沫。

他叫了一客放工的女帽商吃的客飯：冷魚，炙鳥，用紅色的酸冰淇淋做餡子的火熟的糕……

——哼哈，」那小妞兒向寶寶搖着一朵桃色的丁香花，口裏這樣喊着。



——「哼哈，」寶寶舉起了他的酒杯回答。

壁上的英國掛鐘鳴了八下。

——「哦！糟糕，」寶寶喃喃地說。「德蒙，勞駕請你去打一個電話。」  
德蒙的蒼白的眼睛閃着詫異的光。

——去搖一個電話到華格倫一七〇八號，請我的媽接電話，對她說我們在一塊兒吃飯。」

如果你的太太來接電話呢？」

照樣這麼對她說。你要曉得，我是很自由的。我已把她訓練好了。」

他喝得很多，吃得很多，裝着嚴肅而厭倦的神氣。可是一點輕微的笑聲，一點碰酒杯的聲音，一點發膩的華爾茲舞樂，已足夠激起了他的快樂。光亮的板壁上的深青色，使他回憶起那當太青的海在正午的太陽的金光之下呈着幽暗之色的時候的，南方的黎維愛拉。他忘記了他的美男子的儀式的冷淡，開始用那職業的目光掃

着他對面的那個棕髮的女人。那女人被他的目光一掃，就混身打起寒噤來了。

——萊阿呢？」德蒙突然問。

寶寶並不戰慄，他在想着萊阿。

——萊阿嗎？她在南方。」

——你和她已經沒有關係了嗎？」

寶寶把他自己的一個指頭放在袖空裏。

——哦，當然囉，你是懂得的。我們已很漂亮地，好好地離開了。不能一輩子這樣弄下去。多麼聰明可愛的女人啊，老兄……況且你自己也曉得她的！很大方……真是少有的。老兄，我老實說，如果沒有年齡的問題……然而却有年齡的問題，可不是嗎？……」

——當然囉，」德蒙打斷了他的話。

這個深知自己的艱苦的食客生涯的，眼睛暗淡無色的青年，剛纔起了一個好奇

心，可是他立刻覺出了，便暗暗地責備着自己，好像那是一個過失。可是那個周到而喝醉的寶寶，却不停地談着萊阿。他說着些染了既婚者的明達的味兒的，很有理的話。他誇張着結婚，但也不抹煞了萊阿的美德。他歌唱他的少年妻子的柔順，以便找一個機會來批評萊阿的胸有成竹的性情：『啊！那個傢伙，我可以矢口對你說，她有她自己的思想！』他愈說愈起勁，什麼都說了出來，對於萊阿，他竟拿出苛刻和不客氣的態度來。而當他隱蔽在那受苦的情人的狐疑所唆使他的傻話的後面，滔滔不絕地說着的時候，他慢慢地嘗着那肆無忌憚地談着她的，無上的快樂。然而，因為他在心頭是稱揚着一切對於她的記憶的，如果說得再過分一點，他就會污損了他六個月以來沒有痛快地說過的那個萊阿的溫柔的名字，污損了他所保留着的那個爲了他而失踪的——咳，雖然失踪，却老是在他的眼前——；彎身向他，額上帶着三條深深的皺紋的，美麗的萊阿的可憐的印象……

在十一點鐘光景，被那幾乎沒有人了的飯店所凍僵了，他們便站起來要走了。

然而，在隣座上，那小妞兒還在寫信，叫侍者再拿些信紙來。她在那兩個朋友走過的時候向他們抬起她的綿羊般的柔順的臉兒來：

——「呢，連再會也不說一聲嗎？」

——「再會，」寶寶讓步說。

那小妞兒叫她的女友來證明寶寶是一個多麼漂亮的男子：

——「你瞧，多麼漂亮，又有錢！這世界上真有十全十美的人。」

但是寶寶祇把他的張開了的紙烟匣獻上去，請她抽一枝烟；她很沒趣。

——「他們真是十全十美，可惜不懂道理……回你媽媽的家裏去吧，我的孩子！」

……

——「不錯，」當他們走到了街上的時候，寶寶問德蒙。「不錯，我要請你，德蒙

……等我們擠出了這一大羣人再說吧……」

柔和而潮溼的晚間延長了散步者的時間；可是那大街，在過了哥馬丹街的地

方，還等待着戲院子裏散出來的客人。寶寶挽着他的朋友的手臂：

——噲，德蒙……我想請你再去打一個電話。」

德蒙站住了。

——還要打電話嗎？」

——你去搖一個電話到華格倫……」

——一七〇八號……」

——我真歡喜你。你說我在你家裏身體不適意……你住在那裏？」

——在莫里思旅舍。」

——好……你說我明天早晨回去，你說你在替我預備喝薄荷汁……去吧，老

兄。不錯，你把這個給管電話的人，或者你自己留着用……快點回來。我在威勃咖啡館的前面等你。」

那個順從而神氣十足的瘦長的少年，把紙幣塞在衣袋裏，也不回答，立刻就去

了。他回來的時候看見寶寶彎身在一杯橙子汁上呆看着。

——德蒙……誰接的電話？」

——一個女人，」那使者簡潔地回答。

——那一個？」

——我不知道。」

——她說什麼？」

——說很好。」

——用什麼口氣說的？」

——就是我對你說的這種口氣。」

——啊！好；謝謝你。」

「這準是愛德美，」寶寶想着。他們向公高爾德廣場走過去。寶寶又挽着德蒙的手臂。他不敢承認他覺得十分疲倦。

——「你要到那裏去？」德蒙問。

——「啊，老兄！」寶寶感謝地嘆着氣，「到莫里思旅舍去，而且立刻去。我累極了。」

德蒙忘記了他自己的泰然自若的態度：

——「什麼，真的嗎？到莫里思旅舍去嗎？你要幹什麼？你不開玩笑嗎？你要……」

——「睡覺，」寶寶回答。於是他閉了眼睛，好像正要倒下去似的，接着他又張開了眼睛。「——睡覺，睡覺，懂嗎？」

他使勁地攀住了他的朋友的臂膊。

——「去吧，」德蒙說。

十分鐘之後，他們是在莫里思旅舍中了。一間臥房的天青色和象牙色，一間小客廳的假帝政時代的傢具，都像老朋友似地向寶寶微笑着。他洗了一個澡，向德蒙

借了一件太小的縐綉衣，躺在牀上，埋頭在兩個柔軟的大枕頭間，便沉入一種沒有夢的幸福中，沉入一種四面八方保護着他的又黑暗又濃厚又濃厚的睡眠中去了。……





他計算着那過下去的可恥的日子。『十六……十七……過完了三個禮拜，我就回納伊去。』他沒有回去。他清醒地估量着一個他已沒有力量補救了的地位。在早晨或是在夜半，他常常自慰着說，他的懦弱會在幾小時之後結束了。『已沒有勇氣了嗎。不，不……』「還」沒有勇氣吧。可是勇氣總會回來的。在打十二點鐘的時候，我爲什麼不打賭說我已經在英克爾曼大街的飯廳中呢？一，二……』可是在打十二點鐘的時候，他不是在洗澡，便是和德蒙一起在開他的汽車。

吃飯的時刻像瘡疾發作一樣準確地，給與他一刻既婚者的樂觀的時間。和德蒙

面對面地坐在一張獨身漢的餐桌旁的時候，他常常看見愛德美的幻影，他靜靜地想着他的少年妻子的不可解的服從：『這孩子，她真太可愛了！還有比她再可愛的妻子嗎？一句話也沒有，一句怨言也沒有！我回去的時候，一定要帶一隻這種的手鐲去給她……啊！教養……對我說，講到教養一個女孩子，還有誰比瑪麗·羅兒更高明！』可是有一天，在莫里思旅舍的酒排間裏，一件鼯鼠皮領的綠色衫子（那是和愛德美的一件衫子很相像的）的出現，竟使寶寶嚇得臉兒也發青了。

德蒙覺得生活很美，他胖了一點了。祇有在那拉寶寶去訪一個『被罪惡染黑的異常漂亮的英國女子，』或是一個『在雅片王宮裏的印度親王，』而寶寶却乾脆地拒絕了他，或勉強地答應他的時候，他纔又裝出他的傲慢的神氣。德蒙現在已不再了解寶寶了，但是錢却總是寶寶付的，而且付得比在他們青春時代最好的時候更爽快。有一天夜裏，他們又在金髮的小妞兒的女友家裏碰到了小妞兒。她的那個女友的平庸的名字，是沒有人記得住的：『她叫什麼……你是知道的……小妞兒的那個

女朋友……」

那個女朋友抽着大烟，又裝煙給人抽。在她所住的寒倉的屋子中，一進門就可以嗅到漏出來的煤氣和冷了的鴉片氣；但是她却用那些並非完全不惹厭的，眼淚汪汪的懇摯和使人悲哀的不斷的德惠，來克服她的客人們。在她家裏，德蒙被視爲『傷心絕望的大孩子』，寶寶被視爲『什麼也不缺少，但總還不免不幸的美少年』。但是寶寶並不抽大煙，好像一隻要被打的貓似地，他嫌惡地注視着那雅片煙盒子；他整夜地坐在籐子上，背脊靠着牆，在那熟睡着的德蒙和不停地抽着雅片的女朋友之間。他差不多整夜智慧而泰然地吸着那滿足飢渴的煙香；除了常常苦痛而疑問地凝視着女朋友的顛頤的項頸——那有一串假珠項圈閃耀着的紅色的粗糙的項頸——之外，他好像是充分地幸福的了。

有一次，寶寶伸出手去，用指尖輕撫着那女朋友的披在項頸上的染色的頭髮；他驗了驗那很輕的空心的大珠子的重量，接着，他神經質地打着寒噤，縮回了他的

手，好像一個人把指甲鈎住了一塊絲頭鬆懈的縲綑上似的。不久，他起身來走了。

——你還沒有厭嗎？」德蒙問着寶寶，「這些你吃，喝，却不碰女人的酒場，這個人口嘈雜的旅舍，你還沒有厭嗎？老是在晚上到那些酒場去，老是駕着你的那輛六十四馬力的汽車從巴黎開到盧昂，從巴黎開到公比愛涅，從巴黎開到維爾達佛萊……你也可以膩了……對我說說黎維愛拉吧！那邊出風頭的季節，並不是十二月，正月，却是三月，四月，……」

——不，」寶寶說。

——「嗯？」

——沒有什麼。」

他不誠懇地柔和起來，使着從前萊阿所謂『滿不在乎的神氣。』

——「老兄……你不懂得這個季節的巴黎的美……這……這種朦朧的光景，這種

不見太陽的春天，這種溫柔的光線……至於黎維愛拉呢，那真俗氣……不，你也知道，我歡喜此地。」

德蒙幾乎失去了他的那種聽差一般的耐心了：

——是的，或許小伯魯的離婚……」

寶寶的敏感的鼻孔變成蒼白的了。

——如果你和一個什麼律師有來往，那麼我請你們都斷了念頭吧。小伯魯是不會離婚的。」

——老兄！……」那努力裝着受委曲的德蒙聲明着，「你真不該用這種莫名其妙的態度來回答你的好朋友，我是什麼地方都替你……」

寶寶不聽他的話。他向德蒙扮了一個尖下頰，扮了一個守財奴的嘴似的尖嘴。他聽到一個陌生人來管他的事，這還是第一次。

他思索着。小伯魯離婚？他晝夜想了好幾小時；那時那幾個字代表着自由，代

表着童年的再來，或是代表着一些或許更好一點的東西……可是德蒙伯爵的故意的鼻音，已使他引起了必要的幻像：愛德美下了決心，戴着她的坐汽車戴的小帽子和她的長面幕，離開了納伊的屋子，向一所住着一個未知的男子的未知的屋子而去。

『當然囉，這可以把什麼事都解決了，』那游蕩者的寶寶承認着。但是，同時有一個異常小心翼翼的寶寶却反對着：『這是不該做的事！』幻影清晰起來了，有了顏色和動作了。寶寶聽見了鐵柵門的莊嚴而和諧的音，又在鐵柵門的那一面看見了一隻潔白的手，一粒淡灰色的珠子，一粒白色的鑽石……

——永別了……」那隻小小的手說。

寶寶推開了他的椅子站了起來，心裏想着：

『這些都是屬於我的啊！女人，家，指環，這些都是屬於我的啊？』

他並沒有把這思想說出來，但是他的臉上已顯出了一種那麽野蠻的激情，使德蒙相信他自己的豐裕度日的終結的時候已經來到了。寶寶又仁善地憫憐他起來：

——可憐的小貓，你吃了一驚嗎？啊！這破落的舊貴族！來吧：我要替你買幾件像我的襯衫那樣的內衣，和像你的內衣那樣的襯衫。德蒙，今天是十七嗎？」

——是的，問牠幹嗎！」

——三月十七。換句話說，就是春天。德蒙，那些漂亮的人，我的意思是說那些真正漂亮的人，——女人或是男人——他們是決不能等到下一季纔去定做他們的新裝的，可不是嗎？」

——那當然囉……」

——十七，德蒙！……好，什麼都會順當了。我要去替我的妻子買一付大大的手釧，替我的媽買一個大大的煙嘴，又替你買一粒小小的領針！」

他這樣兩次三番地起着這種難堪的預感：萊阿快要回來了，他剛回到家，二層樓上的百葉窗開着，使人望得見桃色遮風簾，鏤花的大窗幟，鏡子的金邊……四月



十五已經過去了，可是萊阿還沒有回來。一些麻煩的事件夾雜在寶寶的生涯的淒暗之流中：伯魯太太的來訪（看見寶寶瘦得像一頭獵狗，嘴閉着而眼睛恍惚着，他幾乎死過去了），愛德美的信（那是一封很平淡而可詫的信，信上說她要留在納伊，『一直到有了新辦法』，還寫着：『貝爾希太太附筆致候……』）他看了那封信以為她和他開玩笑，不知如何回答纔好，終於把那封莫名其妙的信丟開了；可是他並不到納伊去。當那個開着桐花，鬱金香，成束的風信子，成球的金鏈花的寒冷的綠色的四月，慢慢地薰香着巴黎的時候，寶寶獨自個沈埋在一種嚴格的隱遁生活之中。那個受苛待，受麻煩，心裏不滿意，但手頭拿到很好的酬報的德蒙，有時替寶寶拒絕那些不容氣的少婦和輕浮的少年，有時却替寶寶把那些人都號召起來，成羣結隊地在蒙馬特爾大街，布洛涅林的飯館，和賽茵河左岸的酒場中吃，喝，胡鬧。

有一天夜裏，那個獨自抽着大煙，整晚地怨泣着小妞兒的負心的女朋友，看見

那個生着豎到鬚邊的惡魔風的眉毛的少年忽然走了進來。他要一杯『很冷的水』，來潤潤他的被一種祕密的熱情所燒枯的乾渴的口。寶寶對於那女朋友一邊把煙燈烟槍向他推過來，一邊訴說着的她的不幸，一點也不發生興趣。他祇躺在簾上，在昏暗之中守着沈默，一直在那兒等到天亮。他一動也不動，好像一個怕動一動就會喚起一個傷痕的人似的。在黎明的時候，他問那女朋友：『你今天爲什麼不帶你的珠項圈，你的那串很粗的珠項圈啊？』然後便很有禮貌地走了。

他有了一個在夜裏獨自出門的不自覺的習慣。他的迅速的大步子，把他帶到一個明晰而不能達到的目的那邊去。一過了午夜，他便從德蒙那兒溜了出去，一直到黎明，德蒙纔再找到他，俯睡在他的旅舍的床上，頭蒙在曲着的臂間，姿態像一個哭泣着的孩子。

——啊，好！他在這兒，——德蒙安心下來說。「這樣的人，真是沒有法子……」  
有一夜，當在黑暗中張大了眼睛這樣地走着的時候，寶寶走到了蒲欲街，因爲

那天一整天他總拘着每隔兩天把他帶到浦欲街去一次的那種迷信似的固執。像那些如果不按三次門鈴便不能去睡覺的狂人一樣，他總撫摩着鐵柵門，把食指放在電鈴的鈕上，好像演滑稽戲地小聲喊着：「噲，噲！……」便走了開去。

可是有一夜，就是那一夜，在鐵柵門前面，他在他的喉嚨中感到他的心使勁碎地打了一下：院子裏的電燈泡像一個錦葵色的月亮似的在階上發着光，敞開着的便門中的燈光映着鋪石，在二層樓上，那篩着從屋內發出來的光的百葉窗，描成了一個金梳子。寶寶倚身在一棵最貼近的樹上，垂倒了頭。

——這不是真的，」他說，「我要舉目望一望，恐怕還是一片黑暗吧。」

可是這時那管門人曷奈思特的聲音發出來了，寶寶聽見了不禁跳了起來。曷奈思特在走廊中高聲喊着：

——太太，明天早上準九點鐘，我就和馬爾賽把那黑色的大箱子抬上樓去！

寶寶急急轉身拔脚就跑，一直跑到樹林街，坐下來。在他的面前，他所凝視

過的電燈泡跳着舞，那是在更瘦的樹叢的暗黑的背景上的，一個鑲金邊的暗紫色的球。他用手按着心，深深地呼吸着。黑夜散發着含苞欲吐的百合花的香味。他丟開了他的帽子，敞開了他的大氅，側身靠在長椅的背上，伸直了他的腿；他的手輾綿綿地墜了下去。一個難堪而柔輦的重量剛壓到他身上去。

——啊！——他低聲說着，「這是幸福嗎？……我倒沒有曉得……」

慢慢地，爲了他在那心腸狹小的闊少爺的可憐生涯中所未經營過的一切，他憐憫起自己來，鄙視起自己來，接着他不思想了一會兒，或竟有一小時。後來，他竟能夠相信他是什麼東西也不願望了，連到萊阿家裏去也不想。

當他打着寒顫，聽到雞聲報曉的時候，他蹣跚地輕輕地站了起來，故意避過了蒲欲街，取道回莫里思旅舍去。他欠伸着，膨滿着他的肺，心中充溢着博愛。

——現在，「他好像經過被除了似地嘆息着說，「現在……啊！現在，我要對我的小妻子那樣地好了……」

那在八點鐘起身，刮好了臉，穿好了鞋子的急切的寶寶，推着那個臉色發青，樣子很難看，又像一個溺死者似地在睡眠中打鼾的德蒙：

——德蒙！噲！德蒙！……夠了！你睡着的時候樣子真難看！」

那個睡眠的人坐了起來，用他的濁水色的眼睛望着他的朋友。他裝着呆，以便延長他對於寶寶的仔細的觀察。寶寶穿着青色的衣服，又可憐又華麗，臉色是蒼白的，上面均勻地敷了一層粉……德蒙本來是難看的，這一來可更妒忌寶寶的美了。他故意地長長地打了一個呵欠：『他不知又在鬧什麼了？』德蒙一邊打呵欠一邊想；『這個傻子比昨天更漂亮。特別是他的這睫毛，他的這……』他注視着寶寶的又光亮又濃密的睫毛，和睫毛的灑在那暗黑的瞳子上和微青色的眼球上的影子。德蒙又注意出這天早晨寶寶的高慢的彎彎的嘴是開着，濡濕而鮮紅，稍稍有點喘氣，好像剛經過了一度急促的幽歡似的。

接着他把他的嫉妒拋開了，用一種疲倦了的依順的口氣問寶寶：

——你可以告訴我你在這時候出去呢，還是剛回來？」

——我出去，」寶寶說。「別管我吧。我要去東奔西走。我要到花舖裏去。我要到珠寶店裏去，到我媽家裏去，到我的妻子那兒去，到……」

——別忘記了那教皇的特派公使，」德蒙說。

——我懂得這種處世之道，」寶寶回答。「我要送幾個堅固的金領鈕和一束蘭花給他。」

寶寶平時對於開玩笑的話是罕有回答，總冷淡地沉默着的。這個談諧的對答的重要，使德蒙明白了寶寶的異常的情境。他省察着寶寶在鏡中的影子，注意出他的擴張着的發白的鼻孔，他的游移的目光。他冒險問出那最慎重的問題來：

——你回去吃中飯嗎？……噲，寶寶，我在對你說啊。我們一同吃中飯嗎？」

寶寶搖了搖頭，他一邊吹着口哨，一邊在那像萊阿房中的鏡子一樣高的嵌在兩

扇窗子間的長鏡中，擺了一個姿態。不久，在那另一面鏡子中，那沉重的金鏡框，會在一個映着陽光的桃色的背景上，嵌進他的那受人愛戀，幸福，壓飽，又玩着情婦的項圈和指環的美少年的，炫耀的影子……『這少年的影子，或許已經在萊阿的鏡子中了吧？……』這個思想那麼兇毒地穿過了他的熱狂，使他竟好像已聽到了那影子說話而驚呆了。

——你說什麼？——他問德蒙。

——我什麼話也沒有說，」那個柔順的裝腔作勢的朋友回答。「是院子裏的人在說話。」

寶寶離開了德蒙的房間，回到他自己的房間去。那條已經蘇醒了的黎伏里路，用一種柔和而不絕的囁聲擾着他。從那開着的窗子，寶寶可以望見那在太陽光裏像碧玉片一樣的又硬又透明的春天的樹葉。他關了窗子，在那佔着房間中淒慘的一角，在床和浴室的門之間的，一張貼牆放着的無用的椅子上，坐了下去。

——這是怎麼一回事？……」他低聲說起來。

接着他又緘默了。他不懂得在六個半月的長期中，他爲什麼從來也沒有想到來阿的情人。

「我祇是一個大傻子而已，」伯魯太太誠地保藏着的萊阿的信上這樣說。

「一個大傻子嗎？」寶寶搖着頭。「這真怪，我看來她並不是這樣的。她會愛怎樣的一種男子呢？老闊一類的人嗎？當然囉，還不如說德蒙一類的人吧……一個頭髮擦得很亮的小阿根廷人嗎？還有……可是總之……」

他天真地微笑着：「除了我以外，還有誰能討她的歡喜呢？」

一片雲掩住了三月的太陽，房間裏便變成暗黑的了。寶寶把他的頭靠在牆上。

「我的囡囡……我的囡囡……你欺騙了我嗎？你這樣可惡地欺騙了我嗎？……你這樣地對付我嗎？」

他驚訝而不怒地用他自己苦苦地造作出來的字眼和幻想鞭打着他的痛苦。他努



力追想着那些在萊阿家裏的早晨的遊戲，在萊阿家裏的一些下午的延長而沉默的快樂，——在萊阿家裏寒冷的屋中和溫暖的床上的，有味的冬眠……可是在那在萊阿的窗幕後面耀着的櫻桃色的陽光中，在下午，在萊阿的懷裏，他總祇看見一個唯一的情郎：寶寶。他好像復活了似地；在一種自然的信心的衝動中站了起來：

——這是很簡單的！我之所以不能在她懷裏看見一個除了我以外的男子，那就是說不會有別的男子！

他擺起電話機來，正要報號碼了，可是忽然又輕輕地放下了聽筒。

——別說廢話……」

他挺直了身子，聳起了肩，走了出去。他的蓬車把他帶到了一家珠寶店裏。在那珠寶店裏，他在一條用細細的青色的鋼帶做底子的鮮明的藍寶石的束髮帶前看了許久，心中暗想。『這個束在愛德美的頭髮上倒很配，』於是他便把那束髮帶買了去。他買了些有點兒優氣的古板的花。剛打十一點鐘的時候，他還東奔西走地費了

半小時：在信托公司取錢，在報攤子旁邊翻看英文的畫報，在東方的煙草鋪裏買了點煙，在他所交易的香粉鋪中買了些香水。最後，他上了汽車，坐在他的花束和他的束着彩帶的紙包之間：

——家裏去。」

那汽車夫從坐座上轉過頭來：

「少爺？……少爺對我說？……」

——我說：到家裏去，英克爾曼大街。你難道不認識路了嗎？」

汽車向上林苑那一邊馳過去。汽車夫精神十足地開着車，他的充滿了思想的背脊，似乎不安地彎在那把過去幾月的沒精打采的少年——老說着『隨便吧』和『喝一杯酒嗎，昂多南？』的少年，和那對僕人苛刻，用汽車油精明的伯魯少爺劃分開的深淵之上。

靠在皮坐墊上，把帽子放在膝頭的『伯魯少爺』，飲着撲面吹來的風，努力不

去思想。在汽車經過馬拉可夫街和陀芬門之間的時候，他懼怯地閉了眼睛，免得看見經過蒲欲街，他自慶着：『我真有勇氣！』

在英克爾曼大街的他的家門口，汽車夫捏着喇叭叫裏面的人開大門。大門的門白唱着一個莊嚴而和諧的調子開開了。守門人着了忙，戴着制帽鞠躬，守門的狗嗅出了那剛到的人的氣味；狂吠着歡迎。十分舒適地，吸着新剪過的草地的綠色的香味，寶寶走進屋子去；他踏着主人的步子，走上樓去看那在三月以前像一個歐洲的船員把一個小小的野蠻的新婦棄在世界的彼方似地離開了的，他的年青的妻子。

萊阿把她從最後一隻箱子中取出來的照片，遠遠地丟在一張書案上：『天呀，這些人的樣子多麼難看！她們竟敢把她們的照片送給我。她們以為我會把牠們裝在鏡框裏供起來，或是藏在一個小小的照片摺裏嗎？丟在字紙籠裏，對呀，而且撕碎了！……』

她去拿起那些照片來，而在把牠們撕碎之前，她用她的碧眼中所能發出的最嚴酷的目光看着牠們。在一張明信片大小的相片的黑背景上，一個沒有胸衣的胖女人用一個被風所吹動的面幕，遮住了頭髮和頰兒的下部。『贈給我的親愛的萊阿，作

爲在葛達里的快樂的紀念。安尼姐。』在一張像乾泥一樣粗糙的紙板上，另一張照片呈顯着一個人數衆多的陰鬱的家屬，簡直像是一個感化院。一個塗脂抹粉短脚的老太太統管着這一羣人，她擎起了一個舞蹈用的手鼓，一隻腳擱在一個壯健而陰險的屠夫似的少年的曲着的膝上。

『這不配藏起來，』萊阿說着把那張相片撕碎了。

她展開來的一張沒有貼在紙板上的照片，使她又看見了那一對好喧嘩的反常的下省老處女。（她們每天早晨坐在南方的散步路的長椅上，每天晚上對着黑莓酒，在一方細絹上繡着一隻黑貓，一隻蟾蜍，或是一個蜘蛛。）那照片上寫着：『贈我們的美麗的仙子！她的在特拉牙斯的小同伴米葛特和黑葛特。』

萊阿毀了這些旅行的紀念品，用手撫着她的前額：

『這真可怕。在這幾個女人以後，正和在這幾個女人之前一樣，還會有一些別的——還會有一些像這些女人一樣別的女人。沒有辦法。就是這麼一回事。或

許，在任何有一個萊阿的地方，總會從地底裏走出一些夏洛特·伯魯，貝爾希，阿爾同沙等一類的女人來，走出一些曾經在年輕時漂亮過的醜惡的老頭子來，總之，走出一些想不到地難看，想不到地難看的人來……」

在她的最近的記憶中，她聽到了那些在許多旅舍的階石上向她高呼着，在許多沙灘上向她遠遠地喊着『呵呵！』的聲音，她像怒牛一樣地垂倒了她的前額。

在旅行了六個月回來的萊阿，是有點消瘦而軟弱，有點心神不寧了。一種表示不滿的臉上的抽筋，常常使她的下頰向她項頸邊垂下去，而那不勻的染料，又把她的頭髮顏色弄得太鮮紅了。但是她的被太陽曬過，海水染過的琥珀色的臉兒，却像一個美麗的村婦的臉兒一樣地煥發着，用不到塗脂抹粉了。然而，她仍然需要小心地圍着她的肩巾，因為否則她的那一條條太陽不能晒透的皺紋，便要露出來了。

她坐着，慢慢地整理着那些零碎的東西，又好像在找一件不見了的傢具似地，向四周找着她的往日的活躍，她的處理家事的精明。

——啊！這一場旅行，」她太息着說。「我怎樣會……？這多麼乏力！」

她皺了一皺眉毛，又撅了一撅嘴，因為看出夏伯令所畫的一張小小的畫上的玻璃，已被人打碎了。那張畫上畫着一個桃色的臉，金色的髮的少女的頭，萊阿是很歡喜牠的。」

『薄紗的窗帷上還有一個像兩隻手那麼大小的裂縫……這還是一眼來去所看見的呢……我爲什麼要離開得那麼長久？爲了誰？……好像我不能安靜地在這裏消了我的憂傷似地……』

她站起來去按叫人鈴，撩起了她的梳裝衣，同時不客氣地對自己說：

——老奴才，走你的吧！……」

女傭捧着一大堆襯衣和絲襪走了進來：

——十一點鐘了，露絲。我還沒有梳裝啊！我來不及了……」

——太太用不到忙吧。現在已經沒有那些梅格拉家姊妹們來拖太太去玩要，和

一早就來採太太屋子裏的薔薇花了。現在已沒有羅蘭先生丟小石子到太太房裏來打攪太太了……」

——露絲，屋子裏要做的事多着哪。我不知道三次遷居是否就等於一次火災，但是我却可斷定說，三個月的出門實在等於發了一次大水，你看見薄紗的窗帷了嗎？」

——這真算不了什麼……太太還沒有看見藏衣衫的屋子呢！到處都是老鼠矢，地板也咬壞了。還有一件怪事；我交了二十八塊抹布給愛美朗西，而現在我却祇能找到二十二塊。」

——是嗎？」

——正像我對太太所說的一樣，一點也不錯。」

她們同樣忿怒地互相望着。她們兩個人都是依繫着這所鋪地毯張壁幕的舒適的屋子，依繫着這所屋子的滿裝着器皿的櫥和塗白釉的地下室的。萊阿用她的有力的



手拍了一下膝頭：

——我的孩子，不能老這樣子下去！如果曷奈思特和愛美朗西還願意在我這裏做下去的話，我要叫他們找出那六塊抹布來。還有馬賽爾那個大傻子呢，你已寫信去叫他來了嗎？」

——他已經來了，太太。」

萊阿急急忙忙地穿了衣裳，開了窗門，靠在窗上舒適地望着她的那條列着新葉初發的樹木的街路。現在已沒有那些阿諛諂媚的老處女們，和那沉重而強健的岡波少年羅蘭先生了……

——啊！傻子……」她太息着。

但是她總原諒那短期結識的人的傻愚，祇在他使她不快的時候責備他。在她的  
那有健忘的身體的康健的女人的記憶中，羅蘭先生祇是一隻有點可笑而且那麼拙笨  
的強壯的野獸而已……現在，萊阿一定會否認在某一個驟雨覆郁地傾在天竺葵的夜

裏。有一陣使人眼不能見物的淚潮，曾經一時地給她把羅蘭先生藏在寶寶的影子後面過……

那短促的邂逅並沒有遺下一點悵惜或苦惱給萊阿。那個『傻子』和他的傻母親，本來很可以在那萊阿在岡波所租的別墅裏，享受那豐盛的茶點，露台上的搖椅，和萊阿懂得安排并引以為驕傲的一切可愛的設備的。可是那個傻子却因為了委曲而走了，把萊阿讓給了一個笨拙的漂亮的軍官。那軍官已上了年紀了，他很想和『德·龍華爾夫人』結婚。

——我們的年齡，我們的境遇，我們的對於自由和交際的趣味，可不是都已把我們兩個人的姻緣注定了嗎？」那個依然瘦小的上校對萊阿說。

她笑着，她很高興和這胃口很好，喝酒不醉的有點乾燥的男子做伴兒。他弄錯了，他自以為在萊阿的美麗的碧眼和信託的微笑中看出了她不肯立刻說出來的允許……可是一個明確的手勢却把他們的剛開始的友誼做了一個結束。萊阿對於這件事

很懊悔，她暗自誠心地責備自己。

『這是我的錯處！我不該把一個出身巴斯克舊家的伊布思代格上校，像對待一個羅蘭先生似地對待的。我真把他趕走了……如果他在第二天坐着狗車來，到我的別墅裏來抽煙，和那幾個老處女開玩笑，那麼他總還不失爲一個漂亮的人，一個聰明的人……』

她並不覺得一個中年的人，會受得住一個拒絕，而受不住那種體格上地估量着他，明顯地把他比作另一個人，比作那不相識者，比作那不可見者的注視……

那個出於意外地被親了一個嘴的萊阿，並不掩藏住她的那種懂得在什麼地方看得出男子的年齡的殘跡的女人的，可怕而長久的注視。她先注視着他的血管和筋絡都露了出來的，修飾過的乾癟的手；接着她的目光向上移動，注視着他的寬弛的下頰，他的滿是皺紋的前額，接着去回下來注視他的兩旁全皺了的嘴……於是，『德·龍華爾男爵夫人』的全部的優雅，便在一個那麼不客氣，那麼不含糊，那麼

庸俗的『啊！哼！……』中爆烈了出來，使那漂亮的伊布思代格上校第二次不再踏進門來了……

『我的最後的戀愛，』萊阿靠在窗口想着。可是那巴黎的晴朗的天氣，那清潔而有回音的院子和種在綠色的盆中的成圓球形的月桂樹的光景，那撫着她的項頸從臥房裏發出來的芬芳的暖氣，却慢慢地使她又充滿了狡狴和興致。婦人們的影子經過了，向布洛涅林而去。『裙子又改式樣了，』萊阿想，『帽子也比從前的高了。』她起了一個念頭，要到她的裁縫舖去，到帽子店勒維去，一種想漂亮的突然的願望使她興奮着。

『漂亮嗎？爲了誰呢？對啦，爲了我自己。還有，爲了叫伯魯媽媽心裏不舒服。』

萊阿並非不知道寶寶的出奔，但是她所知道的，也僅僅就是出奔而已。雖則奇

書着伯魯太太的偵探手策，她自己却儘讓那一個她所寵愛的女帽商用這樣的方法來感謝她；在試帽子的時候在萊阿的耳邊說幾句鬼話；在印着商號廣告的包紙上塗幾句鬼話，還寫着『多謝那些美味的朱古力糖。』當萊阿在岡坡的時候，她會收到過一張老麗麗的明信片。在那張明信片上面，那個癡狂的老太太用着一種沒有標點的文句，一種曲曲扭扭的書法，講着一件戀愛，出奔，和一個禁在納伊的少年妻子的，不可理解的故事……

『那時的天氣正像今天那樣地晴朗，』萊阿回想着，『在岡坡我的浴室裏讀老麗麗的明信片的那一個早晨……』

她想起了那間黃色的浴室，那在洗澡水上和天花板上舞動着的陽光。她又好像聽見了那所小小的別墅中所反響出來的一片有點勇烈却不很自然的大笑聲——她自己的笑聲——和那緊接着笑聲的呼喚聲：『露絲！……露絲！……』

肩部和乳房都露出在水面上，壯健的身體都淋着水，美麗的臂膊直伸着的她，

簡直就像是一個泉邊的女神；她把那張濕淋淋的明信片夾在手指上搖動着，嘴裏高聲地嚷：

——露絲，露絲！寶寶……伯魯少爺跑了！他把他的妻子丟下了！——

——太太，我並不覺得詫異，」露絲說；「離婚準比結婚快活。他們兩個人結婚，我覺得是再不幸也沒有了……」

那一天，萊阿異常地高興：

——啊！我的毒孩子！啊！這壞東西！你想吧！——

於是她便像一個母親聽到自己的兒子第一次溜在外面不回來睡似的，暗笑着，搖着她的頭……

一輛黑漆的四輪馬車在鐵柵門邊穿過，閃了一閃光，不見了，幾乎連聲音也沒有。因為車輪是橡皮的，而那一對拉車的馬又跑得很輕快。

「哼，這是史貝列夫，」萊阿說，「好傢伙。梅季力騎着他的黑色斑馬來了。一定是十一點鐘了。乾癟的培爾特勒密就要接着到布洛涅林中的美德路去暖暖他的老骨頭了……人們一世老做着同樣的事，真是奇怪。別人以為在六個月以前寶寶如果是在巴黎，我是不會離開巴黎的。我的可憐的寶寶，現在，他已經完了。胡鬧，女人，不按時吃東西，過度地喝酒……這真糟……如果他祇要有一張屠夫似的紅紅的小臉兒和一雙扁扁的腳，誰知道他不會做一個好人呢？……」

她撫着她的僵癱了的肘子離開了窗邊，聳了一聳肩：「寶寶可以救一次，却不能救兩次。」她磨擦着她的指甲，在一個失了光澤的指環上呵了口氣，仔細地考察着她的沒有染好的紅髮和牠們的發白色的根，又在了一本小冊子上寫了幾行字。她比平常更迅速更少姿勢地動作着，免得那她認識得很清楚，她名之爲常態心病（因爲她甚至連她的憂傷的記憶都否認）的不安，陰險地向她襲去。她在一刻之間翻來覆去地希望有一輛油碧香車，接着又希望有一輛高速率的汽車，接着又希望有一

套富麗的客廳傢具。她甚至還想改變她的二十年來梳得高高的露出後頸的頭髮的梳妝。『像拉華列似地低低地梳一個髻嗎？……這使我可以和今年時行的寬腰帶的衫子匹敵了。總之，祇要保養得好，并把我的頭髮染好，我很可以充年輕十歲，——不成，就算牠五歲吧……』

一陣的勇氣恢復了她的明敏，她的覺醒的傲氣。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人會沒有做一個結束的勇氣嗎？噲，噲，好朋友，我們也有過我們的時候了。』

她睨着鏡中直立着的頑長的萊阿，兩隻手插在腰上，正在向她微笑。

『這樣的一個女人，是不在一個老頭子的懷裏終老的。這樣的一個女人，這樣的一個幸而從來沒有在一個老畜生身上弄髒了自己的心和嘴的女人！……是呀，你瞧她，這個祇要新鮮的肉體的吸血鬼……』

她在她的記憶中回想着她的排斥了老人的青春時代的相好和情郎，她覺得自己



是純潔而驕傲，因為她三十年以來祇獻身於璀璨的少年，或脆弱的童子。

『新鮮的肉體，那是要大大地歸功於我呢！他們的康健，他們的美，他們的淳樸的小煩惱，他們感冒時吃的鷄汁，和他們的既不草率又不單調地玩戀愛之戲的習慣，可不是都由我這兒得到的嗎？……而現在，單單爲了填補我的空床起見，我倒會去弄一個……弄一個……』

她找尋着該怎麼說，接着便無意識地堂皇地決定了：

『……弄一個四十歲的老先生來嗎？』

她把她的兩隻長長的美麗的手互相摩擦着，嫌惡地轉了一個圈子：

『哼！什麼都永別了吧，還是這樣乾淨一點。讓我們去買紙牌，上等葡萄酒，籌碼，編織針，充塞一個大空洞所必需的一切行頭，隱藏那個怪物——老婦人——的所必需的一切東西。……』

編織針沒有買，她却製了許多件衫子，和像曙雲一樣的便服。中國的修腳師每星期來一次，修指甲的每星期來兩次，女按摩師每日來一次。人們常在戲院子裏看見萊阿；在戲未開演之前，她總在那些她在寶貴的時代不常去的菜館裏。

她答應那些年輕婦人和他們的男友，以及那已歇業了的她的從前的裁縫丘恩，邀她到他們家裏去玩或是請她吃飯。但那些年輕的婦女對她的態度是「敬而遠之」，而丘恩又稱呼她爲『我親愛的朋友』。對於這個稱呼，在第一次宴會裏，她就這樣地回答：

——丘恩，當然囉，你以爲做一個主顧對你是不合式的。」

她好像找一個安身處似地又去找出那現在已做了鬪拳業的裁判人和經理的老闆來。可是老闆已和一個開酒排間的年輕女子結了婚。那個女人很瘦小，像一頭捕鼠犬一樣地可怕而妒忌。爲了去找那個血氣方剛的拳師，萊阿竟敢穿了她的綴金的綠玉色的衫子，插了她的樂園烏冠毛，戴了她的顯赫的珠寶，染了她的桃花心木色的

頭髮，一直跑到意大利廣場去。她呼吸了老閩所教練的那些『希望』的汗臭，酸臭和松節油的氣味，然後下了一個下次不要再看這燃着瓦斯燈的又大又低的屋子的決心，她便離開了那裏。

她爲了要回到閑人們的熱鬧生涯中去而作的努力，給了她一種她所從未有過的疲倦。

——我怎樣了？——

她摸着她的在晚間有點發腫的腳，細看着她的有脫下的危險的堅強的牙齒。像人們敲木桶似地用拳頭叩着她的膨起的肺，她的康健的胃。在她的心頭，有一種難以言傳的空虛，把她整個地拖下去。有一天，她在一個酒排間裏喝着白葡萄酒，吃着兩打田螺，不意碰到了貝爾希男爵夫人。貝爾希夫人終於告訴了她說，那浪子已回了老巢，英克爾曼大街中又升起了一個新的蜜月……萊阿淡然地聽着這個勸善故事。可是，在第二天，當她在她的門前看見了一輛青色的汽車和那走進院子來的夏

洛特·伯魯，地却不免起了一種痛苦，竟臉也發青了。

——啊！我終於又找到你了，我終於又找到你了！我的萊阿！我的大萊阿！比從前格外漂亮了！比去年更瘦了！當心啊，我的萊阿！我們這種年紀不要太瘦！這樣也就夠了，別再瘦下去！而且甚至……可是我看見你心裏多麼地高興啊！」

萊阿覺得，那刺耳的聲音從來也沒有像這次那樣地柔和過；她儘讓伯魯太太說着；她感謝着這一大套使她有振作精神的餘暇的話。像從前一樣地，她把夏洛特·伯魯領到一間四壁張着彩色的壁幔的小客廳中，請她在一盞光線柔和的燈下的一張低圈椅上坐下來。像從前一樣地，她自己也機械地坐在一張使她不得不挺直了背脊，抬起了下頰的直背的椅子上。在她們兩人之間，那張鋪着一條粗糙的舊繡花檯毯的桌子上，像從前一樣地安放着一個盛着一半陳白蘭地酒的鏤花的大玻璃瓶，幾隻像雲母葉子一樣薄的酒杯，還有冰水和乾了的餅乾……

——我的好人！我們就可以安安逸逸地，安安逸逸地見面了，一夏洛特哭着

說。「你是知道我的這句標語的：『當你苦惱的時候，別去擾你的朋友們，祇把你的幸福和他們分享。』在寶寶出奔的時候，我是故意不來打攪你的。你懂我嗎？現在，什麼事也沒有了，我的兒媳是幸福的了；我把這件事告訴你，我投在你懷裏，我們從新來開始我們的好生活……」

她不說下去了，點旺了一根紙煙，她是像一個女優似地擅於說這一類吞吞吐吐的話的：

——當然嘍，沒有寶寶的好生活。」

——當然嘍，」萊阿微笑着同意於她。

她帶着一種驚愕的滿意望着她的老敵人，聽着她的老敵人。那雙冷酷的大眼睛，那張饒舌的嘴，那個老動着的肥胖的短短的身體，在她面前的這一切，都像從來一樣地，祇爲了試驗她的堅決，祇爲了屈辱她而來的。可是，像從前一樣地，萊阿也能夠對答，輕蔑，微笑，振作。昨天和前幾天壓住她的那個悲哀的重負，現在

已經好像解脫了。一片常態的熟稔的陽光，浴着那間客廳，又在窗帷上閃動着。

『又來了；』萊阿輕快地想着，『兩個比去年更老一點的婦人，那習慣的刁惡和繁文縟禮的談話，溫和的猜疑，共同的進食；早晨的金融界消息，下午的醜聞閑話，——既然這是生活，既然這是我的生活，那麼這是很應該重新開始的了。阿爾同沙二類的人，貝爾希一類的人，麗麗一類的人，和幾個無家的老先生，整個圍在一張賭桌周圍的命運……在那賭桌上，白蘭地酒和紙牌，或許將和一雙爲一個將出世的嬰孩而編的，未編成的小絨線襪，放在一起……既然這是事之常態，那麼我們就來從新開始吧。我們就快快活活地向那裏去吧，因爲我是像駕輕車就熟路一樣容易地跑到那種生活裏去的……』

於是她便坐得穩穩地，張開了眼睛，又哆開了嘴脣，聽着那個起勁地談着自己的媳婦的夏洛特·伯魯。

——我一生的奢望是不是和平和安逸，我的萊阿，你是知道的。呃，現在我已

得到了牠們了。寶寶的出奔，總之是一時血氣。我的萊阿，我並不是埋怨你，但是你得承認，從十八歲到二十五歲，他從來也沒有一個過獨身少年生活的機會過。哼，他現在却居然過了三個月的獨身少年生活！真有意思！」

——這而且更有價值一點，萊阿仍然裝着認真的神氣說。「這是他給與他年青的妻子的一個保證。」

——啊，這正就是我要說的話！」伯魯太太眉花眼笑地叫着。「一個保證！從那天起，他們的生活就像一個夢一樣，而且你要曉得，寶寶在外邊胡鬧了一番回來之後，回家時便再也不出去了！」

——這是你家的傳統嗎？」萊阿問。

但是夏洛特却不聽他的話。

——再則，他回家來的時候我們又待他得那麼好。他的那個小小的妻子，啊，萊阿，她真好……你知道這樣的小女人我可曾看見過一個？呃，連配做愛德美的婢

女的，我都沒有看見過一個。」

——她的母親是那麼地不凡，」萊阿說。

——你想吧，你想吧，我的好人，寶寶把她交托給我幾乎有三個月，——我忘記說在那一段時期她幸而有我在那裏！」

——我正在這樣地想着，」萊阿說。

——呢，我的老朋友，他一句怨言也沒有，一些吵鬧也沒有，一點拙劣的行爲也沒有，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她簡直就是忍耐，溫和，而且生就一張聖女的臉兒，聖女的臉兒！」

——這真可怕，」萊阿說。

——你猜，當一天早晨我們的那個強盜孩子，好像剛在布洛涅林中兜過了一個圈子似地，滿面春風地走進來的時候；你猜她說閑話嗎？一句話也沒有！她並不這樣！他也這樣，但是在心底，他準有一點兒不好意思……」



——哦！爲什麼呢？」萊阿說。

——呃，畢竟總……他受到一個很好的款待，於是他們就在他們的臥房裏講了和，砰地一下！就像這個樣子，一點也不費事。啊，我對你說，在那個時候，世界上實在沒有一個比我更幸福的女人了！」

——或許愛美德不算在裏面吧，」萊阿提醒她。

但是伯魯太太却一心顧着自己，揮着她的小手兒：

——我不知道你要想着什麼，我呢，我祇想着從新和好了的家庭。」

她變了口氣，擠了一擠眼睛和嘴唇，接下去說：

——總之，我覺得那女孩子不見得會樂不可支并且發出恍惚的呼聲來吧。二十歲的年紀又是骨瘦如柴，哼……這種還沒有懂事的年紀。再則，還有一句不足爲外人道的話：我覺得她的母親是冷酷的。」

——你的骨肉相親的主張把你弄糊塗了，」萊阿說。

夏洛特·伯魯淳樸地突出了她那雙毫無表情的大眼睛來。

——不是，不是！遺傳性，遺傳性！我是相信遺傳性的。因此我的那個浮動的兒子……什麼，你不知道我的兒子是浮動的嗎？」

——我差一差就要忘記了，」萊阿道歉着。

——呢，我對於我的兒子的前途很有希望。他將愛他的家，像我愛家一樣，他將經營他的財產，他將愛他的兒女，像我愛他一樣……」

——不要預料那麼許多的悲哀的事吧！」萊阿懇求着。「這兩個青年人的家是怎樣的啊？」

——陰慘慘的，」伯魯太太喋喋地說。「陰慘慘的！紫色的地毯！紫色的！一間金色和黑色的浴室。一間沒有什麼傢具的客廳，擺滿了像我那麼高大的中國花瓶！結果是他總常在納伊。再者，不是誇口的話，那個女孩子很親近我。」

——她神經上沒有毛病過嗎？」萊阿里慮地問。

夏洛特·伯魯的眼睛閃着光：

——她嗎？沒有的事，我們是誰也不發脾氣的。」

——這『我們』指誰？」

——對不起，我的好人，我說慣了……我們都是心平氣和的。她有一種不提高聲音吩咐人，順受寶寶的搶白，和像喝甜牛奶一樣地吞苦藥的態度……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她將來會不會對於寶寶有一種危險。我害怕，我的萊阿，我害怕她會挫折了他的那麼獨特的本性，他的那麼……」

——什麼？他溫文起來了嗎？」萊阿打斷了她的話問。「再喝一點我的白蘭地酒吧，夏洛特，這是史貝列的白蘭地酒，已有七十四年陳了，嬰孩也可以喝的……」

……  
——溫文這兩個字有點不大確當，却是……泰……泰然自……」

——泰然自若嗎？」

——你說得不錯。譬如當他知道了我來探望你的時候……」

——什麼，他知道嗎？」

一陣迅速的血湧到了萊阿的頰兒上。她詛咒着她的易動的情感和小客廳中的明亮的陽光。那目光和靄的伯魯太太，看見了萊阿的不安，心裏十分得意。

——他當然知道囉。我的好人，別爲了這事紅起臉來啊！你是孩子嗎！」

——第一，你怎樣會知道我已經回來了？」

——哦，萊阿，別問我這些問題了。別人到處看見你……」

——是的，可是寶寶……你可曾告訴他我已經回來了嗎？」

——沒有，我的好人，倒是他告訴我的。」

——啊，倒是他……這真奇怪。」

她在她的聲音中聽見她的心在跳着，便不敢再冒險說長句子了。

——他甚至還說：『伯魯太太，我很高興你去打聽囡囡的消息。』這孩子，他

還這樣地牽記你！」

——這真慇懃！」

那酡紅的伯魯太太，好像被那陳白蘭地酒所引動了，她搖擺着她的頭，像在夢中似地說着話。但是她的褐色的眼睛，却依然堅持地，尖銳地窺伺着那直立着，準備等不知道什麼打擊的萊阿……

——這是慇懃，但這也很自然的。一個呆子是不會忘記像你那樣的一個女人的，我的萊阿。而且，你可要我把我的意思都說出來嗎？你祇要有一點表示，就……

……」  
萊阿把一隻手按在夏洛特·伯魯的臂上：

——我不要把你的意思都說出來，」萊阿溫和地說。

伯魯太太癩了一癩嘴：

——哦！我了解你，我贊同你，」她長長地嘆着氣說。「當一個人已經像你

一樣地換了一種方式安排好他的生活的時候……我竟還沒有對你說過關於你的話  
啊！」

——可是我倒很覺得你已說過了……」

——你快樂嗎？」

——快樂。」

——偉大的戀愛嗎？愉快的旅行嗎？……『他』慫恿嗎？他的照片在什麼地方？

……」

寬了心的萊阿微笑着，搖着她的頭：

——沒有，沒有，你是什麼也不會知道的！搜尋吧！……你現在難道已經沒有

偵探了嗎，夏洛特？」

——我什麼偵探也不托，」夏洛特回答。「那倒並不是因為這個和那個告訴我

……說你又失敗一次了……說你甚至起了經濟恐慌了……不！不！我不是這種人，

你是知道的，我是不關心這種廢話的！」

——沒有人比我知道得更清楚的了。我的夏洛特，你可以不必替我擔憂。叫你的朋友們也不必擔憂。而且希望他們弄到我從十二月起到二月止在煤油股票上所弄到的錢的半數。」

那使伯魯太太的面色溫和的醉意，現在已消散了；她顯出了一張清楚的，乾燥的，清醒的臉兒來：

——你做煤油股票的買賣！我真不相信！你怎麼不對我說！」

——你沒有問起我……你祇想着你的家庭，這是很自然的……」

——幸而我也想着鍊炭股票，」那個窒息的尖聲說。

——啊！你也沒有對我說。」

——攪擾一個戀愛的夢嗎？再也不這麼辦！我的萊阿，我走了，可是我還要來

找你。」

——你星期四再來吧，我的夏洛特，因為現在你的在納伊的星期日茶會……已和我斷絕了。你到這裏來作星期四的小聚會，好嗎？這兒祇有一些老朋友，阿爾同沙大嫂，我們的男爵夫人神甫，——你的撲克牌，以及我的編織物……」

——你的編織物？」

——現在還沒有呢，但是就要來了。嗯……」

——那我真要歡呼雀躍了！看着我會不會跳起來吧！你是知道的，我決不會對家裏任何人講。那孩子在星期四恐怕會來向你討一杯葡萄酒喝！我的好人，我們再親一個嘴吧……天哪，你多麼香！當一個人的肌膚慢慢地寬起來的時候，香水是格外容易透進去的，你注意到嗎？這真有意思。」

『去吧，去吧……』萊阿顫抖着，追望着那個穿過院子去的伯魯太太。『去幹你的壞勾當吧！什麼也不隔攔你。你扭了腳嗎？是的，但是你不會跌倒。你的那個



小心的汽車夫不會開快車，不會把你的汽車撞在一棵大樹上。你將到了納伊，你將選擇你的時機，——今天，明天，下禮拜，——來說那些你永遠不應該說的話。我得試想攪擾那兩個或許在平靜中的人。至少你也將使他們像我一樣地暫時微微地戰慄一下……』

她的腿發着抖，像一匹登山過的馬一樣，但是她並不感到苦痛。她對於自己的刻意小心和她的對夏洛特的答辯，都使她悠然自得。一種愉快的活躍在她的臉上，她的視線上。她捏着他的手帕，因為她還有精力沒有化完。她的思想不能離開夏洛特·伯魯。

『我們兩個人又碰到了，』她想，『正象兩隻狗又碰到了一隻牠們咬慣的拖鞋一樣。這多麼奇怪！這個女人是我的仇敵，可是我的安慰却是從她那兒來的。我們兩人是多麼密切地連繫着……』

她夢想了長久，有時害怕着，有時却承受了她的定命。他的精神的寬弛給了她

一次短短的瞌睡。坐着，側着臉兒，她在夢中陷入了她的將近的老年期，幻想着她的一天都是同樣的生涯；她看見自己坐在夏洛特·伯魯的對面，全靠了那十年如一日的劇烈的競爭，而沒有陷於那使中年婦人先疏忽了胸衣，接着疏忽了頭髮，最後又疏忽了內衣的，一步步的冷淡之中。她預先嘗味着老人的陰險的快樂——那祇是祕密的角鬪，殺人的冀願，和那對於祇免了一個人和一個地點的全世界的大災害的，急切而常新的希望。接着她醒來了，看看自己是在那像黎明一樣的桃色的黃昏中，不覺有點驚愕。

——啊，寶寶……」她太息着說。

但這已不復是往年的那種嗶聲的飢餓的呼喚，也不復是眼淚，也不復是那全身體的反抗了（她苦惱着，而當一個精神的苦痛想毀了她的時候，她便起來抗拒）……萊阿站了起來，撫着她的被繡花墊子印了一個痕跡的頰兒……

『我的可憐的寶寶……如果說你失去了你的老舊的情婦，我失去了我的不知恥

的少年情郎，我們就等於失去了我們在世上所有的最可貴的東西，那真是一個怪想頭了！……』

夏洛特·伯魯訪問以來，已過了兩天了。這灰暗的兩天，萊阿覺得很長，她帶着一個初嘗苦痛的人的心境，耐心地忍受着。『既然我的生活應該這樣地過下去，』她對自己說，『那麼我就開始這樣地過下去吧。』但是她過新生活的方法是太拙劣太費勁了，幾乎使她失去了勇氣。第二天，在早上十一點鐘的時候，她想出門去散步，一直走到布洛涅林的湖邊。

『我要去買一頭狗，』她打算着。『牠可以和我做伴兒，又可以使我不得不走路。』於是露絲便不得不在儲藏夏季用物的櫥底裏，去找出一雙厚底的黃靴子和一身有阿爾卑山和森林的氣味的軟呢衣來。萊阿帶着一種穿這類的靴子和粗呢衣裳的人所特有的斷然的態度，走出門去。

「在十年之前，我是連手杖也不肯拿的，」她想着。在離家還不遠的地方，她聽到在她後面有一種她以為認識的輕快的腳步聲。一種她來不及克制的恐懼幾乎使她瘋痺了，她不由自主地走得慢起來。誰知走在她後面的卻是一個不相識的少年。他急急忽忽地走着，趕上了她，走遠了，連看也不看她一眼。

她安心下來，照常地呼吸着：

——我真太傻了！」

她買了一朵暗色的石竹花插在衣襟上，拔脚再走。可是在她前面，在三十步遠近的地方，有一個男性的影子，在那籠罩着街路和草地的透明的霧中，靜靜地在等待着。

「這一次我可認出了那衣服的剪裁法和那轉手杖的姿勢了……啊！不，我不願意在重逢的時候，使他看見我穿着像郵差一樣的靴子，和那使我顯得粗蠢的厚呢衣。如果我必須碰到他，我寧可願意讓他看見我穿着別種的衣裳。他是受不住這種

栗色的衣服的……不，不，我要回去，我……」

這個時候，那個等待着的男子，喊住了一輛空汽車；他上了汽車，在萊阿面前經過。那是一個養着一撮短鬍子的金髮少年。但是萊阿這一次可不微笑了，她也不復再嘆一口舒適的氣了；她轉身就回家去。

——累了，露絲……把我的那件新的桃花色的便衣，和那塊繡花的大披肩拿給我。穿着這種呢衣服，我幾乎氣也喘不過來了。」

『用不到固執了，』萊阿想。『接連兩次，都不是寶寶；第三次上，準是他了。我懂得那些定命的小小的惡作劇。不必去逆定命，而且我今天我不想和定命掙扎，我乏極了。』

在一整天中，她繼續作着她的孤獨生活的耐心的試驗。在午飯之後，紙煙和報紙使她消遣了一些時候，她高興地接了一個貝爾希男爵夫人的電話，後來又接了一個她的舊情人史貝列夫的電話。這個在前一天看見她經過的漂亮的馬商，想請她買

一對好馬。

接着是一個完全沉默的可怕的時間。

「噲，噲……」

她露着臂，把手叉在腰邊，來來往往地走着；她的繡着金色和桃色的花紋的大披肩，在她後面燦爛地飄蕩着。

「噲，噲……讓我們來認認清楚吧。我要沮喪的時候，不就是那個小夥子不復把我放在心上的時候。我已過了六個月的孤獨生活了。在南方，我很能對付得過去。第一，因為我常常換地方。而且在黎維愛拉，是比雷納山的那些人對我也有一種好處，每逢他們離開我的時候，我總有一種清爽之感……火傷上塗膏藥：雖則醫不好，但是祇要常常換，總還得解一時的苦痛。我的六個月的遷徙，正就是那嫁給一個怪物的可憎的莎拉·高安的故事。她說：「每逢我看着他的時候，我便覺得我自己是美麗的了。」

「可是在那六個月以前，我知道孤獨生活是怎麼一回事。我和史貝列夫分開了之後是怎樣生活的？啊，是了，我一天到晚和老闆在酒場裏鬼混，接着我便立刻弄到了寶寶。可是在史貝列夫之前呢，不錯，是那個小勒格萊克……他家裏要給他娶媳婦，把他從我這兒拉了去……可憐的孩子，他的美麗的眼睛滿含着淚水……在他以後，我想起來了，我獨自過了四個月。在第一個月上，我流過許多眼淚！啊，不是，我流過許多眼淚是爲了巴劉季。可是在我哭完了之後，誰也不復能繫住我了，我是那麼地滿意着獨自的生活了。是的！但是在和巴劉季發生關係的時期，我是二十八歲，在和勒格萊克斷了關係之後，就是三十歲，在那兩個時期之內，我還結識了……呢，那是無關緊要的。在和史貝列夫斷了關係以後，我覺得白白地化了那許多錢，心裏很是沒趣。而在和寶寶斷了關係之後呢，我是……我是五十歲了。我把他留住了七年，真是鑄了一個大錯。』

她皺着前額，扮了一個使她顯得老醜的鬼臉。

『我的本領可以算得不錯了，在我這樣的年紀，別人決不能把一個情人留住七年的。七年呢！他把我所贖餘的全浪費了。在這七年中，我本來很可以得到兩三個那麼舒適的小小的幸福，而沒有這一個大遺憾的……一個七年的關係，那簡直像是跟着一個丈夫到殖民地去了：當你從那裏回來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會認識你，而你也忘記了怎樣梳粧了。』

爲了活動她的力量起見，她按鈴叫露絲上來，和她一同收拾那盛花邊的小箱子。夜來了，燈光顯得格外亮，於是露絲便不得不去料理家事。

『明天，』萊阿想，『我要雇汽車到史貝列夫的在諾爾芒的種馬飼養場去。如果貝爾希奶奶願意去，我便帶了她去，這會使她回想起她往日的榮華的。而且如果那個年青的史貝列夫向我做眉眼——我並不是說……』

她勉強帶着一種神祕而誘惑的神氣微笑着，來盪惑那些可能在梳粧台和那在黑暗中發光的大床周圍徘徊着的幽靈。可是她覺得很冷，而且對於別人的逸樂充滿了



輕蔑。

她的晚飯的鮮魚和點心給了她一種安慰。她用香檳酒代替了葡萄酒，而在離開餐桌的時候又哼着小曲兒。她正在用一根手杖量着她臥房的窗戶之間的鏡子的闊狹的時候，不料時鐘已報十一點鐘了。（她打算把那些大鏡子都去掉，而換上畫着花和攔干的古畫。）她打了一個呵欠，搔了一搔頭皮，按鈴叫露絲來給她卸妝。當露絲在替她脫長絲襪的時候，萊阿思索着那已經葬在過去之中的這一整天。她對於這一天很滿意，好像做成了一件難做的事一樣，因為這一天終於被她克服了。在夜間，她是避免了閑暇的危險了。她預先使用着睡眠的時刻和睡不着的時刻，因為一到了夜裏，心裏不安的人便可以高聲打呵欠，嘆氣，並且詛咒送牛乳的車子，垃圾車和麻雀的騷音了。

在她卸妝的時候，她還打算了許多她不會實行的種種空想：

『阿麗納·麥思馬克盤了一家酒館，賺了許多錢……當然囉，這是一個消遣的

方法，同時也是一種生財之道……可是我却不願意讓別人看見我坐賬台。如果請一個經理呢，那又何必。貝爾希對我說過，陀羅和胖菲菲兩人合開了一家消夜店。這很流行。而且她們還帶着硬領，穿着晚禮服，來吸引一批特別的主顧。那胖菲菲要養三個兒女，這倒是一個藉口……還有那個又闊又闊的丘恩，他很可以拿我的資本去開一家新的裁縫鋪……』

她全身裸露着，彭貝式的浴室在她的素肌上反射着薄紫的顏色。她在她的身上灑着檀香香水，又帶着一種不自覺的歡快翻開一件很長的縐襪衣。

『這都是廢話。我很知道我是不愛工作的。上床吧，太太！你除了床以外決不會有什麼別的賬台的，而主顧們又都已經走了。』

她穿了一件白色的阿拉伯式長衣（長衣的彩色的夾裏映出了一片不可捉摸的桃色的光），回到她的梳妝台邊去。她的那一雙舉起着的手臂，梳着并托着她的染硬了的頭髮，又圍着她的疲累的臉兒，她的那一雙手臂，從豐滿而有筋肉的腋下起到

圓圓的腕部爲止，依然是那麼地美麗。她不禁把她自己的手臂凝看了一會兒。

『那麼舊的一個瓶子倒有那麼美麗的柄子！』

她用一隻洒落的手把一個金黃色的梳子插在她的頭後面，隨便地在一口櫥裏取了一本偵探小說。她對於書的裝幀本來是不講究的，她總把她的書亂丟在櫥裏，和空紙盒藥盒放在一起。

當她彎身撫着她的大床的冷冰冰的細麻布床巾的時候，院子裏的大鈴突然響了起來。這種莊嚴的，圓潤的，異常的音，破了夜半的沉靜。

——這是什麼……？——她高聲說着。

她拼住了呼吸，嘴微微地開着，側耳細聽。第二聲格外響的鈴聲又起來了。於是萊阿便在一種自重和羞恥的本能的動作中，奔到梳裝台前去敷粉。她正要去接鈴喚露絲的時候，忽然聽見大門軋軋地響着。門軒中起了一陣脚步声，接着，在樓梯上，又起了一陣兩個人的混雜的說話聲：她的女僕和另一個人的聲音。她還來不及

下一個決斷的時候，房門已被一隻粗蠻的手推開了：在她前面的是寶寶，敞開了大鑿，裏面穿着晚禮服，頭上戴着帽子，面色惡劣而蒼白。

他靠在那關上了的門上，一動也不動。他並不專注視萊阿，却注意着整個房間。他的目光是不定的，樣子像是一個等別人來攻擊的人。

那個在早晨看見一個霧中的人影都會戰慄的萊阿，現在除了感到那種在梳妝時突然被人闖見的婦人的不快之外，還沒有感到其他的狼狽之感。她裹緊了她的梳妝衣，插好了她的梳子，用腳找尋着一隻脫落的拖鞋。她紅着臉兒，可是富臉上的紅色退淨了的時候，她已經又恢復了她的鎮定的神色了。她抬起頭來，顯得比那個靠在白色的門上的黑黢黢的少年格外高大。

——好一個走進來的態度！——她聲音頗高地說。「你可以脫掉你的帽子，道一聲晚安。」

——「晚安，」寶寶用一種傲慢的聲音說。

他的聲音好像使他自己吃了一驚，他格外自然地向他四周望着，一種微笑從他的眼睛邊降落到他的嘴上，於是他又柔和地說了一遍：

——「晚安……」

他脫了他的帽子，走了兩三步。

——「我可以坐嗎？」

——「儘便，」萊阿說。

他在一張小凳上坐了下來，看見她還站着，便說：

——「你正在換衣服嗎？你不去嗎？」

她搖了搖頭，遠遠地坐了下來，拿起了一把磨指爪的刀，一句話也不說。他點旺了一根紙煙，然後再問她許不許他抽煙。

——「儘便，」萊阿冷淡地回答。

他緘默了，垂倒了眼睛。那隻拿着紙煙的手微微地抖動着，他覺察了，便把那

隻手擱在一張桌子的邊上。萊阿慢慢地修理着她的指甲，不時地向寶寶瞟一眼，特別是瞟着他的垂倒的眼皮和暗黑的睫毛。

——給我開門的總老是葛奈思特，寶寶終於開口了。

——爲什麼不是葛奈思特呢？難道因爲你結了婚我就必須更換我的僕人嗎？

——不……不是這麼說，我的意思是……

又沉默了，可是萊阿却破了這沉默：

——我可以問你，你是否想老坐在那張小榻上？我竟還沒有問你，你爲什麼在

半夜裏到我家裏來呢……

——你可以問我的，」他很快地說。

她搖着頭：

——這對於我沒有什麼興味。」

他使勁地站了起來，把小凳打翻了，向萊阿走過去。他彎身在她上面，她攔住

了他，好像他要打她似的，可是他並不退却。她想着：『在這個世界上，我還怕什麼東西？』

——啊：你不知道我到這兒來幹什麼嗎？你不想知道我到這兒來幹什麼嗎？』

他掙脫了他的大簷，把牠擲到長椅上去，交叉着手臂，用一種窒息而凱旋的聲音，近着萊阿的臉兒高聲說：

——我回來了！——

她還是修着她的指甲。寶寶又倒坐了下去，好像他剛纔已把他的氣力用盡了。

——好。——萊阿說。「你回來。這很好。誰給你打的主意？」

——我自己，——寶寶說。

她也站了起來，爲的是可以統制他得有力一點。她的平靜了的心的跳動，使她呼吸得很舒適。她想來好好地耍一耍她的手段。

——你爲什麼不問問我的意見呢？我是一個知道你以前的胡亂的行爲的老伴

兒。你怎麼不想一想在回到這裏來的時候，你會使……使一個人爲難啊？」

他低倒了頭平平地觀察那間臥室，那閉着的門，那張大銅床和斜放在床上的華麗的枕頭。他看不出什麼異常的，新鮮的東西來，聳了一聳肩。萊阿看看他不過如此，便追問下去：

——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很懂，」他回答。「『先生』沒有回來嗎？『先生』在外面過夜嗎？」

——這你用不着管，孩子，」她平靜地說。

他咬着嘴唇，神經質地把他的紙煙灰搖落在一個盛裝飾品的盤子裏。

——別把煙灰丟進去，我已不知對你說過多少次了！」萊阿喊着。「我要對你說多少次你纔……？」

她沒有說下去，心中暗自責備着又不期而然地使着這種吵嘴的口氣。可是他却似乎沒有聽見，祇仔細地看着一個萊阿在旅行期中買來的綠玉指環。



——這是……這是什麼？」他喃喃地說。

——這個嗎？這是綠玉啊。」

——我又不是瞎子！我的意思是說：這是誰送你的？」

——你不認識。」

——真可愛！」寶寶苦痛地說。

他的語調使她增長了勇氣，她便得一步進一步了。

——牠可不是很可愛嗎？我隨便走到那裏，別人都稱讚牠。你瞧這鑲在上面的細鑽石……」

——夠了！」寶寶怒號着。一邊用拳頭敲着桌子。

桌子上的薔薇花一受震動，花瓣便繽紛地落下來了；一個磁盤掉到那厚厚的地毯上去，沒有打碎。萊阿伸手出去拿電話聽筒，可是被寶寶的有力的手攔住了：

——你爲什麼要拿電話聽筒？」

——打電話給公安局去，——萊阿說。

他抓住了她的兩隻胳膊，假裝鬧着玩地把她推開去：

——噲，噲，好了，別說廢話了！別人說一句話你都要耍把戲的……」

她坐了下來，背過臉去。他還兩手空空地站着，他的鼓起了的噲張着的嘴，簡直像是一個執拗的孩子的嘴。一縷黑色的頭髮遮住了他的眉毛。萊阿在鏡子裏偷偷地看着他；可是他坐了下去，鏡子裏便看不見臉兒了。這一趟，萊阿也不安着，覺得他在望着她的因穿着阿拉伯式長衣而顯得寬闊的背脊。她回到梳裝台邊去，插正了她的梳子，好似漫不經心地開了一個香水瓶。寶寶聞到了香水的氣味便轉過頭去。

——囹囹！——他喊着。

她並不回答。

——囹囹！——

——討饒吧，「她頭也不回地說。

他冷笑着：

——別這麼啦！」

——我並不勉強你。但是你應得離開此地，而且立刻。」

——饒了我吧！」他立刻不自然地說。

——再說得好聽點！」

——饒了我吧，」他低聲地又說了一遍。

——這樣纔是！」

她走到他身旁去，輕輕地撫着他的垂倒了的頭：

——噲，講出來吧。」

他打了一個寒噤，震落了那撫着他的手：

——你要我對你講什麼呢？事情是很簡單的。我回到這裏來了，如此而已。」

——講出來吧，噲，講出來吧。」

他在他的坐位上東搖西擺着，手在膝頭間緊捏着，向萊阿抬起頭來，但是並沒有望她。她看見寶寶的兩個蒼白的鼻翼跳動着，她聽到一種努力想克制住的呼吸。她祇要再說一次：『噲，講出來吧……』祇要用手指好像要推倒他似的推着他，他就喚着：

——寶貝的囡囡！寶貝的囡囡！」了；他用盡全力向她撲過去，緊抱着她的那兩隻曲下去的長長的腿。

她坐了下來，讓他滑到地上去。讓他對她流着眼淚，說着無秩序的話，讓他用那雙攀着她的花邊，她的項圈的摸索着的手，在她的衫子下找尋她的肩膀，在她的頭髮間找尋她的耳朵。

——寶貝的囡囡！我又找到你了，我的囡囡！哦，我的囡囡，你的肩膀，你的照舊的香水氣味，和你的項圈，我的囡囡，啊！這真奇怪……還有你的頭髮裏的那

種小小的焦味兒，啊！這……這真奇怪……」

他頭向後仰着，像吐出他胸頭的最後一口氣似地吐出了這句傻話。他跪着把萊阿抱在懷裏，把他的被頭髮掩住的前額，他的被眼淚所濡溼的戰顫的嘴唇，和他的流出那含着快樂的眼淚來的眼睛，向萊阿湊過去。她完全忘記了他以外的一切，深深的凝視着他，竟連吻他一下都想不起了。她用她的手臂迴抱着寶寶的項頸，輕輕地摟他過來，同時嘴裏還哼着：

——我的孩子……我的刁孩子……你在這裏了……你回來了……你還做了些什麼？你是那麼地刁……我的美人兒……」

她閉着嘴輕輕地埋怨着，不再說話了：他聽着萊阿，把他的臉兒靠在她的胸上。當她停止了她的溫柔的怨詞的時候，他懇求着：『再說呀！』於是那個恐怕自己也哭起來的萊阿，便又用那同樣的音調埋怨他：

——壞畜生……沒有良心小惡魔……壞東西……」

他向她抬起頭來，顯出了一種感謝的目光：

——這樣纔是，罵我吧！啊，囡囡……」

她把他推開了一，以便把他看得清楚一點：

——那麼你愛我嗎？」

他垂倒了他的眼睛，用一種孩子似的狼狽的口氣說：

——愛你的，囡囡。」

一聲她忍不住的小小的笑聲，通報萊阿已快沉沒到那她一生最可怕的快樂中去了。一陣緊摟，輾轉，鋪好了的床，兩個如膠似漆地黏住着的肉體……「不，不，」她想著，「還沒有到時候呢，哦！還沒有到時候呢……」

——我口渴，——寶寶喘着氣說。「囡囡，我口渴……」

她很快地起身來，摸着一個微溫的水瓶，便走了出去，可是立刻就回來了。那個縮在地上的寶寶，已把他的頭擱在小凳上了。

——去叫露絲給你拿檸檬汁來了，」萊阿說。「別坐在地上。到長椅上來。你討厭這盞燈嗎？」

因為能夠侍候他又吩咐他，她快樂得發抖。她坐在長椅上，寶寶貼緊了她半躺着。

——現在，你可以對我說一點……」

這時露絲走了進來，把她的話打斷了。寶寶也不站起來，懶洋洋地向露絲轉過頭去：

——「晚安，露絲。」

——「晚安，少爺，」露絲慎重地說。

——「露絲，明天早晨九點鐘，我要……」

——「奶油糕和朱古力茶，」露絲接着說。

——「寶寶舒適地嘆了一口氣，閉攏了眼睛：

——真不錯！……露絲，明天早晨我在那裏穿衣服？」

——在梳妝室裏，」露絲慫慫地回答。「祇是我必須要叫人把長榻搬出去，像從前一樣地放一張梳洗桌進去，是嗎？……」

她望着萊阿的眼色。萊阿呢，她驕傲地坐着，支撐着她的那個在喝檸檬汁的『刁惡的孩子』的上半身。

——隨便吧，」萊阿說。「再瞧吧。現在沒有事了，露絲。」

露絲去了。在那繼續着的沉寂中，人們祇聽見一片模糊的風嘯聲，和受了月光的欺騙的鳥喧聲。

——寶寶，你睡了嗎？」

他發出了一聲像獵狗一樣響的嘆息聲。

——哦！不，困困，我這樣的快活，那裏會睡。」

——對我說吧，孩子……；你在那邊沒有吵什麼嘴嗎？」



——在我家裏嗎？沒有，囡囡。我可以向你賭咒，一點也沒有。」

——吵過一場嗎？」

他從下面望着她，也不抬起他的信托的頭來。

——沒有，囡囡。我說走就走，如此而已。那女孩子是很可愛的；什麼事也沒有過。」

——啊！」

——可是我却不敢說她毫不疑心。今天晚上，她又擺出她的那副我所謂孤兒的神氣來，你是知道的，在她的美麗的頭髮下面的那麼憂鬱的眼睛……你知道她的頭髮美麗嗎？」

——知道……」

她祇低聲地說着幾個單音的字，好像在聽着一個熟睡的人在夢中說話似的。

——我甚至還相信，」寶寶繼續說，「她或許看見我穿過花園來。」

——啊？」

——是的。她是穿着她的那件白色錦片的衫子，站在露台上。那件衫子的白色是一種那麼冷的白色，哦！我不愛那件衫子……那件衫子在吃晚飯的時候起就使我起了一個跑出來的欲望了……」

——是嗎？」

——是的，团团。我不知道她有沒有看見我。月亮還沒有昇起來。月亮是在我等待着的時候昇起來的。」

——你在什麼地方等待？」

——寶寶渺茫地手指着街路那面。

——那邊。我等待着，你懂嗎？我想看看。我等待了很長久。」

——看什麼？」

他突然地離開了她，坐得遠一些。他又擺出他的野蠻的猜疑的神氣來：

——哼，我想看準了是否沒有人在這裏——

——啊！是了……你還以為……」

她不禁冷笑了起來。她家裏有一個情人嗎？在寶寶在世的時候她會有一個別的情人嗎？這真怪了。『他多麼傻！』她興奮地想着。

——你笑嗎？」

他站到她面前去，把手放在她的前額上，把她的頭向後推過去。」

——你笑嗎？你嘲笑我嗎？你有……你有一個情人嗎？你有什麼人嗎？」

他一邊說一邊彎身下去，使她的後頸貼在長椅的背上。她在自己的眼皮上感到了一張刻毒的嘴所呼出來的熱氣，可是却一點也不想擺脫了那隻按住她的前額和她的頭髮的手。

——大膽地說你有一個情人罷！」

她被那向她降下來的光輝的臉兒所照得眼花撩亂了，不禁瞬着眼睛，她終於用

一種低微的聲音說：

——沒有。我沒有情人，我愛你……」

他放了她。開始脫掉他的晚禮服，他的背心，他的領帶在空中發着響聲，纏在火爐架上的一個萊阿的雕像上。然而他却並不離開她，膝對膝地把她按住在長椅上。當她看見他已半裸的時候，她便幾乎有點悲哀地問他：

——你要……？……是嗎？……」

他並不回答，一心專顧着他的即在目前的歡快，和那從新佔有她的欲望。她慙慙而慎重地順從着并侍候着她的少年情郎，不愧爲一個善良的情婦。然而她却帶着一種恐怖看着她自己的戰敗的時刻慢慢地到來；她像熬刑似地忍受着寶寶，用她的沒有力的手推着他，用她的強力的膝撐住他。最後，她抓住了他的胳膊，微微地喊叫着，沉到了那無底的深淵中去；同時戀愛便蒼白而沉默地，充滿了死的悵惜，從那深淵中昇了上來。

他們兩個人緊緊地摟抱着，一句話也不說。他們在那長長的沉寂中蘇醒過來。寶寶的上半身已滑到了萊阿的胸旁，他的頭倒擱在褥子上，閉着眼睛，好像被人刺死在他的情婦的身上似的。她稍稍側身向另一邊，差不多載着這個使她動彈不得的身體的全部重量。她低聲地喘着氣，她的被壓住了的左臂使她痛苦。寶寶感到他的後頸痺麻了。但是他們兩人都在一種虔敬的寂定中。等着那衰弱下去的蘸着些兒麻上來的感覺，慢慢地離開他們。

「他睡着了，」萊阿想。她的那隻沒有被壓住的手還捏着寶寶的腕，輕輕地捏緊着。一個膝頭——她是很知道那膝頭的罕有的美麗的——壓得她的膝頭發痛。在她自己的心的上面，她覺出另一顆心的勻整而抑壓的跳動。一種濃艷的花和異國的樹木的混合的香味，那寶寶所愛用的香水的氣味，固執而強烈地氤氳着。「他在這裏了，」萊阿想。於是她便混身沉浸在一種安逸之中了。「他永遠在這裏了。」她心中暗自喊着。她的胸有成竹的謹慎，她的處世的明敏，她中年的卑下的躊躇，以

及她的擺脫之想，這一切一碰到那戀愛底橫暴，便都退了下去而消滅了。『他在這裏了！他離開了他的家，他的漂亮的傻小妻子而回來了，他回到我這裏了！誰能夠把他從我這兒奪了他去呢？現在，現在，我要整頓我們的生活了……他總不知道他自己需要什麼，可是我却知道。一次旅行的確是必要的。我們並不是要躲起來，可是我們須要找安靜……而且我須要有注視他的閑暇。在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愛着他的時候，我一定沒有看夠他。我應該有一個可以暢快地發揮他的浮動和我的意志的地方……我想爲我們兩人設想，——讓他睡着吧……』

當她小心地移開她的又痠又痛的左臂和她的痲痺了的肩頭的時候，她看着寶寶的背轉着的臉兒。她看見他並沒有睡着。他的眼白閃着光，而他的睫毛的黑色的小翼翅又亂動着。

——怎樣，你沒有睡着嗎？——

她感到他打了一個寒噤。他一下子全身都翻了過去。

——可是你也沒有睡呀，囧。」

他向床頭小案伸手過去，熄了那盞檯燈，一片桃色的光鋪上了那張大床，烘托出花邊上的花，在一個鴨絨腳墊的凸凹間掘着黑暗的谷。那直躺着的寶寶感謝着這個他的安息和他的逸戲的場所。那在他旁邊撐身在肘子上的萊阿，用手撫着她所愛的他的長長的眉毛，又把他的頭髮撫到後面去。他蓬了頭髮這樣地躺着，他簡直好像是被一陣狂風所吹倒了的。

時鐘響了。寶寶突然跳坐了起來。

——現在幾點鐘了？」

——我不知道。這和我們有什麼關係？」

——哦！我不過問問罷了……」

他短短地笑了一聲，並不立刻躺下去。最早的送牛奶的車子裏牛奶瓶，在窗外震響着，於是他微微地向街路轉身過去。在那些莓子色的窗帷之間，冷冷的晨光慢

慢慢地溜了進來。寶實又回過頭來向着萊阿，用那種使迷惑的孩子和不安的狗的注意顯得可畏的凝視的力量，直望着萊阿。一種瞧不透的思想從他的眼底昇了起來；他的眼睛的形態，他的眼睛的暗暗的茶色，他的眼睛的嚴厲或軟弱的光，都祇幫着他征服戀愛，而不是幫着他揭露他自己的心。他的裸露着的闊肩輕腰的上半身，從那扭皺的被單間聳了起來，正像浮在一片波浪上一樣。他整個的生命呼吸着那完成了的工作的憂鬱。

——啊！你……」萊阿沉醉地嘆着氣說。

他並不微笑；他是慣於簡單地接受那些恭維的。

——對我說，困……」

——說什麼，我的愛人？」

他躊躇着，一邊戰慄一邊瞬眼睛：

——我累了……而且明天你怎樣能夠……」



萊阿嬌柔地翻了一下，把那個裸露的身體和沉重的頭推到了枕頭上。

——你別管。睡下吧。難道困困不在這裏嗎？什麼也不要想。睡着吧……我可  
以斷定說你冷了……噲，拿着這個，這是煖的……」

她把他裹在一件從床上拿起來的女人用的絲和羊毛的小衣裏，滅了燈。在黑暗中，她揪住他的項頸，把他摟到她的身邊去，聽着那和她的呼吸應和着的呼吸。沒有什麼欲望攪擾她，但是她總還睡不着。「讓他去睡，讓我來想，」她心中反覆地這樣想着。「我要把我們的出走安排得很漂亮，很慎重。我主張越少引起別人的閑話和痛苦越好……最使我們合意的還是南方。現在是春天，南方是更好了……如果照我個人的意見，我是寧可安安逸逸地留在此地的。可是那個伯魯太太，可是那個伯魯少奶奶……」一個穿着睡衣站在窗邊的少婦的影像，祇在萊阿帶着一種冷冰冰的判斷聳着肩的時候礙了一下萊阿：「這我也沒有辦法。一方面幸福了，另一方面

那個柔滑的黑髮的頭，在她的懷裏攪動着？熟睡着的情郎在夢中呻吟了。萊阿用一隻留意提防的手臂庇護着他，免得他做惡夢，又輕輕地搖着他，使他長久地熟睡着——不開眼睛，沒有記憶，又沒有計劃——正像那個她所永遠養不出來的「刁惡的孩子！」



他已醒了長久了，却一動也不動。頰兒枕在他的曲着的臂上，他試着猜測時  
間。那片清淨的天，一定會把一陣未及時而先至的暑熱傾瀉在街路上吧，因為在窗  
帷的鮮明的桃色上，一片雲影也沒有飄過。他覺得肚子餓得難受；昨天他晚飯吃得  
很少。如果是去年的話，他準會跳起了，擾醒了萊阿，狂呼着討朱古力茶和牛油了  
……現在呢，他却一動也不動。他怕在翻動的時候攪碎了他殘賸的歡樂，攪碎了他  
在莓子色的紅窗帷，和在那臥室的染了色的空氣中閃光的鍛鐵雕銅的床的鏤花上所  
嘗味着的，視覺的快感。他似乎覺得他的昨夜的大幸福，已融化了，縮成小小的躲

在一個反光中，躲在那在一個滿盈着清水的水晶瓶上舞動着的彩虹中。

露絲的慎重的脚步擦着同一層樓上的地毯。一把小心的掃帚在掃除着院子。寶聽出了在廚房中的一種遼遠的碗盞聲……『這個早晨多麼地長啊……』，『他想着。』『我要起來了！』但是他依然一動也不動，因為萊阿在他後面打着呵欠，伸着腿。一雙柔軟的手攔到了寶寶的腰上來，可是他却又閉攏了眼睛；不知怎的，他的整個身體都說起謊來，假裝得軟弱無力地，好像正熟睡着。他感覺到萊阿離開了床，看見她黑黢黢地走到窗帷邊，把窗帷打開了一半。她向他轉過身來，望着他，搖着頭，臉上帶着一片絕對不是勝利的，却是有決斷的，而且肯冒一切危險的微笑。她並不急着走出臥房去；寶寶微微地張開了一點兒眼睛，窺視着她。他看見她翻開了一張火車時間表，用手指點着一行行的數字移下去。接着她似乎在盤算，頭仰着天，眉毛蹙着。她的還沒有撲粉的臉，她的披在頸後的一股疲乏的頭髮，她的兩重的下頰和顛頤的項頸，都疏忽地被一個她沒有注意的人看得清清楚楚了。

她離開了窗邊，從一隻抽屜裏取了一本支票簿，在上面劃着字又撕下了好幾張。接着她把一件白色的睡衣放在床腳邊，悄悄地走了出去。

寶寶騰了一個人的時候。深深地呼吸着，覺得自己從萊阿離床的時候起就迷住呼吸了。他起身穿了那件睡衣，開了一扇窗。『氣也喘不過來了，』他吐着氣說。他的臉上還留着那做了一件很醜的行爲的不愉之感和朦朧的印象。

『因為我假裝睡着嗎？可是萊阿的起身，我也看見過一百次了。祇是這一次我是假裝睡着的……』

一片輝煌的陽光蘇醒了桃色的臥房，金黃色和銀色的夏伯冷所畫的畫像的柔和的色調在牆上微笑着。寶寶低倒了頭，閉攏了眼睛，使他的記憶可以召回那昨夜的光景（昨夜，這臥房是像一個西瓜心子一樣的微紅而神祕，燈是像一個仙境穹窿），特別是可以用召回他蹣跚着用來消受狂歡的那種熱狂……

——你起來了嗎？朱古力茶立刻就送上來了。』

他看出萊阿已在幾分鐘之內梳好了頭，撲勻了粉，洒了一個他聞慣的香水了。她的和善而懇切的聲音在房間裏傳播出來的時候，烤麵包和朱古力茶的香味也散發出來了。寶寶坐在兩杯熱騰騰的朱古力茶旁邊，從萊阿的手裏接過那牛油塗得很厚的熱麵包來。他找尋着什麼話來說說，而萊阿却一點也想不到，因為她知道他平時是不大開口，而要吃東西的時候更一聲也不響的。她像一個已把行囊整理好祇等車開的在吃早飯的女人一樣，快樂而急促地，胃口很好地吃着。

——再吃一塊麵包嗎，寶寶？……」

——不，困困，多謝。」

——不餓了嗎？」

——不餓了。」

她笑着用手指點着他說：

——你現在要吞兩粒清瀉丸下去，這是你該做的事！」

他有點不快，皺着鼻子：

——聽着，囡囡，你總歡喜來這種……」

——咄，咄，咄！這都由我。伸出你的舌頭來。你不願意伸出你的舌頭來嗎？那麼揩乾淨你嘴上的朱古力，讓我們來談談，話語不用說得多，祇要說得中肯。麻煩的話題應該把牠很快地結束了。」

她隔着桌子握住了寶寶的一隻手，把牠合在自己的手裏。

——你回來了。這是我們的定命。你信任我嗎？我要全心全力地照顧你……」

她不由得中止了，好像爲她的勝利所佔住了似地閉了她的眼睛；寶寶看見她的情婦的臉兒鮮紅了起來。

——啊！」她低聲地繼續說下去，「當我想到了我沒有給與你的一切和我沒有對你說的一切的時候……當我想到我曾經把你當作一個像別人一樣，却比別人較優一點的一時的相識的時候……我從前多麼地傻，不懂得你是我的愛人，那祇能有一



次的愛人……」

她重新張开了她的眼睛，斷斷續續地呼吸着。她的眼睛是顯得格外青了。

「哦！」寶寶心中暗自懇求着，「希望她不向我提出一個問題，希望她現在不要求我作一個回答，我是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了……」

她搖着他的手。

——噲，噲，認真點吧。……所以，我說：我們走吧，我們就走了。你要爲「那邊」準備什麼呢？讓夏洛特去談判金錢的問題吧，這是更乖巧一點；我請你不要捨不得錢。你難道要通知「那邊」嗎？我想是用信通知吧。這不很方便，可以越寫得少越好。我們將來一起想法吧。還有你的行李的問題，——這裏，我已經沒有你的東西了……那些零碎的東西比下一個大決心都麻煩，可是別老想着那些事……：你可以不儘挖着你腳趾上的皮嗎？灰趾甲都是這樣地挖出來的！」

他機械地放下了他的腳。他自己的沉默壓榨着他，於是他便不得不展開一種厭

倦的注意力來聽萊阿的話。他細看着他的情婦的興奮的，快活的，專橫的臉，茫然地問着自己：『她爲什麼有這樣快活的神氣？』

他的癡呆是表顯得那麼地明白，以致那現在獨自個說着買老培爾達勒密的快艇的機會的萊阿，突然停止了下來：

——你難道一點意見也沒有嗎？啊！你永遠祇像是一個十二歲的孩子！」

那個從茫然自失中醒過來的寶寶用手撫着前額，憂鬱地望着萊阿：

——囡囡，對於你，就是再過五十年，我也許還祇像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吧。」

她睜了好多次眼睛：好像他在她的眼皮上吹了一口氣似的，接着便沉默了。

——你要說的是什麼？」她最後這樣問。

——我要說的我都說出來，囡囡。祇有真實，你是一個正直的人，你能否認那

真實嗎？」

她決定帶着一種已經隱藏着一個大恐懼的磊落態度笑將起來。

「可是這種天真是你的可愛之處的一半啊，小傻子！以後牠將成爲你的永遠的青春的祕密了。你倒來怨訴……你倒敢來向我怨訴！」

——是的，囹圄。你叫我對誰去怨訴呢？」

他又握住了她的縮回去的手。

「我親愛的囹圄，我的好囹圄，我不但怨訴，我還責備你。」

她覺得她的手被緊握在一隻堅決的手裏，而那雙睫毛光亮的黑色的大眼睛，不但沒有避開她的眼睛，反而可憐地瞅住她的眼睛。她還不願意戰慄起來。

「這不算一回事，不算一回事……祇搶白他兩三句就夠了；那時他就會破口回罵，接着他會愠怒着，然後我再原諒了他……就是這麼一會事……」但是她一時找不出那能夠改變了他臉上的表情的搶白的話來。

——噲，噲，孩子……你知道有些開玩笑的話我是長久沒有用了……」

她嘴裏說着，心裏却覺得她的聲調太輕而不合適：「這說得真怪……這說得一

點也不逼真……」十點半鐘的太陽已曬到了那張隔開着他們的桌子上，萊阿的硃光的指甲閃耀着。可是陽光也照着她的那雙樣子長得很好的大手，又在手心的又寬又柔嫩的皮膚間，在手背上，在手腕周圍，雕刻着複雜的綉紋，集中的線條，細細的平行四邊形，正豫雨後黏土乾燥了時所顯出的紋路一樣。萊阿帶着一種心不在焉的神氣擦着她的手，同時轉過頭去，想把寶寶的注意牽引到街路那一面；但是寶寶却固執地像狗一樣可憐地呆看着。突然，他把那一雙假裝玩着腰帶的害羞的手抓了過來，吻之再三，然後把他的頰兒貼上去，嘴裏一邊喃喃地說：

——我的囡囡……哦，我的可憐的囡囡……」

——放開了我！」她一邊拔出她的手來，一邊帶着一種不可解的忿怒喊着。

她竭力克制着，害怕顯露出自己的弱點來，因為她險一險要嗚咽起來了。她一能夠說笑，就立刻微笑着說：

——現在你不是可憐我嗎？爲什麼你剛纔要責備我呢？」

——我錯了，」他低聲下氣地說。「你曾經是我……」

他做了一個手勢，表示他沒有能力找出幾個配得上她的字眼。

——「你曾經是！」她用一種辛辣的語調把他的話提出來說了一遍。「我的孩子。這真是一篇祭文的口調！」

——你怎的會這麼想！……」他責備着她。

他搖着頭，她很清楚地看出她不能激怒他了。她全身的筋肉緊張着，暗自反覆地說着這幾句來束住她的思想：「他在這裏，在我前面……呢，他永遠在這裏……他還沒有安穩……可是他是否真的在這裏，在我的前面？……」

她的思想越出了這個有節奏的紀律，一種內心的大哀傷，代替了那些催眠性的話。她想着：「哦！祇要把我對他說：「再吃一塊麵包嗎，寶寶？」的那一瞬間還給我吧。那一瞬間還是那麼地近，牠還沒有永遠地消逝，牠還沒有沉湮到過去中！再從那一瞬間起開始我們的生活吧，不要把那一瞬間以後發生的事算在裏面，我要

取消牠，我要取消牠……我要正像在幾分鐘以前似地對他說話，呃，我要對他說動身，說行李……』

她果然說話了，可是她所說的却是：

——我知道……我知道我不能把一個因為自己的懦弱而擾得兩個婦人不安的生物，當作男子看待。你以為我不懂嗎？說到旅行吧，你是願意作短旅行的，是嗎？昨天在納伊，今天在此地，可是明天……明天在那裏呢？此地嗎？不，不，我的孩子，用不着來說謊了，這張囚犯一般的臉兒，即使那邊有一個比我更傻的人，你也騙不過的……』

她的那個指着納伊那邊的方向的猛烈的動作，打翻了一個盛糕餅的盤子。寶寶把盤子擺好了，她越說越增加了她的苦痛，又把那苦痛變成了一種劇烈的，喧嘩的，嫉妬的哀傷，變成了少婦的饒舌的哀傷。她頰兒上的脂粉變成酒渣一樣的東西了。一縷燙過的彎曲的頭髮像一條小小的死蛇似地落到了她的項頸上。

——即使那邊的那個女人，即使你的妻子，當你高興回去的時候，你也不會每次都找到她在家裏！我的孩子，人們是不知道怎樣得到一個妻子的，而怎樣失去一個妻子呢，人們是更不知道了！……你會把你的妻子叫夏洛特看管着，是嗎？這真是一個好主意！啊！我真要笑死，如果有一天……」

寶寶蒼白而嚴肅地站了起來：

——囡囡！——

——什麼囡囡？什麼囡囡？你以為你嚇得倒我嗎？啊！你要獨自個行動嗎？獨自行動去吧！帶着一個瑪麗·羅兒的女兒，你準可以去旅行呢！她生着細細的手臂，平平的臀部，可是她仍然可以……」

——囡囡，我不准你……」

他抓住了她的兩隻胳膊。可是她却站了起來，使勁地擺脫了他，粗聲地笑起

來：

——當然囉！『我不准你講一句我的妻子的壞話！』是這樣嗎？』

他在桌子周圍走了一圈，氣得發着抖，又走到她的身邊來：

——不是！我不准你——你聽清楚嗎？——損壞了我的囡囡！』

她向後退過去，嘴裏喃喃地說：

——這什麼意思……這什麼意思？……』

他追上前去，好像準備懲罰她似的：

——是的！囡囡說話的態度難道應該這樣的嗎？這是什麼態度？伯魯太太一類

的罵街口吻！而且又是從你，你，囡囡……從你的嘴裏說出來的！……』

他驕傲地把頭向後一仰：

——我呢，我知道囡囡是應該怎樣說話的！我知道囡囡是應該怎樣思想的！我

曾經細細觀察過。我還沒有忘記了在我那個女孩子結婚的前幾天你對我說的話：

『至少你不要刁惡……不要使她苦痛……我總有一點把一頭小鹿丟給一頭獵狗的感



想……」這就是你的話！這纔是你！還有，我在結婚的前一天，當我溜出來找你的時候，我記得你對我說……」

他說不響了，他的臉兒上燒着一片記憶的火：

——「寶寶，去吧……」

他把他的手按在萊阿的肩上：

——就是昨天晚上吧，」他繼續說下去，「你頭一件關心的事可不就是問我在『那邊』有沒有吵嘴嗎？我的萊阿，當我們開始的時候，我是把你當作一個漂亮人物而認識你，愛慕你的。如果現在我們必須結束，那麼你何必就要爲此而像起別的女人們來……」

她茫然地感覺到他的頌揚的話中有刺，便用手掩住她的臉兒坐了下來：

——你的心多麼硬，你的心多麼硬……」她訥訥地說……「你爲什麼要回到這裏來？……我本來是那麼地平靜，那麼地孤獨，那麼地過慣……」

她聽見自己在說謊，便不說下去了。

——心硬的不是我！——寶寶答辯着。「我之所以回到這兒來是爲了……是爲了

……」

他分開了他的胳膊，放下了他的胳膊，接着又把牠們張了開來：

——……爲了我少不了你，這是用不到找別的解釋的。」

他們兩人都沉默了一會兒。

她意氣消沉地凝看着這個像一隻鷗鳥那麼白的不耐煩的少年；他的輕捷的腳和張開的臂好像正準備沖天而飛似的……

萊阿的幽暗的眼睛在她的上面游移着。

——啊！——他突然說，「你可以自誇，使我——特別是這三個月以來——過度

着——一種……一種……」

——我嗎？……」

——不是你還有誰呢？一扇門開了：是囹圄吧；電話響了：是囹圄吧；園子裏的信箱中有一封信：或許是囹圄的吧……甚至在我所 的酒裏，我也尋找着你，可是我卻永遠找不到在你家裏所喝的那種保麥利酒……至於夜裏呢……啊，啊！……」

他在地毯上來來往往毫無聲音地很快地踱着步子。

——是的，我可以說我知道那爲了一個女人而痛苦的意義了。現在，我等着那些在你以後的女人吧。灰塵罷了！啊！你真害得我好苦！」

她慢慢地挺直了身子，搖擺着上半身，望着寶寶走來走去。她的顴骨又乾燥又亮，像發熱一樣地紅，這便使她的青色的眼睛格外銳利了。他低倒了頭走着，嘴裏不停地說着話。

……——你想想在我回來的頭幾天的少了你一個人的納伊吧！再者，什麼都少了你一個人……我幾乎要發狂了。有一晚那女孩子生了病——我已想不起了，大概是頭痛，神經痛吧……她使我難受，但是我不得不離開房間，因爲什麼都不能遏制我不

對她說：『等着，別哭，我要去找囡來，她會醫好你的……』如果找你去，你準會去的，可不是嗎，囡？……哦！那種生活……在莫里思旅舍，我化了許多錢買下了那個德蒙，爲了在有幾天夜裏可以對他講講你……我對他說着，好像他是不認識你似的：『老兄，像她那樣柔嫩的皮膚，世界上是找不出的……你看着你的沒有琢磨過的青寶石，呃，老兄，把牠藏起來吧，因爲她的眼睛的青色，是不像這塊寶石似地在光裏一照就會變灰色的！』我對他說你要刻薄起來真刻薄，誰也說不過你，就連我也說不過……我對他說：『那個女人，老兄，當她戴了合適的帽子——囡，你去年夏天戴的那頂青色的帽子——，再加上她固有的穿衣服的式樣，你便可以把你什麼女人都丟開了，拋棄了！』還有你的說話和走路的特別的態度，你的微笑，你的漂亮的行動，我都講給他聽……我常常對德蒙說：『啊！像萊阿那樣的一個女人，那纔是一個女人啊！』……』

也帶着一種主有者的揚揚得意的神氣響着指頭。他氣也喘不過來了，突然地停

止了踱步和說話。

『我從來也沒有對德蒙說過這些話，』他想着。『然而我現在所說的却也不是謊話。我心中有這種意思，而德蒙也是懂得的。』他再說下去，望着萊阿。她還在聽着他。現在，她挺直了身子坐着，在陽光中把她的劃着乾了的淚痕的，高貴而顛頷的臉兒，讓寶寶看得清清楚楚。一重隱然不可見的重量，把她的下頰和頰兒向下牽着，使她的顫動着的嘴角益顯得悽慘。在這些殘碎的美麗之中，寶寶祇找到那個漂亮的鼻子和那兩個青花一樣青色的腫子是完整的……

——所以，你瞧，囡囡，過了幾個月的一種生活之後，我來到了此地，却……

他停止了，不敢說出他應該說的話來。

——你來到了此地，却看見了一個老太太，萊阿用一種微弱而平靜的聲音說。

——囁囁！聽我說，囁囁！……」

他倒身在萊阿的腳邊，臉上顯出了那種找不出話來掩自己的過失的，孩子的懦弱。

——却看見了一個老太婆，「萊阿又這樣說了一遍。「你害怕什麼呢，孩子？」她的胳膊圍抱着寶寶的肩，感覺到這因為她辱沒了而苦痛着的身體的拘束和抵抗。

——「噲，我的寶寶……你害怕什麼呀。怕使我苦痛嗎？不要哭，我的美人兒……我反而要感謝你呢……」

他發了一聲抗辯的呻吟，無力地掙扎着。她把她的頰兒傾到他的亂蓬蓬的黑髮上去。

——對於我你已說過這些想過這些嗎？我真的曾經在你眼裏是那麼地美麗嗎？那麼地好嗎？在那許多別的女人已結束了生涯的年齡，我曾經在你看來是女人中的

最美麗的，最好的，而你又曾愛着我，是嗎？我的寶寶，我真多麼感謝你……做事情最漂亮的，你是這樣說嗎？……可憐的孩子……」

他倒在她懷裏，她抱持着他。

——如果我曾經是做事情最漂亮的人，那麼我早就會使你成爲一個鬚眉男子，而不祇顧着你的肉體和我的肉體的快樂了。做事情最漂亮的，不，不，我不配，我的愛人，因爲我儘留着 you 受用，現在已經太遲了……」

他似乎在萊阿的懷裏睡着了，但是他的固執地閃着的眼皮却不停地跳動着；他用一隻沉靜的緊執住的手攀着了她的梳妝衣，梳妝衣便慢慢地撕破了。

——現在已經太遲了，現在已經太遲了……然而……」  
她彎身在他上面。

——我的寶寶，聽着我。醒來呀，我的美人兒。開着眼睛聽我說。不要怕看見我。我總依然還是那個你曾經愛過的女人，你是知道的，做事最漂亮的女人……」

他張開了他的眼睛，而他的第一道的濡濕的視線，却已經充滿了懇求和自私的希望了。萊阿背轉頭去：『他的這雙眼睛……啊！快些作一個結束吧……』她把她的頰兒貼在寶寶的前額上。

——孩子，對你說過：『不要無端地作孽，饒了那隻小鹿吧……』的女人確實就是我。我本來已經記不起了。幸而你還記得。我的刁惡的孩子，你離開我得太遲了；我已把你牽掛得太長久，現在，你也有難堪的牽掛了：一個年青的妻子，或許還有一個孩子……你的缺陷都應該由我來負責的……是的，是的，我的美人兒，都爲了我的原故，你現在到了二十五歲還這樣地輕佻，這樣地無用，同時又這樣地憂鬱……我真爲你擔憂，你會自己受苦，——你還會使別人受苦。你這個會經愛過我的人……」

那隻慢慢地撕着她的梳妝衣的手癢癢着，萊阿在自己的胸頭感到了那刁惡的孩子的指爪。



「……你這個曾經愛過我的人，」她停了一會兒說，「你能不能夠……我真不知道怎樣說明我的意思……」

他離開了她一點，以便聽她說話。這時她險些要這樣地向他喊：『把你的這隻手再放在我的胸膛上，把你的指爪再放在原來的爪痕上吧；你的肉體一離開了我，我便氣力也沒有了！』她向那在她前面跪着的寶寶傾過身子去，繼續說道：

——你這個曾經愛過我的人，你這個將念念不忘我的人……」

她向他微笑着，凝望着他的眼睛。

——哼，這樣的空幻啊！……你這個將念念不忘我的人，我希望當你覺得快要對那隻小鹿（她是你的幸福，你的責任）發脾氣的時候，你便遏制住你自己，而在那些時候想說些我沒有教你過的話來……我從來也沒有對你說起過將來。原諒我吧，寶寶：我是曾經好像我們應該相去不遠地去去世似的愛着你的。因為我比你先生二十四年，我是注定了的，我却牽累了你……」

他帶着一種使他神氣顯得嚴酷的注意聽着她。她用手撫着他的不安的前額，抹去他前額的皺紋。

——寶寶，你還想得起我們一起到阿麥農維爾去吃午飯的情景嗎？……你還想得起我們招待麗麗先生和麗麗太太的情景嗎？……」

她悲哀地笑着，打了一個寒噤。

——啊！我也是像這個老太婆一樣地完了……快些，快些，孩子，去找你的青春吧，牠祇被一些中年的婦人減損了一點，但是你却還有着，而那個等待着你的女孩子，她也有着。你嘗過青春的味兒！你知道牠不能使人滿足，但是人們總常常去再試……啊！你並不是從昨夜起纔開始比較的……我現在幹麼要來佈忠告並表示我靈魂的偉大呢？對於你們兩個人，我知道些什麼？她愛你：現在是要輸到她來戰慄了，她將像一個戀人而不像一個走入迷途的母親一樣地苦痛着。你將像一個主人而不像一個輕佻的男妾一樣地對她說話……去吧，快點去吧……」

她用一種忽促的懇求的音調說着。他直站在她前面聽着她；他的胸部袒露着，他的頭髮蓬亂着，給與了她一種那麼劇烈的誘惑。她抓緊了自己的手，因為否則她就會去把他抓過來了。他或許猜出了她的心，却不說破。像人們從一個塔上墜下去時所起的希望一樣傻的思想，在他們兩人之間閃耀了一次，接着便消隱了。

「——去吧，」她低聲說。「我愛你。已經是太遲了。去吧。立刻就走。穿起你的衣裳來吧。」

她站起來，替他去拿了皮鞋，扭皺的襯衫和襪子來。他轉着身子，好像手指癱痺了似地，拙劣地活動着手指，於是她便不得不去替他找出背帶和領帶來；但是她却避開了他，不走近去幫他穿衣服。當他在穿衣服的時候，她儘望着窗外的院子，好像在等一輛車子似的。

穿好了衣服的時候，他的臉色格外蒼白了，眼睛的四周顯着一個疲乏的黑圈子。

——你身體不覺得不適意嗎？」她問着他。

她垂倒了眼睛，又怯生生地補說道：

——「你很可能……安息一會兒……」

可是她立刻振作起來，走到他身邊去，好像他正陷於一個大危險之中似的：

——「不，不，你還是到家裏去好一點……快點回去吧，還沒有到正午呢，好好地洗一個澡，呼吸一點新鮮空氣，你的精神便會恢復原狀了……拿去，你的手套……啊！對了，你的帽子落在地上了……披上你的大氅吧，你會受寒的。再見吧，我的寶寶，再見吧……對呀……替我向夏洛特……」

他一走出去她就隨手關上了門。沉靜把她的徒然的絕望的話做了一個結束。她聽見寶寶在樓梯上顛躓着，她跑到窗邊去。他走下了階石，在院子中央站住了。

——「他回上來了！他回上來了！」她舉起了胳膊喊着。

在那橢圓形的長鏡中，一個喘着氣的老婦人摹做着她的動作。萊阿自問着她怎

樣會和那個女瘋子有類似之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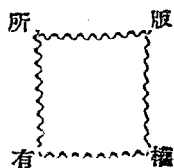
寶寶重又向街路那面走過去。在人行道上，他扣上了他的大氅的鈕子，免得他昨天的髒襯衣被人看見。萊阿無力地放下了窗帷。但是她還能瞥見寶寶向那春日的晴空和花繁葉滿的栗樹抬起頭來，一邊走着一邊深深地呼吸，活像是一個脫了牢獄的囚徒。

——完——



柳金又元退以四平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新一版



世界文學名著寶  
寶 (全一冊)

實價國幣二元七角  
〔外埠另加寄費匯費〕

原著者 法·高萊特女士

譯者 戴望舒

印刷者 光明印刷局

發行所 光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電話九六四二〇

支店 桂林 桂西路二十號  
金華 法院街卅一號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第六二二號

7

